

午論辨說原文牒檄榜指揮關碑

金文寶

金文最卷四十九

論

五十二

魏晉正名論

趙秉文

甚哉桓靈之不君也其所為鈎黨者天下之善人舉
 在焉善人國之紀也其可殺之乎善人誅鋤奸雄覬
 覷又况鬼偷狐媚如操者哉自後輕侮肆言如孔文
 舉者殺之勸讓九錫如荀文若者殺之豪傑既盡國
 亦隨之其餘恒怯諂附之徒舉社稷以與人而不羞
 也是時中原人物惟陳長文為第一然其魏室佐命

叛

之臣則漢室之所謂賊也搃王父之吭而奪之食資
父以為孝凶逆不為誰謂長文而忍為之乎善乎歐
陽子之言曰魏晉而下佐命之臣皆可貶絕謂其二
心于本朝也遷固而下佐作史者何其蕩而無法也
春秋書齊豹盜三判人名惡之也陳壽既以陳群之
徒列于魏傳之中晉史遂以賈充弒君之賊列于晉
傳之首何以史為哉若以春秋之法繩之陳群賈充
之徒當附于漢魏賊臣傳且書曰漢群臣以帝禪于
魏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庶幾亂臣賊子知所懼矣以

元

營邱

邱

荀彧為魏傳首何則天下大亂羣雄競起撥亂之才
非操而誰漢祿既盡俟天下悅然後歸已上則為周
文王下不失為漢高光孰與攘九錫以篡終哉此彧
之志也以羊祜杜預為晉傳首至于王祥雖名孝友
身為三公無補國亡當附于王導傳首其餘機雲之
徒當列于文藝傳稽阮之徒當列于玄虛傳王衍當
國不營世務職為亂階當附于奸臣傳王凌毋此儉
諸葛誕等雖名忠于本朝然興兵犯順以誅君側之
惡其漸不可啓也當書曰魏諸葛誕王凌毋此儉以

廣陵叛猶冀其有存魏之心故書曰魏若司馬師則無復魏矣阮籍登廣武而嘆蓋有意乎正當世之亂也然為師等作九錫表名魏而實晉矣當書曰晉阮籍登廣武而嘆春秋之法諸侯即位未踰年稱子踰年則稱公廢弒二帝皆即位踰年而史稱邵陵厲公高貴鄉公此何理也正使賊臣不加尊謚猶當以廢帝及正元正始之號加之至于元皇帝為司馬炎篡奪託名禪讓加之謚號炎之篡魏之仇也使帝有靈其受仇讐之偽謚乎孔子曰必也正名名豈正而言

景

豈順乎當書曰司馬師廢正始皇帝昭弒正元皇帝炎篡景元皇帝是後宋奪之晉齊奪之宋梁奪之齊皆託禪讓為名雖由天道好還亦其風俗有自來然則名節之士由此觀之可不重歟可不重歟

滄水集

唐論

趙秉文

唐興承五代干戈之後生民憔悴思樂息肩幸而貞觀之治同符三代然猶好大喜功遼東之役未已而武氏已讖其宮中矣唐之子孫殺戮殆盡雖致治之美有以開三百年之業然猶不能贖樂殺人之禍也

中睿懦弱開元致治同符貞觀天寶之亂唐興百五十載物極則衰理勢然也然開元之末一日殺三庶人則天理滅矣罷張九齡相牛李則狗冠廟堂矣內則妖姬蠱惑外則國忠嘯凶則狐穴城社矣向不任蕃將討奚契丹屠石堡城誅南詔使生靈之血塗于邊草雖有末年之禍不如是之酷也以至骨肉流夷哀王孫之詩是也妃嬪戮辱哀江頭之詩是也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向無李郭之將社稷墟矣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而使生靈塗炭社稷玷危託于人

然

上安之乎在昔殷周之賢王超然如山林學道之士視聲色富貴不足以概其心故能長保其富貴尊安六七百歲而不絕後之君貪一餉之樂遺百年之患以彼易此誰得誰失猶覆轍相尋豈不哀哉或者以為禍始于妃后成于宦豎終于藩鎮向使明皇無侈大之心則妃匹宦豎之禍不作祿山一牧羯奴耳藩鎮之禍何由而興終之姑息政行禍難頻興雖元和乎蜀蔡會昌定晉潞終不能得山東尺寸之地而使務勝不休則為贖武矣譬之中年之後一下一衰亦

其理也加之肅代有一顏真卿而不能明德朝有一陸贄而不能宣朝有一李德裕而不能用自是以還唐衰矣或曰前人王令曾鞏論過唐曰不法三代子何論之卑也曰此書生好大之言也貞觀開元以仁義治天下亦三代之遺意也子以不封建不足以為三代乎藩鎮之召亂不得已也况得已而封建乎子以不井田不足以為三代乎宇文融括隱田而天下怨况奪富以資貧乎曰非此之謂也謂禮樂法度闕如也曰禮樂法度亦各隨時之制子以為必如周

公之制而後可是後世無復三代矣房杜姚宋不能知制作之本而謂王令曾鞏必能知之乎是又一王安石也曰然則先王之制治其終不可見乎曰以仁義刑政治天下大畧法唐虞三代參以後王之制其可矣如其禮樂以俟之明哲之君子

滄水集

知人論

趙秉文

天下之患莫大于有間小人者因其間之可入投熾抵鐫無所不至其始也僥倖于一切之利而不圖後患而其末也至於國家覆敗而不可支持未嘗不本

意

乎小人之為患也甚矣小人之為患難知而難去也其所謂小人者又非其貪如盜跖賊如商臣讒如惡來汰如樂厲之為難也譬如猛虎獠犬人得執而殺之矣其要在于乎小惠似智矯諫似忠趨趨盤辟以為敬內厚情深以為重見小利而不圖大患邀近効而不知遠慮主有所向則逢其惡而先之主有所惡則射其怒而遷之其詐足以固人主之寵其信足以結人主之知漢張禹胡廣晉孫勗唐盧李之徒是已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

繼

既得之也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夫患得患失之徒苟生利之為見以為事固當然無足慮者豈知禍敗一至此哉譬之少年酣聲色以蠱其心至其暮齒八邪攻其外百疾侍于內則不免餌金石之過以駐須臾之期則疽癰者日相繼也人皆知金石之過而不知酒色之蠱其先也故賊莽之篡內宦之專八王之亂安史之禍金石之潰也數子之甘言酒色之咎也人之適意常在耳目之前而遺患常在于數十年之後求其免於後患也難矣哉然則何以知小

寡

人而君子曰難言也雖然試言其畧小人不知大體而寡小過苟得苟合易進而難退君子知大體而不免小過不苟得不苟合難進而易退人主者赦君子之小過而不怵于小人之寡過以責其遠者大者其亦庶乎其可也

滄水集

遷都論

趙秉文

東坡有言周室之壞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僕則以為不然使平王不遷則亦不能朝諸侯而撫四夷矣幾何其不昏而為夷也事有緩急勢有強弱魏武之

備

天下

遷許昌固不如圖關羽之易也東晉之竄蠻越又不
如守建康之舊也不幸夷狄亂華外侮內訌師老而
緩急難支持財殫而餽運不繼何恃而不遷哉大抵
有天下者安必慮危治必防亂所以長安且治後世
安諱危治諱亂所以愈危且亂也昔者周都豐鎬而
周公定鼎于洛邑蓋有深意存焉其後或設東西都
或置陪京雖以備巡幸且亦所以防不虞之患也使
夫于治安之時未嘗有意外之慮不幸一旦當遷其
如危弱何曰固也不遷愈危且弱矣雖然救之之術

建海

有形有勢有本明皇幸蜀晉遷金陵恃江山險阻形也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恃諸侯強大勢也向使無江山險阻與諸侯之勢則亦因其本矣上京中都國家之根本也議者或遷河南或遷陝西不過恃潼關大河之險耳而夏人傾吾西宋人傾吾南萬一蜂蠆有毒窺吾閑隙則關河之險為不足恃况大河為限則舉根本之地以為棄之可乎故愚以謂莫若權幸山東山東富庶甲天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伯不得不伯又利海侯道可以通遼東兵運直接上京開黃

河故道由滄景而入海則是河南山東為一大河險阻共之也有關河之形固上京中都之本而輔之以建侯之勢一舉而三者得其與遷河南陝西不侔矣

滄水集

諸侯守論

趙秉文

或問建侯置守孰為得曰皆是也抑皆非也何以言之曰三代封建則守在四夷而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秦罷侯置守則制在一人而其衰也有天下土崩之勢此天下之所賭聞也或者懲尾大之咎謂郡

斷

縣不必稽于古鑒土崩之失謂封建可復行于今二者皆一偏之弊未知所以救之之術也且法不能無弊弊不能無變三代之法弊而郡縣之郡縣之法弊而不思所以復之之術為得乎夫立國必有一家之制度制度必有所法列郡縣墮名城銷鋒鏑非秦之法耶秦之法弊而不以三代之法救之亦不為善變矣夫平居致養拔一毛以事無用壯夫不為也及虺蛇之螫斷一臂以去所患怯夫為之何則所損者小而所利者大也方天下已定上有一尊下無異望當

斷

此之時復欲幅裂山河而瓜分之建侯樹屏使諸侯各擅其地私有其民調其兵車入其財賦使更為肘腋互為唇齒生靈之患何時而息耶此拔一毛以事無用也故其勢不得不郡縣及太平日久內弛外訖夷狄肆侮社稷隳危人主有睽孤之勢海內無勤王之師此斷一臂以去所患也故其勢不得不封建昔者議天寶之亂房瑄請割州郡以封諸子祿山聞之曰天下非吾有也既而太子阻之其議遂寢自後藩鎮跋扈或治或亂然且垂百五十年亦藩鎮相維之

備

力也不得已而封建其利有三諸侯世擅其地則各
愛其民愛其民則軍不分修其城郭備其器械則人
自為戰人自為戰則我眾彼寡夷狄不能交侵一也
夷狄無外侮則天下終為我有二也雖有強獷之徒
大小相維足以長世三也或曰亡國之徒八王之禍
皆封建為之也子尚忍言之乎曰吾之所言非謂郡
縣不及封建也為救弊不得已而言之也且郡縣之
制可以大治亦可大亂封建之制不可大治亦卒不
至大亂人主權其輕重可也况罷侯置守非大亂之

後不可卒變封建子弟非罷侯置守之難也何憚而
不為哉滄水集

坐而直論

趙秉文

傳曰正直為德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
介爾景福然則直之為德且祥也明矣何以明之人
之心莫不好直而惡曲其反是者有物蔽焉耳貪者
怵于利而怯者避其禍常試與之論人物評曲直應
非而是者必其親且厚也不然其權勢足畏也應是
而非者必其疎且怨也不然其勢位足卑也自餘議

論無不公者弗與同其利也弗與同其害也則勇者必見于言懦者必見于色應非而是應是而非者否焉耳然則直之為德且祥也亦明矣然多有以直賈禍者古之人守道以為直後世徼名以近禍也吾非其父兄也非其師友也吾直焉此被髮纓冠而救鄉人之鬪也親則父兄也義則師友也吾不直焉此端坐而視同舍之焚溺也其可乎是故言有當于分行有合于理吾直焉直也吾守道也言有犯于分行有乖于理吾直焉非直也徼名也故道之所在直之所

非

在也守其道而名從之名之所在利之所在也志于利而害亦從之直之名一而其別有四有直而陷于曲者有曲以全其直者有直而過于直者有直以遂其直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直而陷于曲者也魯昭公娶于吳孔子以為知禮此曲以全其直者也國武子以盡言見殺洩冶以諫死此直而過于直者也齊魯之會孔子歷階而進齊梁之見孟子不肯枉尺而直尋此直以遂其直者也此亦可以辨是非在君子而必知有所擇矣或曰君子而有不直焉者其可

改入序款

斷

乎曰未可也食其祿任其責君子殺身為之直以焉
可也吾非眾之首眾非吾必從在君子亦完其力而
已矣夫君子者動靜語嘿不離其道者也 滄水集

草書論韻會序

草書尚矣由漢而下崔張精其能魏晉以來鍾王擅
其美自茲以降代不乏人夫其徘徊閒雅之容飛走
流注之勢驚竦峭拔之氣卓犖跌宕之志矯若游龍
疾若驚蛇似邪而復直欲斷而還連千態萬狀不可
端倪亦閒中之一樂也 欽定歷代書畫譜

論語辨惑總論

解論語者有三過焉過于深也過于高也過于厚也
聖人之言亦人情而已是以明白而易知中庸而可
久學者求之太過則其論雖美而要為失其寔亦何
貴乎此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自謂其不得聞
而宋儒皆以為實聞之問死問鬼神夫子不以告子
路而宋儒皆以為實告之鄉黨所載乃聖人言動之
常無意義者多矣而或謂與春秋相表裏終篇唐舜
禹湯之事寂寥殘缺殆有闕文不當強解而或謂聖

學所傳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若是之類皆過于深者也聖人雖無名利之心然常就名利以誘人使之由人欲而識天理故雖中下之人皆可企而及茲其所以為教之周也如曰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此正就名而使之求寔耳而謝顯道曰是猶有求知之意非聖人之至論子張學干祿夫子為言得祿之道此正就利而使之思義耳而張九成曰聖人之門無為人謀求利之說祿之為義自足而已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夫子以為不可及楊龜山曰有知愚之名

則非行其所無事言不可及則過乎中道矣蘧伯玉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夫子以為君子而張南軒曰此猶有卷懷之意未及乎潛龍之隱見果聖人之旨乎若是之類皆過于高者也凡人有好則有惡有善則有怒有譽則有毀聖人亦何以異哉而學者一以春風和氣期之凡忿疾譏斥之辭必周遮護諱而為之說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邠者焉不如邠之好學也此蓋篤實教人欲其知所勉耳而衛瓘以焉字屬下句意謂聖人不敢以不學持天下也此正繆戾

某
某

待

固

集大集

知遺老

五十三

而世或喜之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己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入故有晚而改節者亦槩觀之亦可見其終身矣而蘇東坡皆疑其有為而言子貢問當時從政者夫子比之斗筲而不數蓋師弟之間商評口語何害于德而張九成極論以為自稱之辭至于杖叩原壤呼之為賊此其鄙棄無復可疑而范純夫猶有因其才而教誨之若是之類皆過于厚者也如此三者而聖人之實著矣

海南集

辨

司馬溫公不喜佛辨

李純甫

蘇軾作司馬光墓誌云公不喜佛曰其精微大抵不出於吾書其誕吾不信嗟乎聰明之障人如此其甚耶同則以為出於吾書異則以為誕而不信適足以自障其聰惠而已聖人之道其相通也如有關鑰其相合也如有符璽相距數千里如處一室相繼數萬世如在一席故孔子曰西方有聖人焉莊子曰萬世之後一遇大聖而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其精微處安得不同列子曰古者神聖之人先會鬼神魑魅

次達八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蛾備知萬物情態悉解
異顏音聲其所教訓無遺逸焉何誕之有孔子游方
之內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鄒衍列禦寇莊周方外
之士已無所不談矣顧不如佛書之縷縷也以非耳
目所及光不敢信既非耳目所及吾敢不信耶郭璞
日者也十年於晋室若合符券疑吾佛不能記百萬
之多劫耶左慈術士也變形於魏都皆同物色疑吾
佛不能示千百億之化身耶長房壺中之游人信之
矣不信維摩丈室容三萬座與納須彌於芥子中之

說乎邯鄲枕上之夢人信之矣不信多寶佛塔住五
千劫耶度僧祇如彈指頃之說乎若俱不信不知光
亦嘗有夢否瞑於一床栩栩少時也山川聚落森然
可狀人物器皿何所不有俯仰酬酢於其間自成一
世此特凡夫第六分離識之所影現者耳其力如是
况以如來大圖鏡智菩薩之幻三昧乎學者當自消
息之母虛名所劫持也

佛祖通載

程伊川異端害教論辨

李純甫

程顥論學於周敦頤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人也古之

圓

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
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有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
以開物成務名為無不周徧而其實乖於倫理雖云
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者非淺
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悲夫諸儒排佛老之言無如此
說之深且痛也吾讀周易知異端之不足怪讀莊子
知異端之皆可喜讀維摩經知其非異端也讀華嚴
經始知無異端也周易曰夫道並行而不相悖或處
或出或默或語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雖有異端

何足怪耶莊子曰不見天地之全古之人大體道術
為天下裂如耳目鼻口之不通楂梨橘柚之不同
味雖不足以用天下可為天下用恢詭譎怪道通為
一是異端皆可喜者維摩經曰諸邪見外道皆吾侍
者六地菩薩乃作魔謗于佛毀於法不入衆數隨六
師墮乃可取食然無異端也華嚴經曰入法界品諸
善知識阿僧祇數皆於無量劫行菩薩道國王長者
居士僧尼婦人童女外道鬼神船師醫卜與粥香者
無非法門畧見五十三種無厭足王之殘忍婆須蜜

女之淫蕩勝熱仙人之刻苦聚沙童子之嬉劇大天
之怪異主夜之幽陰皆有大解脫門此法界中無復
有異端事道無古今害豈有深淺哉但恐迷暗者未
必迷暗高明者自謂高明耳嘗試論之三聖人者同
出於周如日月星辰之合於扶桑之上如江河淮漢
之滙於尾閭之淵非偶然也其心則同其迹則異其
道則一其教則三孔子游方之內其防民也深恐其
眩于太高之說則蕩而無所歸故約之以名教老子
游方之外其導世也切恐其昧于至微之辭則塞而

戲

無所入故示之以真理不無有少齟齬者此其徒之
所以支離而不合也吾佛之書既東則不如此大包
天地而有餘細入秋毫而無間假諸夢語戲此幻人
五戒十善開人天道於鹿苑之中四禪八定建聲聞
乘於鷲峯之下六度萬行種菩薩之因三身四智結
如來之果登正覺於一刹那間度有情於阿僧祇劫
豎窮三界橫徧十方轉法輪於彈指頃出經卷於微
塵中律儀細細八萬四千妙覺重重單複十二陰補
禮經素王之所未制徑開道學玄聖之所難言教之

戲

祁

大行誰不受賜如游魚之於大海出沒其中如飛鳥
之於太虛縱橫皆是薰習肌骨如蒼蘊香灌注肝腸
如甘露漿翰墨文章亦游戲三昧道冠儒履皆菩薩
道場諸君之聰惠辨才亦必有所從來特以他生之
事而忘之耳况程氏之學出於佛書何用故謗傷哉
又字字以誠教人而自出此語將以欺人則愚將以
自欺則狂惜哉窮性理之說既至於此而胸中猶有
此物真病至於膏肓者也夫吁佛祖通載

辯亡

劉氏祈

或問金國之所以亡何哉末帝非有桀紂之惡害不
及民疆土雖削士馬尚強而遽至不救亦必有說余
曰觀金之始取天下過于後魏後唐石晉遼然其所
以不能長久者根本不立也當其取遼時誠與後魏
初起不殊及取宋責其背約名為伐罪弔民收徽宗
圖書車服褒崇元祐諸正人取蔡京童貫王黼諸奸
黨皆以順百姓望由能用遼宋人材如韓企先劉彥
宗韓昉輩也及得天下其封建廢置政令如前朝典
章法度皆出于書生至海陵庶人雖淫暴自強然英

金史卷之八
銳有大志定官制律令皆可觀又擢用人材將混一
天下功雖不成其強至矣世宗天資仁厚善于守成
又躬自儉約以養育士庶故大定三十年幾致太平
所用多敦厚謹勅之士如石琚輩為相不煩擾不更
張偃息干戈修崇學校議者以為有漢文景風此所
以基明昌承安之盛也宣孝太子最高明絕人讀書
喜文欲以變易風俗行中國禮樂如魏孝文天不祚
金不即大位早世章宗聰慧有父風屬文為學崇尚
儒雅故一時名士輩出大臣執政多有文采學問可

大

取能吏直臣皆得顯用政令修舉文治爛然金朝之
盛極矣然文學止于詞章不知講明經術為保國保
民之道以圖基祚久長又頗好浮侈崇建宮闕外戚
小人多預政且無志聖賢高觸大臣惟知奉承不敢
逆其所好故上下皆無維持長世之策安樂一時此
所以啓大安貞祐之弱也衛主苛吝不知人君體不
足言也而強敵生邊賊臣得柄外內交病莫敢療理
宣宗立于賊手本懦弱無能性頗猜忌懲權臣之禍
恒恐為人所搖故大臣宿將有罪必除去不貸其遷

安

都大梁可謂失謀向使守關中猶可以數世况南渡之後不能苦心刻意如越王句踐志報會稽之羞但苟安幸存以延歲月由高琪執政後擢用胥吏抑士大夫之氣不得伸文法紛然無興復遠略大臣在位者亦無忘身徇國之人縱有之亦不得馳騁又偏私族類疎外漢人其機密謨謀雖漢相不得預人主以至公治天下其分別如此望羣下盡力難哉故當路者惟知迎合其意謹守簿書而已為將者但知奉承近侍以偷幸寵無効死之心倖臣貴戚皆據要職于

一時士大夫一有敢言敢為者皆投置散地此所以啟天興之亡也未帝奪長而立出于愛私雖資不殘酷然以聖智自處少為黠吏時全所教用術取人雖外示寬宏以取名內實淫縱自肆且諱言過惡喜聽諛言又闇于用人其將相止取從來貴戚雖不殺大臣其驕將多難制不馴况不知大略臨大事輒退怯自沮此所以一遇勦敵而不能振也大抵金國之政雜用遼宋法令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別漢人且不變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長久向使大定

後宣孝得立盡行中國法明昌承安間復知保守整頓以防後憂南渡之後能內修政令以恢復為志則其國祚亦未必遽絕也嘗記泰和間有雲中李純甫由小官上書萬言大略以為此政當有為日而當路以為迂闊笑之宴安自處以至土崩瓦解南渡後復有以機會宜急有備為言者而上下泰然俱不以為心以至宗廟圯墟家國廢絕此古人所謂何世無竒材而遺之草澤者也

歸潛志

金文最卷四十九

金文最卷五十一

說

性道教說

趙秉文

性之說難言也何以明之上焉者雜佛老而言下焉者兼情與才而言之也佛則滅情以歸性老氏則歸根以復命非吾所謂性之中也荀卿曰人性惡楊子人性善惡混言其情也韓子曰性有上中下言其才也非性之本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此指性之本體也方其喜怒哀樂未

不必定

發之際無一毫人欲之私純是天理而已故曰天命之謂性孟子又於中形出性善之說曰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孟子學於子思者也其所異於曾子一子思之傳乎曰否不然也此四端含藏而未發者也發則見矣譬之草木萌芽其茁然而出者必直間有不直物礙之耳惟大人為能不失其赤子之心此承性而行之者也故謂之道人欲之勝久矣一旦求復其天理之真不亦難乎固當務學以致其知先明乎義利之辨使一事一物了然吾胸中習察既久

天理日明人欲日消庶幾可以造聖賢之域故聖人修道以教天下使之過人欲存天理此修道之謂教也孟子之後不得其傳獨周程二夫子紹千古之絕學發前聖之秘奧教人於喜怒未發之前求之以戒慎恐懼于不見不聞為入道之要此前賢之所未到其最優游乎其徒遂以韓歐諸儒為不知道此好大人之言也後儒之扶教得聖賢之一體者多矣使董子楊子文中子之徒游於聖人之門則游夏矣使諸儒不見傳注之學豈能遽先毛鄭哉聞道有淺深乘

也

時有先後耳或曰歐韓之學失之淺蘓氏之學失之深雜而不純何曰歐蘓長于經濟之變如其常自當歸周程或曰中庸之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而以成書不以明告羣弟子何也曰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言猶言素所言耳至於天道性命聖人之所難言且易之一經夫子晚而喜之蓋慎言之也孟子不言易荀卿曰始乎為士終乎讀禮于時未嘗言易後世猶曰孟子不言易所以深言之也聖人於尋常日用之中所語無非性與天道故曰吾無隱乎爾

但門弟子有不知者迨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聞一貫之後蓋知之矣然亦未嘗以窮高極遠為得也自王氏之學興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談而不知篤厚力行之學其蔽至于以世教為俗學而道學之蔽亦有以中為正位仁為種性流為佛老而不自知其蔽反有甚于傳注之學又不可不知也且中庸之道何道也天道也大中正之道也典禮德行非人為之私也且子以為外是別有所謂性與天道乎吾恐貪高慕遠空談無得也雖聖

學如天亦必自近始然則何自而入哉曰慎獨滄水

集

中說并引

趙秉文

蘇黃門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即六祖所謂
不思善惡之謂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六度萬
行是也藍田呂氏曰寂然不動中也赤子之心中
也伊川又云性與天道中也若如所論和固可位
天地育萬物矣只如不思善不思惡寂然不動赤
子之心謂之中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乎又言性

天

與

與天道中也何不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性與道
耶或者謂物物皆中且不可渣滓其說請指眼前
一物明之何者謂中只如權衡亦中之類如何得
雜佛老之說而言之而明聖人所謂中也或云無
過不及之謂中此四者已發而中節者也言中庸
之道則可言大本則未可若然則寂然不動赤子
之心皆中正也非耶
試論之曰不偏之謂中不倚之謂中中者天下之正
理夫不偏不倚正理似涉於喜怒哀樂已發而中節

者也然未發之前亦豈外是哉學者固不可求之於
氣形質未分之前老胞胎未具之際佛具於尋常日
用中試體夫喜怒哀樂未發之際果是何佛耶此心
未形不可謂有必有事焉不可謂無果喜歎果怒歎
喜怒且不可得尚何過與不及之有耶亭亭當當至
公至正無一毫之私意不偏偏于一物當是時不謂
之中將何以形容此理哉及其發之於人倫事物之
間喜無過喜喜所當喜怒哀無過怒怒所當怒只是循
其性固有之中也其間不中節者人欲雜之也然則

中者和之未發和者中之已發中者和之體和者中
之用非有二物也純是天理而已矣故曰天命之謂
性中之謂也率性之謂道和之謂也所以不謂之性
與道者蓋中者因無過與不及而立名所以中以形
道與性也言各有當云耳何以知其為天理今夫天
地之化日月之運陰陽寒暑之變四時不相貸五行
不相讓無適而非中也大夏極暑至于鑠金而夏至
一陰已生隆冬祁寒至于凍海而冬至一陽已萌庸
非中乎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經綸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經不亦和乎由是而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此聖人致中和之道也曰然則中固天道和入道歟曰天人交有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中也保合太和乃利貞和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也能者養之以福和也然則寂然不動赤子之心亦中歟曰皆是也方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不偏不倚非寂然不動而何純一無偽非赤子之心而何直所從之言之異耳但蘓黃門言不思善惡與夫李習之滅情以歸性近乎寒灰槁木雜佛老而言也佛老之

說皆非歟曰非此之謂也天下殊塗而同歸世皆知之一致百慮未之思也夫道一而已而教有別焉有虛無之道有大中之道不斷不常不有不無釋氏之所謂中也中論有五百問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乎環中以應無窮老莊之所謂中也非吾聖人所謂大中之道也其所謂大中之道者何也天道也即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也書曰執厥中易傳曰易有太極極中也非向所謂佛老之中也且雖聖人喜怒哀樂亦有所不免中節而已非滅情之謂也位天地育萬

物非外化育離人倫之謂也然則聖人所謂中者將以有為也以言乎體則謂之不動以言純一則謂之赤子以言稟受則謂之性以言共由則謂之道以言其修則謂之教以言不易則謂之庸以言無妄則謂之誠中則和也和則中也以言其究則一而已矣

水集

誠說

趙秉文

夫道何為者也非太高難行之道也今夫清虛寂滅之道絕世離倫非切於日用或行焉或否焉自若也

問

至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大經可一日離乎故曰可離非道也其所以行之者一曰誠也誠自不欺人固當戒慎恐懼于不見不聞之際所以養夫誠也而誠由學始博學審思慎思明辨力行五者所以學夫誠也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聖人又懼夫貪高慕遠空談無得也指而示之近曰不欺自妻子始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身自刑家家自刑國由近以及遠由淺以至深無駭于高無眩于竒無精粗大小之殊一於不欺而已所以致夫誠也不欺盡誠乎曰

未也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今夫雷始發聲也蟄
者奮萌者達譬猶啐啄相感無有先後及乎十月而
雷物不與之矣故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使伏羲垂
唐虞之衣裳文王制周公之禮樂亦妄矣無妄盡誠
乎曰亦未也無息之謂誠天一日一夜運周三百六
十五度自古及今未嘗少息也天未嘗一歲誤萬物
聖人未嘗一息非天道若顏子三月不違仁其與文
王純一不已則有間斷矣天其有間斷乎無息盡誠
乎曰亦未也贊化育之謂誠聖人盡其心以知性盡

性以盡人物之性德至乎天則鳶飛戾天德至乎地
則魚躍于淵上際下播無一物不得其所此成已成
物合内外之道也可以盡誠乎曰至矣未盡也抑見
而敬言而信動而變行而成猶有言動之迹在至於
不動不變不行而成不怒而成神也不言而信天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文王之德孔子之所以為大
也

也 溢水集

庸說

趙秉文

易稱天尊地卑書稱天秩天叙春秋書天王詩稱天

生庶民有物有則明此道出于天皆中庸所謂庸也
 孟子言經正則庶民興此子所傳於子思者也經即
 庸也百世常行之道也親親長長貴貴尊賢而已而
 有親親之等尊賢之差又在夫時中而已此權所以
 應時變也呂氏之論詳矣見中庸解譬猶五穀必可以療
 饑藥石必可以治病今夫玉山之禾八瓊之丹則美
 矣果可以療饑乎果可以治病乎則太高難行之論
 其不可以經世也亦明矣其不及者猶食糠糲而不
 美五穀之味也故夫接輿之狂沮溺之狷仲子之廉

師商之過不及高柴之過哀宰我之短喪管仲之奢
 晏嬰之儉與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隘與不恭皆非
 庸也然則夷齊非耶聖人有時乎清清而至於隘非
 庸也有時乎和和而至於不恭非庸也果何者為庸
 乎要不出乎中而已濬水集

和說

趙秉文

聖人未嘗無喜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是也未嘗無怒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是也未嘗無哀哀而不傷是也
 未嘗無樂樂而不淫是也孰知夫至喜無喜天地變

化草木蕃聖人之至喜也至怒無怒鼓之以雷霆聖人之至怒也至哀無哀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飢聖人之至哀也至樂無樂鳶飛魚躍聖人之至樂也又孰知夫樂天知命哀之大者也窮理盡性樂之極者也然則舉八元非喜也誅四凶非怒也號泣於天非哀也被衿衣鼓琴非樂也當理而已當理則常也何以謂之和蓋和者因喜怒哀樂中節而名之也譬如陽并于陰則喜陰毗于陽則怒則亦二氣之失和也聖人之心無私如天地喜怒哀樂通四時和氣

冲融於上下之間則天地安得不位萬物安得不育四時安得不至若此者皆和之至也

滄水集

復之純交說

并序

王若虛

之純嘗為交說以見譏今贅談中以若虛名篇者是也其初本自為一首蓋辭氣意旨出於莊列可謂奇作使其處身果能如此雖古之達者無以過也而何其取怒之多歟予讀而悲之乃復以是說

云

狂生既以交說規慵夫已尋以忤物獲罪杜門索居

將無意於世慵夫因人而寄聲曰子之病果革矣已
實行行謂人之亢憫我將顛而子則先是何其言之
近似而踐迹之乘歟子之病果革矣怨之不可媒也
禍之不可賈也雖微子言吾寧不知逐逐而羣疇非
吾鄰形交迹接何者可絕鍊修調適之善而吾病始
兆悟而藥之治養以中寬中溫外茹柔吐剛駐其明
而內視凝其聰而反聽行之期月乃復其常心平氣
和百邪不攻乃愈而康子獨日臻以達膏肓醫望而
走無施其良嗟夫殆哉無以招之彼孰汝尤無以結

之彼孰汝仇待物太狹謀身未周睢盱彷彿蔑視九
州羣讎以咻凶乘禍鳩勢窮力竭而投諸囚以伏於
幽閔氏之典居槁伯之為游悒悒兮而私自憐予予
乎其遺世而無求也吾絕物耶抑予絕也山淵之峻
予將趨而過今胡其摧其車而沉汝舟豺虎之毒予
將不之櫻今胡其齧汝趾而嚙汝喉出於外者亦既
然矣伏於中者竟何如哉顧嘗憂我今為子憂蓋將
持吾所以自治者而復以治子豈能從我而冀其少
瘳乎狂生聞之不覺汗下

濟南遺老集

鳴道集說

李純甫

迂叟曰或問釋老有取乎曰有曰何取曰釋取其
空老取其無為自然捨是無取也空取其無利欲
心無為自然取其因任耳

屏山曰釋氏之所謂空不空也老氏之所無為無不
為也其理自然無可取舍故莊子曰無益損乎其真
般若曰不增不減彼以愛惡之念起是非之見豈學
釋老者乎取其無利欲心即利欲心取其因任即是
有為非自然矣

橫渠曰浮圖必謂生死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
道自其說熾傳中國雖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
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謂聖
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
已謂不必求其跡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
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
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
弊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
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

金文最
才可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乎
屏山曰自孔孟云亡儒者不談大道一千五百年矣
豈淳圖氏之罪耶至于近代始以佛書訓釋老莊浸
及語孟詩書大易豈非諸君子所悟之道亦從此入
乎張子幡然為反噬之說其亦弗仁甚矣謂聖人不
修而至大道不學而知夫子自道也歟詖淫邪道之
辭亦將有所歸矣所謂有大過人之才者王氏父子
蘓氏兄弟是也負心如此寧可計較是非於得失乎
政坐為死生心所流轉耳

明道曰佛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一千年來
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為本分
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為怕死生故只管說不
休本是利心上得來故學者亦以利心信之莊生
云不怛化者意亦如此楊墨今已無道家之說其
非害終小唯佛學人人談之彌漫滔天其害無涯傳
燈千七百人敢道無一人達者有一人得易簣之
理須尋一只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胡服削髮而
終

屏山曰聖人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豈不論生死乎
程子之不論生死正如小兒夜間不敢說鬼病人諱
死其證難醫者也害人而利我者楊朱也利人而害
我者墨翟也學道者既利於我又利於人何害之有
至于聖人無一毫利心豈無利物之心乎故物亦利
之此天理也聖人之道或出或處或嘿或語殊塗而
同歸百慮而一致故並行而不相悖程子必欲八荒
之外盡圓冠而方履乎

明道曰學佛大槩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此理又其

有

言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其迹須要出家要脫世網
學之者不過似佛佛一懶胡耳他本是箇枯槁山
林自私而已若只如此不過世上少這一箇人却
又要周遍決無此理彼言世網只為些秉彝又殄
滅不得當忠孝仁義之際處於不得已只和這些
秉彝都消然得盡然後為道如人耳目口鼻既有
些氣須有此識聲色飲食喜怒哀樂性之自然必
盡絕為得天真是喪天真也又曰若盡為佛天下
却都沒箇人去裏

屏山曰嗟乎程氏竊聞小乘教相語不能盡信畧取其說而反攻之烏知維摩華嚴之密旨誤認阿羅漢為佛而不知其然遽加詬罵是豈識文殊普賢之秘行哉圓教大士知眾生本空而度脫眾生知國土本淨而莊嚴國土不以世間法礙出世法不以出世法壞世間法以世間法即出世法以出世法即世間法八萬四千塵勞煩惱即八萬四千清涼解脫又豈止觀音之三十二應善財之五十三參耶眾生念念常有佛成正覺仁者自生分別耳但無我相人相眾生

相壽者相何妨居士身長者身宰官身乎吾聞謗佛毀法中有冥權大悲闡提逆行魔說程氏豈其人耶不然則非利根眾生為世智辨聰所障具足無間業報哀哉弗可悔也

伊川曰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耳其間方圓大小不同特欲傾此于彼耳然在太陽幾時動又其學者善道若人語以此理必曰我無修無證屏山曰此語出於徐鉉誤讀首楞嚴經佛言五陰之識如頻伽瓶盛空以餉他方空無出入遂為禪學豈

知佛以此喻識情虛妄本無來去其如來藏妙真如性正太陽元無動靜無修而修無證而證但盡識情即如來藏妙真如性非遁辭也

伊川曰或謂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然吾攻其迹耳其道吾不知也使其不合於先王顧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屏山曰伊川之意欲相忘於江湖耳吾謂不若卷百川而匯於大壑則無涯涘也欲攻其迹不過如韓子之說云山谷道人既奪其說矣語在南康軍開先禪

院記

伊川曰看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

屏山曰程子以艮其所為止於其當止疑釋氏止如死灰槁木而止耳故經出鄙語顧豈知華嚴圓教之旨一法若有毘盧墮於塵勞萬法無無普賢失其境界豎說之則五十七聖位於一彈指如海印頓現橫說之則五十三法門在一毛端如帝網相羅德雲曾過於別峯普眼不知其正位逝多園林迦葉不聞彌勒樓閣善財能入向非此書之至學道者墮於無為

之坑談元者入於邪見之境則老莊內聖外王之說
孔孟上達下學之意皆掃地矣

伊川曰臣忙者無如禪客行住坐卧無不在道便
是常忙

屏山曰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亦忙乎哉以敬字為
主則忙矣

伊川曰佛家印證甚好笑豈有我曉得這箇道理
却信他人

屏山曰自印證為得聖人之傳尤可笑我雖自曉其

如人不信耶

上蔡曰學佛者欲免輪迴是利心私而已矣此心
有止而太虛無盡必為輪迴推之於始何所付受
其終何時間斷且天下人物各有數矣

屏山曰佛說輪迴愛為根本有愛我者亦愛涅槃不
知愛者真生死故何利心之有彼圓覺性非作非止
非任非滅無始無終無能無所豈有間斷哉故眾生
本來成佛生死涅槃猶如作夢夢中人物豈有數乎
上蔡夢中之人猶作夢語不識圓覺認為太虛悲夫

上蔡曰人死時氣盡也予問明道有鬼神否明道
曰道無你恁生信道有你但去尋討看橫渠云這
箇是天地間妙用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
須斷直得去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
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充滿觸目皆是為他是
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屏山曰明道之說出於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橫渠之
說出於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上
蔡之說出於盛哉鬼神之德洋洋乎如在其上在其

左右三子各得聖人之一偏耳竟墮於或有或無若
有若無之間不各鶻突予觀聖人之言各有所主大
抵有生有死或異或同無生無死非同非異人即有
形之鬼鬼即無形之人有心即有無心即無耳聖人
復生不易吾言矣

元城曰孔子佛之言相為終始孔子之言毋意毋
必毋固毋我佛之言曰無我無人無眾生壽者其
言次第若出一人但孔子以三綱五常為道故色
色空空之說微開其端令人自得爾孔子之心佛

心也假若天下無三綱五常則禍亂又作人無噍類矣豈佛之心乎故儒釋老其心皆一門庭施設不同耳如州縣不事事郡縣大亂禮佛誦經坐禪以為學佛可乎

屏山曰元城之論固盡善矣惜哉未嘗見華嚴圓教之旨佛先以五戒十善開人天乘後以六度萬行行菩薩道三綱五常盡在其中矣故善財五十三參比丘無數人耳觀音三十二應示現宰官居士長者等身豈肯以出世法壞世間法哉梁武帝造寺度僧持

戒捨身嘗為達磨所笑跋摩尊者謂宋文帝王者學佛不同匹夫省刑罰則民壽薄賦斂則國富其為齋戒不亦大乎惜一禽之命輟半日之食匹夫之齋戒爾此儒者學佛不龜手之藥也

元城曰所謂禪一字於六經中亦有此理佛易其名達磨西來此話大行佛法到今果弊矣只認色相若渠不來佛法之滅久矣又上根聰悟多喜其說故其說流通某之南遷雖平日於吾儒老先生得力然亦不可謂於此事不得力世間事有大於

死生者乎此事獨一味理會生死有箇去處則於
貴賤禍福輕矣老先生極通曉但不言耳蓋此事
極繫利害若常論則人以為平生只談佛法所謂
五經者不能曉生死說矣故為儒者不可談蓋為
孔子地也又下根之人謂寂寞枯槁乃是佛法至
於三綱五常不肯用意又其下者泥于報應因果
之說不修人事政教錯亂生靈塗炭其禍蓋不可
勝言者故某平生何曾言亦本於老先生之戒也
屏山曰元城之說為佛者慮盡矣為儒者慮似未盡

也佛書精微幽隱之妙佛者未必盡知皆儒者發之
耳今已章章然矣或秘而不傳其合於吾書者人將
謂五經之中初無此理吾聖人真不知有事此其利
害亦非細也吾欲盡發其秘使天下後世共知六經
之中有禪吾聖人已為佛也其為孔子地不亦大乎
彼以寂寞枯槁為佛法以報應因果廢人事或至亂
天下者正以儒者不讀其書為所欺耳今儒者盡發
其秘維摩敗根之議破落空之偏見般若施身之戒
攻着相之愚夫上無蕭衍之禍下無王縉之惑矣雖

極口而談著書而辨其亦可也學者其熟思之
 龜山曰聖人以為尋常事者莊周則夸言之乃禪
 家呵佛罵祖之類如逍遙遊乃子思之所謂無入
 而不自得養生主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而已
 曲譬廣喻此張大其說耳
 屏山曰楊子見處甚高知禪者有功於佛則知莊子
 有功於聖人矣曲譬廣喻張大儒者之說儒者反疾
 之何也

龜山曰儒佛深處所差杪忽耳見儒者之道分明

則佛在其下矣今之學者曰儒者之道在其下是
 不知吾道之大也為佛者既不讀儒書儒者又自
 小然則道何由明哉

屏山曰儒佛之軒輊者不惟佛者不讀儒書之過亦
 儒者不讀佛書之病也吾讀首楞嚴經知儒在佛之
 下又誦阿含等經知佛似在儒下至讀華嚴經無佛
 無儒無大無小無高無下能佛能儒能大能小存泥
 自在矣

南軒曰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

物者眾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間斷而聖人盡之亦非有所增益也若釋氏之見則以為萬法皆無吾心所起是昧乎太極本然之全體而反為自利不自私是亦人心而已非識道心者也屏山曰張氏之所謂天命之全體釋氏之所謂心也其言全出於佛老無毫髮異矣雖然疑萬法非心所為而歸之太極是不知太極為何物如父出而忘其家見其子而不識與劉儀同何異哉蓋以情識卜度雖言道心而不知耳反謂佛自私於人心惑矣

晦菴曰性固不能不動然無所不有然不能不動其無所不有者曷嘗有虧之哉釋氏之病錯認精神魂魄為性果能見性不可謂之妄見既曰妄見不可言性之本空此等立語未瑩恐亦是見得未分明也屏山曰性無動靜亦無虧成釋氏有語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來認識神豈以精神魂魄為性哉不見性空謂之妄見見性空矣豈妄見耶見見之時見猶非見豈不分明恐未分明未瑩耳

非晦菴曰切病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佛老之說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之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微一倖一見此物以為極致未嘗不墮於此者屏山曰天地萬物人倫日用皆形而下者形而上者誰之言歟朱子老而荒矣偶忘此言以為佛老之說吾恐夫子之道亦將掃地矣雖然不可不辨佛之所謂色即是空老子之所謂同謂之元者豈別有一物乎朱子畫而為二是墮於此而不自知耳

安正忘筌曰得失之報冥冥之中固未必無司之者聖人探探其贖乃畧此而不論唯聖人超形數而用形數與造物者游賢者皆未足以超出而免此姑就所得之報身可以為大戒又曰儒釋二家歸宿相似設施相遠故功用全殊此雖運動樞機成裁天地終不駭異三靈被德以彼所長施於中國猶軒車過越冠冕之胡決非所宜儒者但當以皇極經世乃反一無迹而超數超形何至甘為無用之學哉

屏山曰論至於此儒佛之說為一家其功用之殊但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便生分別以為同異者何也至如劉子翬之洞達張九成之精深呂伯恭之通融張敬夫之醇正朱元晦之峻潔皆近代之偉人也想見方寸之地既虛而明四通六闢千變萬化其知見只以夢幻死生操履只以塵垢富貴皆學聖人而未至者其論佛老也實與而文不與陽擠而陰助之蓋有微意存焉唱千古之絕學掃末流之塵迹將行其說於世政自不得不爾如胡寅者詬言不已嘻其甚矣

豈非翻着祖師衣倒用如來印者耶語在駁崇正辨吾恐白面書生輩不知諸老先生之心借以為口實則三聖人之道幾何不化而異端也伊川之學今自江東浸淫而北矣搢紳之士負高明之資者皆甘心焉予亦出入於其中幾三十年嘗欲箋注其得失而未暇也今以承乏於秋闈考經學數十餘日乘間漫筆於小橐意者撒藩籬於大方之家匯淵谷於聖學之海藐諸子胷中之秘發此書言外之機道冠儒履同入解脫法門翰墨文章皆是神通遊戲姑以自洗

其心耳或傳於人將有怫然而怒惘然而疑凝然而思釋然而悟啞然而笑者必曰此翁亦可憐矣

僕與諸君子生於異代非元豐元祐之黨同為儒者無黃冠緇衣之私所以嘔出肺肝苦相訂正止以三聖人之教不絕如髮互相矛盾痛入心骨欲以區區之力尚鼎足而不至於顛仆耳或又挾其眾也譁而攻僕則鼎覆矣悲夫雖然僕非好辯也恐三聖人之道支離而不合亦不得已耳如膚有瘡疣膏而肉之地有坑塹實而土之豈挾其肉而出其土哉僕與諸

君子不同者盡在此編矣此編之外凡鳴道集所載及諸君子所著大易書詩中庸大學春秋語孟孝經之說洗人欲而白天理剡伯業而扶王道發心學於言語文字之外索日用於應對灑掃之中治性則以誠為地修身則以敬為門大道自善而求聖人自學而至嗣千古之絕學立一家之成說宋之諸儒皆不及也唐漢諸儒亦不及也駸駸乎與孟軻氏並駕矣其論議時有詭激蓋冥機耳皆荀卿子之徒歟此其所以前儒唱之後儒和之跂而望之踵而從之天下

後世將盡歸之可謂豪傑之士乎學者有志於道先
讀諸君子之書始知僕嘗用力乎其中如見僕之此
編又以藉口病諸君子之書是以瑕而舍玉以噎而
廢食不唯僕得罪於諸君子亦非僕所望於學者乎
佛祖通載

金吾案鳴道集說凡二百一十七條今全書不
可得見姑就佛祖通載所引一十九條錄之

射說

元好問

晉侯觴客於柳溪命其子壻馳射壻佳少年也跨躡
柳行中勝氣軒然舞於顏間萬首聚觀若果能命中

而又搏取之者已而樂作一射而矢墮再而貫馬耳
之左馬負痛而軼人與弓矢俱墜左右奔救雖支體
不廢而內若有損焉晉侯不樂謝客客有自下座進
者曰射技也而有道焉不得於心而至焉者無有也
何謂得之於心馬也弓矢也身也的也四者相為一
的雖虱之微將若車輪焉求為不中不可得也不得
於心則不然身一馬一弓矢一而的又為一身不暇
騎騎不暇殼殼不暇的以是求中於奔駛之下其不
碎首折支也幸矣何中之望哉走非有得於射也顧

嘗學焉敢請外廐之下駟以卒賢主人之歡何如晉
侯不許顧謂所私曰一馬百金一放足百里銜策在
汝手吾安所追汝矣竟罷酒元子聞之曰天下事可
見矣為之者無所知知之者無以為一以之敗一以
之廢是可歎也作射說遺山集

酒裏五言說

去古日已遠百偽無一真獨維醉鄉地中有羲黃醇
聖教難為功乃見酒力神誰能釀滄海盡醉區中民
此予二十六七時詩也壬辰北渡順天毛正卿楊德

秀與一傅生祈仙山寺中蘓晉降筆寫詩數十首一
詩有百偽無一真中有羲黃醇之句餘詩除酒裏神
仙我五言外多不成語正卿德秀初不知蘓晉為何
代人不論此詩何人作也而晉所批乃有此十字晉
豈予前身歟抑嘗見予詩竊以為己有者歟將近時
鬼物之不昧者記予詩以托名於晉以自神也是皆
不可知晉既以予詩為渠所作故予亦就酒裏神仙
我五言取償於晉作樂府一篇繡佛長齋半生枉伴
蒲團過酒壚橫卧一蹴虛空破頰笑張顛自謂無人

和還知麼醉鄉天大少箇神仙我遺山集

靖德昭兒子高戶字說元好問

古今俗忌以五月為惡月端午為惡日赴官者損不敢發生子者棄不敢舉不幸而與禍會故一切以俗忌為當然赴官後期蓋不足計生子而不之舉其禍可勝言哉原武靖德昭以此月舉兒子靖氏蓋靖郭君之裔乃取田文故事名之高戶而在字於予予以為五月生子往往富貴而壽如漢大將軍王鳳相國胡廣晉王鎮惡之等其事見於史漢魏晉之書為甚

詳秉筆者亦欲明已定之分祛雷同之惑故諄復言之德昭之先人南湖翁蚤歲以文武材傑出時輩淳湛里社四五十年之間抱利器而莫之試其所得者君子長者好賢樂善之名耳德昭問學甚篤行義甚修遭離世故又償不能舉宜為造物者之所棄除以起家之子遺之也高戶戶今六歲青衿繡襦溫然如含玉之璞琢而文之將為萬乘之器吾知惡月之說殆田家媪火爐頭語耳因字之伯起書以貽之遺山集

原

原教

趙秉文

夫道何為者也。總妙體而為言者也。教者何所以示道也。傳道之謂教。教有方內有方外。道不可以內外言之也。言內外者人情之私也。聖人有以明夫道之體窮理盡性語夫形而上者也是故語夫道也無彼用開物成務語夫形而下者也是故語夫道也無彼無此無小無大備萬物通百氏聖人不私道道私聖人乎哉語夫教也有正有偏有大有小開百聖通萬世聖人不外乎大中外聖人乎哉吾聖人之所

獨也。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智者知此者也。信者誠此者也。天下之通道五此之謂也。五常之目何謂也。是非孔子之言也。孟子言四端而不及信。雖兼言五者之實。主仁義而言之於時。未有五常之目也。漢儒以天下之通道莫大於五者。天下從而是之。楊子曰。事繫諸道德。仁義禮闢。老氏而言也。韓子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闢佛老而言也。言各有當而已矣。然自韓子言仁義而不及道德。王氏所以有道德性命之說也。然學韓而不至不

失為儒者學王而不至其蔽必至為佛老流而為申
韓何則道德性命之說固聖人罕言之也求其說而
不得失之緩而不切則督責之術行矣此老莊之後
所以有申韓也與過於仁佛老之教也過於義申韓
之術也仁義合而為孔子孟子法先王荀卿法後王
荀孟合而為孔子滄水集

金文最卷五十五

文

祭大房山神祝文

蓋以磐基所肇陵寢是安惟爾有神實受其職是用
昭報錫以顯封尚鑒予誠永修靈佑大金集禮

祭混同江神祝文

蓋以滔滔靈源東土之紀義師初濟實發其祥爰秩
典文肇稱冊號丕顯休命神其聽之大金集禮

祭林神祝文



原件短缺

卷 54

金文最
失為儒者學王而不至其蔽必至為佛老流而為申
韓何則道德性命之說固聖人罕言之也求其說而
不得失之緩而不切則督責之術行矣此老莊之後
所以有申韓也與過於仁佛老之教也過於義申韓
之術也仁義合而為孔子孟子法先王荀卿法後王
荀孟合而為孔子 滄水集

金文最卷五十五

文

祭大房山神祝文

蓋以磐基所肇陵寢是安惟爾有神實受其職是用
昭報錫以顯封尚鑒予誠永修靈佑 大金集禮

祭混同江神祝文

蓋以滔滔靈源東土之紀義師初濟實發其祥爰秩
典文肇稱冊號丕顯休命神其聽之 大金集禮

祭林神祝文

蔚彼長林實壯畧邑廣袤百里惟神主之廟貌有嚴
侯封是享歆時蠲潔相厥茲榮 大金集禮

祭長白山神祝文

蓋以發祥靈源作鎮東土百神所寰羣玉之府勢王
吾邦日隆丕緒祀典肇稱寵章時舉顯顯真風巖巖
祠宇神之聽之永膺天祐 大金集禮

太廟十一室通用祝文

伏以歲序伊始品物咸新 夏云序當長養化屬南訛
秋云孟秋屆序萬寶順成
冬云元英首氣閉塞成冬
臘云歲功云畢樂茲嘉平 有嚴太宮聿修時祀仰祈

鑒格永錫繁釐謹以柔毛剛鬣明粢薌合鄉奠嘉蔬
嘉薦醴齊虔恭齋栗以備清祀尚饗 大金集禮

七祀通用祝文

以茲孟月 臘享云以
茲嘉序 享以太宮維爾有神宜膺典祀

謹以犧齊菜盛庶品式遵常禮尚饗 大金集禮

山陵元日祭奠祝文

伏以歲律更新物華資始 寒食云和律吹灰燧榆改
火七月十五日云田甫登

場月當流火冬至云
律候陽生日迎長至 感茲時序仰上園陵庸致吉蠲

冀垂昭鑒尚鄉食 大金集禮

大定改定七月十五日祭山陵祝文

孟秋既望新穀將升感時序以興懷仰園陵而致孝
薦馨香於令節庶彷彿其平生庸表精誠冀垂昭鑒
尚饗 大金集禮

世祖忌辰祭山陵祝文

伏以佑我後人丕惟聖緒永懷遐馭適及今朝敬薦
哀悰冀垂昭鑒尚饗 大金集禮

太祖忌辰祭山陵祝文

伏以洪維聖緒眇質獲承邈矣仙游陵園在望適及

遇音之日靡勝沾露之思嘉獻就陳哀悰可鑒尚饗

大金集禮

太宗忌辰祭山陵祝文

伏以獲承基緒祇奉陵園迨茲過密之辰深 盡傷
之念就陳嘉薦庶鑒哀悰尚饗 大金集禮

睿宗忌辰祭山陵祝文

伏以仙馭遐登歷年滋久望陵園之館御鬱霜露之
哀悰庸致蠲蒸式昭永慕尚饗 大金集禮

貞懿皇后忌辰祭山陵祝文

伏以在遼之陽聖善寢御茲屬永違之日不勝感慕
之誠嘉薦就陳瞻言如在大金集禮

祖宗忌辰祭保陵公祝文

祇奉永陵睿陵恭陵思陵景陵式臨諱日追伸感慕往致吉蠲

仍飭使軺展祀祠宇聿遵彝典宜鑒精衷大金集禮

皇后忌辰祭保陵公祝文

西山之原陵寢斯在屬當諱日爰舉祭儀惟爾有神

宜從茲薦大金集禮

七月十五日祭保陵公祝文

列聖園陵神實保佑比頒顯冊封以上公申勅有司

俾修祀事從厥歲序著為彝儀大金集禮

冬至祭保陵公祝文

瞻彼西山園陵斯在以左以右維神之功長至在辰
宜從與享尚其英爽歆此酌觴大金集禮

元日祭保陵公祝文

陵寢孔固繫神之功式因歲元聿修祀事大金集禮

寒食祭保陵公祝文

陵寢孔固維神尸之相爾有功宜在祀典茲爰改火

禮亦順時往致薦羞是用昭報 大金集禮

睿宗升祔祫享太廟祝文

廟祫有經睿考升祔 睿宗室曰皇考 歲序循次禮宜合食謹

以一元大武肅陳明獻表茲孝誠 大金集禮

睿宗升祔祫享別廟祝文

正位坤儀依神別廟歲序循次適茲合食今以一元

大武具陳明薦以神祫禮 大金集禮

祫享太廟祝文

歲律云周時惟冬孟載考彝儀大陳合食謹以一元

大武柔毛剛鬣脰祭明粢薌合薌其嘉蔬嘉薦醴齊

用肅明獻式表孝思 大金集禮

祫享七祀祝文

歲序載周式遵常禮以醴齊粢盛庶品明薦於神大

金集禮

夏至祭地祇祝文

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 攝事云謹遣太尉臣名下放此

敢昭告於皇地祇乾道運行日躔北至景風應序離

氣效時嘉承至和肅若舊典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

高祖皇帝祀神作主

皇祖高皇帝祀神作主
神作主

品備茲祗瘞式表誠懇尚饗大金集禮

孟冬祭神州祝文

包函區夏載鎮羣生溥被域中賴茲厚德式遵彝典
練此元辰敬以玉帛犧齊菜盛庶品明獻厥誠備茲
祗瘞尚饗大金集禮

夏至祭地祇以太祖配祝文

特惟夏至肅敬訓典用祇祭於皇地祇惟高祖德叶
二儀道兼三統禮膺光配敢率舊章謹以制幣犧齊
菜盛庶品肅雍明薦作主侑神尚饗大金集禮

孟冬祭神州以太宗配祝文

太宗德被乾坤格于上下昭配之議欽率舊章謹以
制幣犧齊菜盛庶品肅雍明薦作主侑神尚饗大金集禮

禘祭太廟祝文

伏以九廟可觀五年一禘舊章茲率大祭是承謹以
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既祭明菜鄉合鄉其嘉蔬嘉薦
醴齊惟永孝思冀垂昭鑒祭昭德皇后云有音徽
其歌祀事大金集禮

禘祭七祀祝文

大祭於廟茲惟其時以爾有靈宜膺秩祀謹以醴齊
粢盛庶品明薦於神大金集禮

祭太社祝文

惟神五土是司容養萬物博厚以載德合無疆謹因
仲秋式薦明祀恭以玉帛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蕝
仲春嘉蔬嘉薦醴齊備茲禋瘞用申報本大金集禮

祭后土句龍氏祝文

爰回仲秋吉日有事於太社惟神力平九州功德甚
仲春

茂其從享之典禮惟舊謹以制幣柔毛剛鬣明粢薌
合薌蕝嘉蔬嘉薦醴齊旅于表位作主侑神大金集禮

祭太稷祝文

惟神五穀是生八正爰始人之司命功莫重焉謹因
仲秋式薦明祀恭以玉帛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蕝
仲春嘉蔬嘉薦醴齊式陳禋瘞備修常秩大金集禮

祭后稷祝文

爰茲仲秋吉日有事於太稷惟神誕相稼穡粒我蒸
仲春

金文最
民功在祀典爰用陟配謹以制幣柔毛剛鬣明禋
合鄉其嘉蔬嘉薦醴齊旅于表位作主侑神大金集
禮

祭東嶽祝文東鎮同南鎮中鎮西鎮北鎮俱與嶽

惟神贊養萬物作鎮一方式因春始南嶽云夏始中

云秋始北嶽云冬始用神明祀謹以犧齊菜盛庶品明薦於神
大金集禮

祭東海祝文

惟神百川所歸眾靈是宅浮天載地坎德攸先爰及

孟春

南海云孟夏西海云孟秋北海云孟冬用遵薦禮謹以犧齊菜盛

庶品明薦於神大金集禮

祭東瀆大淮祝文

惟神源流深茫潛潤博洽阜成百穀疏滌三川青春
伊始用遵典秩謹以犧齊菜盛庶品明薦于神大金

集禮

祭南瀆大江祝文

惟神總納大川朝宗具海功昭潤化德表靈長爰因
夏首修其禮典謹以犧齊菜盛庶品明薦于神大金

集禮

祭西瀆大河祝文

惟神上通雲漢光啟圖書分道九支旁潤千里素秋
式序用率常典謹以犧齊菜盛庶品明薦于神大金

集禮

祭北瀆大濟祝文

惟神泉源清潔浸被遐遠播通四氣作紀一方元冬
肇節聿修典制謹以犧齊菜盛庶品明薦于神大金

集禮

祭天祝文

伏以天有成命烈祖受之眇躬嗣服天其子之迄用
康年繫其本始肆類於郊式昭大報謹以玉帛犧齊
菜盛庶品虔修祀事 大金集禮

祭地祝文

伏以有天下者父天母地尊事地察率由舊章於茲
圓壇饗以並位神靈之祉申錫無疆 大金集禮

合祭天地以太祖配祝文

伏以於皇聖祖駿命所基功加于時肇造區夏克開

厥後無疆惟休燕及皇天推以克配謹以制幣犧齊
菜盛庶品虔修祀事侑神作主 大金集禮

祭七祀祝文

稱秩元祀禮先太宮用協彝章備陳嘉薦 大金集禮

太廟朝享祝冊文

伏以聖德靈長流慶光遠克開厥後燕及于今肇修

郊禋昭茲嗣服載懷先烈祇謂神宮謹以牲齊菜盛

苾芬庶品潔誠明薦仰祈顧歆 大金集禮

別廟薦享祝冊文

升禋泰壇國之大祀有嚴廟薦典禮攸先謹以牲齊

菜盛苾芬庶品備茲嘉獻 大金集禮

祭先師孔子祝文

國家禮崇儒術道尊聖師闕里廟貌于以新之雅樂

具舉法服彰之庶幾鑿格永集繁禧尚饗 闕里志

修顏子廟告成遣官致祭祝文

惟明昌六年歲次乙卯八月癸丑朔二十七日己卯

皇帝謹遣兗州節度使孫康昭告於兗國公惟公

宅廟告成神之式燕肆頒樂服以煥聲容殊別上儀

惟明昌六年歲次乙卯
八月癸丑朔二十七日己卯
禮遣朝列大夫知秦州
定軍節度使兼文州
放
各內規之祭使提舉
考校常平倉事獲
年富春口郡關國侯
食邑一千戶食年封一
百戶賜羊金帛各
即原取昭告于不
更定

祭節回公祔文

國家思宏文治崇礼
聖師初紀有司一新
利廟以法昭孝以
昭其好公休會日止
用祀生一祀庭廣記

表章宗教儼惟亞聖作配先師春秋二時祀祭百世
南響西華志祀庭廣記

秋報祝文

李俊民

旱蝗為虐年穀未登肆殫懇禱之誠即獲休徵之應
不妨穡事有恤民勞屬大田多稼之秋皆上帝諸神
之賜勝妖以德易儉為豐祇薦菲儀仰酬景貺莊靖

集

祭天奏告文

伏以適追祖武嗣守靈符謹講曠儀肇修大報前期

潔告舊典有稽仰冀威明俯垂眷顧謹以今年十一
月十七日合祭天地於圓壇不敢不告大金集禮

祭地奏告文

伏以肇舉上儀有嚴合饗豫申祇告率迪舊章誠冀
德靈昭垂鑒格謹以今年十一月十七日合祭天地
於圓壇不敢不告大金集禮

合祭天地奏告太廟文奏告諸陵同

伏以天明地察有國所尊將秩曠文肇稱元祀前伸
潔告仰冀鑒臨奏告社稷云前期謹以今年十一月

十七日合祭天地於南郊不敢不告 大金集禮

合祭天地以太祖配奏告文

伏以受天成命貽我燕謀慶集眇躬運洽平泰修明
曠典大報神休禮重肇禋功宜陟配先申虔告仰冀
顧歆謹以今年十一月十七日合祭天地於圓壇不
敢不告 大金集禮

合祭天地奏告昭德皇后文

伏為國家肇造受命于天今方聿修郊見之禮惟靈
伊邇其鑒以茲謹以今年十一月十七日合祭天地

於南郊敢用昭告 大金集禮

合祭天地奏告五嶽四瀆文

伏以禮重莫者天地之祀將迎長至肇禋於郊飭遣
守臣告茲大典謹以今年十一月十七日合祭天地
於南郊敢用昭告 大金集禮

合祭天地奏告龍津橋橋神文

長梁通津往來之衝相我古行惟神之功 大金集禮
合祭天地奏告行神文

秦壇奉祀鑿駕啟行 輟國門稽若彝典既陳明薦

護相是期 大金集禮

禘祭太廟奏告文

伏以大享惟禘祭莫重焉將合於堂昭穆之序先期以告昭鑒其臨 大金集禮

祫享太廟奏告文

伏以三年一祫百代彛儀惟時孟冬將致大享先期以告昭鑒具臨 大金集禮

奉上睿宗冊寶奏告文

睿考祔廟禮先尊崇涓擇吉辰以時昭告仰惟神鑒

悉此孝誠 大金集禮

睿宗升祔祫享太廟奏告文

廟祔之禮祔享有經爰命攸司擇日昭告仰惟靈鑒悉此孝誠 大金集禮

起兵誓諸將文

汝等同心盡力有功者奴婢部曲為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叙進輕重眦功苟違誓言身死梃下家屬無赦 金史

復至祭地祇誓文

今年五月幾日夏至祭皇地祇於方邱所有攝官各揚其職其或不敬國有常刑大金集禮

祭太廟誓文

某月某日孟春薦享太廟各揚其職不恭其事國有

常刑大金集禮

臘日祭太廟誓文

十二月二十一日臘日薦享太廟各揚其職不恭其

事國有常刑大金集禮

皇子剪鬻文

於赫吾皇丕承帝眷慶積德於椒房遂發祥於蘭殿
少海與福海同深前星與壽星並見上帝是依彌月
不遲溫文天德岐嶷天姿騰歡心於綿宇擁嘉貺于
皇基習習兮風和遲遲兮日永得美教於神策占瑞
光于圭影瀉香浪於龍陽唾寶螺于佛頂神祇祖考
盡歡忻霽澤均禧浹兆民玉葉金枝增福壽共扶聖
祚億千春大金集禮

剃頭人念文

聖主當陽中宮積慶元子誕生萬邦表正七花湧於

金磚九龍噴其香泉留髮之後福壽增延大金集禮

上周監察夫人生朝文

王若虛

門庭奕朗瑞氣氤氳夫人之誕辰也煌煌綺羅洋洋
絲竹家人之拜祝也渺惟愚甥實與此榮固無以薦
誠惟天為高惟地為厚惟川瀆不竭惟山嶽不朽敢
焚香酌酒拜首啟手以為夫人壽濟南遺老集

湯廟祈雨文

李俊民

亢陽為沴時雨久愆徒深稼穡之憂未答雲霓之望
神或不祐民何所依肆堅懇禱之誠冀獲休徵之應

亮

仰希靈鑒俯答精衷普垂一溉之恩庸示三登之兆

速回和氣密贊生成尚鄉食莊靖集

齋文祭孤魂齋文

李俊民

擾攘茲久奚堪血刃之戈暴露者多長歎衣薪之野
今則遺骸既掩旁魄未招欲通幽爽之靈庸致薦修
之歎肅陳淨醮周濟冥塗莊靖集

楊榮追薦母姪齋文

李俊民

事親為大匪母何依徒深瞻望之悲未盡敬勞之報
爰陳法醮周濟冥塗莊靖集

半似李俊民

崔仲直祭孤魂齋文

佳城為過益增鬱鬱之哀華表
祀未往切憂之恨詎惟與
漢石味英靈梓里為祭
為指朱陽之表莊靖集

莊靖集

十五

以少供人書初未
不標類

邱和叔析城山祈請聖水表文 李俊民

東作西成方著舜耕之土春祈秋報必因禹奠之山
蓋以享者克誠豈有求而不應臣伏念本境土兼冀
壤儉襲晉風小人知稼穡之艱大早有雲霓之望神
或不祐歲何以登肆堅懇禱之悰冀速休徵之應緬
惟靈鑒答是精衷雨不失時以畢三農之務祀有常
典仰酬一溉之恩 莊靖集

馮裕之析城山祈請聖水表文 李俊民

三代以還咸仰配天之澤百世而下猶多戴舊之民

凡致虔祈必蒙嘉祐伏念臣某職專奉上志切憂時
室家襲晉儉之風稼穡闢舜耕之壤慮因旱虐有害
秋成謹詣靈宮肅申懇禱仰希昭鑒俯答精衷應若
桑林咸沐溉枯之渥祀如那首敢忘降福之私 莊靖集

段正卿祭孤魂榜文

易為游魂遂著返終之說傳因化魄乃明為厲之由
未有所依是誠可恤雖卒歸於冥漠猶不昧於英靈
勿仗道慈曷起幽域願 欵素冀有感通謹擇某月

某日命前上清宮提點大師孫景元就某處設黃籙
大醮三日六十分位祭一切無主孤魂並各家設壇
追薦遠亡近化姻親及收斂暴露骸骨正月十一日
安葬哀集誦念經文來書正月一日會疏將興法事
預戒前期因豈無因有似樹花之落死猶不死還隨月
魄而生尚賴同心共成善果莊靖集

崔仲通祭孤魂榜文

伏念無可柰何者命歟終歸于盡不得其所而死者
奚禍之深義有當為祭而非諂况乃龍蛇歲在蝼蟻

生輕或因師旅飢饉之加或在桎梏巖墻之下以棘
林為長夜以新野為佳城京觀非楚子則誰封戰場
無李華而誰弔願傾誠懇庸藏淨筵所望上格神休
下開冥路聞而起起如從夢裏之呼樂且融融皆自
隧中而出今請到講三洞寶經提點大師孫景元擬
于十月下元日就本州神霄宮設黃籙大醮一座計
陳一百二十分位祭河東南路無主孤魂并設壇追
薦各家遠年近代姻親同登道岸富如王氏宜輸請
命之錢貧似杜家可剪招魂之紙敢希勝侶同結善

高平縣瑞雲觀祭孤魂榜文 李俊民

伏念縱橫血刃之兵毒痛安忍暴露依薪之野精爽奚歸其生也不辰其死也無地徒有青蠅之弔奚勝黃鳥之哀形可復乎亦莫能於司命魂兮來些或有賴于巫陽所依者人得請於帝豈特融融之樂徧及黃泉抑令鬱鬱之居重見白日尚希善眾同啟虔心

莊靖集

孫講師約束亡靈榜文

李俊民

右具如前今出榜曉示亡靈等眾即聽次第呼招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無引非族無雜非類其間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有新有故有長有幼無相棄背如在左右不臘之虞薦未必馨殺牛之鄰福未必受無求人祀無奪人享無嘯於梁無見於堂善有餘慶惡有餘殃天之報施無異存亡固當率相教戒敬心歸仰領受功德速求起度無致別有違犯故茲告示使各通知

莊靖集

孫講師約束孤魂榜文

李俊民

右具如前今出榜曉示孤魂等眾即聽呼召男有男
位女有女位無亂人倫無參異類無托物以為無憑
人為崇無逞私憾無尋冤對無叫天無辜無請罰有
罪其有強弱相欺貴賤相侮棄義陵上背恩憎主或
號或呼或泣或訴或攘或奪或貪或妬輕躁跳梁笑
傲狂舞前過未除重犯靈怒永繫幽囚難尋生路固
宜相率教戒敬心歸仰欽受符戒速求起度無致別
有違犯故茲告示各使通知

莊靖集

開元寺重修經閣榜文

李俊民

本州開元寺經閣近遭壞劫幸有遺基雖存起廢之
心尚賴贊成之力今則度材計費鳩役募工冀我同
誠畢茲能事且平地為山尚有往者豈道旁築室獨
無成乎高下隨宜共敬黃金之地廢興有數復來白
馬之經德不妄施福從實受暨善知識結大因緣莊

靖集

碧落治平院祝壽榜文

竊以叢林標準法海津梁開諸佛方便之門證無上
菩提之路雖云宏教所重報恩今請到固公和尚本

院開演圓覺靜講為國祈福祝皇帝萬歲伏願寶歷
無疆洪基永固四海享太平之樂百僚崇相讓之風
一切有情同登覺岸 莊靖集

結冬開講榜文

李俊民

伏念會海福田忽銜躍經之兔藏陰淨域尋來聽法
之難物尚結緣人何背境本州碧落治平院者近將
就毀今復增新欲開重悟之門庸闡大乘之教今請
到裕州寶泉山因公和尚結冬開演圓覺靜講一百
日為國焚修祝延聖壽勿謂一花五葉止掉葛藤要

從萬水千山盡來瓶鉢庶幾善眾咸仰宗風 莊靖集

化供榜文

李俊民

伏以衲衣雲集供依彌勒之龕魚木雷鳴咸仰如來
之粥顧茲香積賴我檀那但學雪峰任山莫訝趙州
貪食常念助緣之力敢忘惜福之心幸免負牛頭之
糧少望送南臺之米稍能添鉢無愧上堂 莊靖集

請益榜文

李俊民

竊以鍾鼓聲邊盡入雨花之界鉗錘手底未施點鐵
之功不有發明難成頓覺伏惟講主因公和尚維持

宗教模範叢林孤若嶺表之雲瑩若波心之月雖長
空過雁不立文字然枯竹龍吟無離語言身後茫然
莫舉三生之話指箇歇處願揚百丈之風傾落妙音
發蒙大眾曲垂慈憫無吝獎提莊靖集

設茶榜文

李俊民

詩人多識遂留茶苦之名文士滑稽乃立葉嘉之傳
豈謂詩情之重或承水阮之憂驛徒致衛公之泉喫
不得盧仝之椀今茲團月別具典刑與其強浮泛而
體輕孰若自快活而心省甘易曰頰枯免搜腸但歸

愛惜之家以待合嘗之客莊靖集

設粥榜文

李俊民

人方著土舉聞賣劍而買牛歲雖在申自應乞漿而
得酒豈君子之不周急况居者之有積倉轉壑之民
之四方者幾矣蕭堂之樂如一夫之泣何宜損有餘
以補不足莊靖集

高平縣宣聖廟上梁文

李俊民

百世大成之教將喪於天二丁釋奠之儀欲行無地
庶幾見聖須賴有功况河東人物之豪在長平朱紫

者丰憫其梁木易壞仞墻未窺悉存起廢之心方屬
未違之際而乃度材計費鳩役募工於時咸謂之迂
而為之猶賢乎已點因言志必期春莫之風符欲讀
書奚待秋涼之雨所望入其門見宗廟之美升其堂
聞絲竹之音今則畚鍤具陳斧斤告畢謹差穀旦爰
舉虹梁因採歡謠式揚善頌

拋梁東北屋衣冠似魯中二十餘年荆棘地一朝刮
目見華風

拋梁西水漫城根欲斷時不見向來桃達子盡為市

上買書兒

拋梁南謾說中牟異政三何以此開游學路流為萬
古作名談

拋梁北路從闢後無楊墨琴堂美化及民新吏治方
知有儒術

拋梁上吾道隨時有消長邇來門戶爭相高要取人
間知與相

拋梁下往日蔬園今學舍不遇當年董仲舒誰為後
世修書者

伏願上梁之後家家俎豆處處絃歌政誇令尹之新
人有君子之行不獨文翁之郡學亦能興抑令子產
之鄉校無敢毀莊靖集

湯廟上梁文

李俊民

禮莫重於祭神所依者人享以克誠思戴商者久矣
放而不祀肯與葛為鄰哉肆堅肅敬之心爰啟奉安
之地五丁為之戮力百鬼為之駿奔奕奕而新巍巍
乎大庸俟斧斤之畢具修俎豆之容不日而成蓋天
所佑今則謹涓穀旦肇舉虹梁因採民謠式揚善頌

拋梁東人物熙熙樂土中了却公田無箇事豚蹄秫
酒慶年豐

拋梁西人事天時一旦回佇聽春雷起驚蟄世間翹
首望雲霓

拋梁南四面山光滴翠嵐惟有新城嘉潤地休功美
利與天參

拋梁北宅土芒芒咸仰德慘舒一氣兩儀間無物不
資神妙力

拋梁上峻宇凌空雄且壯春祈秋報有常時靈貺應

人如應響

拋梁下吹簫擊鼓農桑社百靈受職風雨時萬頃連雲看多稼

伏願上梁之後俗化衣冠人離塗炭被澤九圍之遠禮還三代之初精意感通慄慄桑林之事歡聲歌誦洋洋那首之詩

莊靖集

神霄宮上梁文

李俊民

金碧朝真之地劫火所焚斧斤起廢之人家風猶在方圖鳩僦俄覩翬飛莫不聞風而喜之未見有力不

足者告成有日當落霞孤鶩之秋會集如雲盡佩玉鳴鸞之侶謹涓穀旦爰舉虹梁因採歡謠式揚善頌拋梁東萬象咸歸道域中靈宇巍然還舊觀共為鼻祖立元風

拋梁西成壤須知自有時技癢游人休疥壁留為君子看花題

拋梁南輦玉夷荒兵結菴絳帕蒙頭多少眾從今剔耳聽元談

拋南北清高地位仙凡隔天風吹散步虛聲化鶴時

來千歲客

拋梁上冠劍登壇環珮響門外黃塵不見山致身福地可蕭爽

拋梁下人物山陰隨所化不須更覓換鸞書手內黃

庭皆自寫

鬼

伏願上梁之後地天交泰神物護持徐甲復來不憚

掃除之役可元再出一新香火之緣莊靖集

錦堂上梁文

李俊民

德邁于公素有高門之望賢如晏子欲更近市之居

此心所安乃卜既吉爰即鳴珂之里以新衣錦之堂

為天下士欲得萬間在大丈夫安事一室象蓋取諸

大壯歌載播於斯干已許王翰為隣將見許伯入第

謹涓吉日肇舉修梁因採歡謠式揚善頌

拋梁東崇構巍巍聳碧空天際浮雲風捲盡放教遠

岫列窓中

拋梁西落霞孤鶩與齊飛扶搖萬里垂天翼肯向枝

巢借一棲

拋梁南百屋堆錢不可貪如何養取閒中趣漸漸嘉

如食蔗甘

拋梁北歸意濃於山有色故鄉曾見幾人還多少朱
門鎖空宅

拋梁上子子孫孫枝葉壯不知更有貴甥誰能與外
家成宅相

拋梁下壁上猶堪三絕畫更將黃卷教兒童學取鄴
侯書滿架

伏願上梁以後門闌多喜家道克昌鬼神為之護持
目物於此安逸豈止梁間之燕成賀其成抑令屋上

之鳥皆知所止 莊靖集

崇安寺重修三門上梁文

李俊民

歲月既遷久曠莊嚴之境家風不墜大開方便之門
結十方隨喜緣種三生無量福恃者眾力期於一新
使檀越如此用心欲衲子有箇歇處謹涓吉日肇舉
修梁因採歡謠式形美頌

拋梁東一旦精藍掃地空誰似崇安能起廢聖人門
戶見重重

拋梁西橫峯側嶺護招提却還舊觀凌霄漢氣壓龍

門一望低

拋梁南瓶鉢生涯共一龕試問龍蛇今幾種前三三與後三三

拋梁北色即是空空即色有時天女散天花莫認毗耶居士室

拋梁上一榻茶煙小方丈幾年面壁少林師肯向人前呈伎倆

拋梁下山林所在皆蓮社此心安處便宜休銷得蓋頭茅一把

伏願上梁以後永光法界不墮劫灰看取佛堂放光且為道場起色金得長者之布日日而興衣自祖師而傳源源不絕莊靖集

高平顯真觀三門上梁文

李俊民

瓦礫積年尚敞樓真之地斧斤一旦共為起廢之人時然後典應者如響同力莫不相濟下手惟嫌大遲得助者多能事將畢謹差穀旦爰舉虹梁因採歡謠式形善頌

拋梁東壯觀元門似有功幽事不妨清淨念便從林

下立風家

拋梁西看破棲霞不肯棲別為道場重起本紅塵背
鏡笑人迷

拋梁南杖履山林處處菴但結卧龍崗下伴不須海
上覓仙龕

拋梁北地位清高風雨融一朝白日上青天得道旌
陽人不識

拋梁上有作有為俱是妄問君何處是真游試向仙
翁山下望

拋梁下蕭爽殘年香火社姓名今已籍丹臺空界時
來鸞鶴駕

伏願上梁以後羽衣雲集宗教日崇不羨陶家隱居
如在壺公謫處靈宮載肅益多星斗之臨磨劫長存
自有鬼神之護莊靖集

南宮廟學大成殿上梁文

元好問

兒郎偉竊以窮則變變則通聖人之道所以亘萬世
而無敝庶而富富而教司徒之官所以敬五典之克
從方屬靈臺偃伯之秋宜有序序盈門之盛春紫微

之舊治肇清廟之新基繫改作之良難知樂成之有
在中國有詩書之教風以動之癘老思德化之成今
其時矣敢竊闕宮之義以佐武城之歌

從

兒郎偉拋梁東井邑弓刀變舊風孝弟力田始此始
衣冠禮樂有儒宮

南極目農郊露氣酣五畝樹桑明府教馬鳴無用
說宜蠶

西木鐸新聲換鼓鞀學館大亨知有日富兒未用
笑朝蓬

北草創古來須潤色妙年令佐嚮儒風子弟於今
有矜式

上漢日鄉賢多將相儒林發藻廣川君奎壁光芒
三萬丈

下絃誦洋洋新美化朝來頻賜鶴頭書長吏今年
應勸駕

伏願上梁之後生徒石室常師蜀郡之文翁保障繭
絲不愧晉陽之尹鐸旁沾隣郡共洽文明遺山集

南陽解署上梁文

元好問

拙以力巧以勞野人養君子之義政有居訟有所國
家謹官府之常繫改作之果難宜樂成之有在爰從
舊邑改隸新州一朝公解之遞遷三政民居之雜處
吏卒靡瞻依之地簿書失扃鑰之嚴加之僦直稍憊
公移即至度財計役有司誠憚於紛更習陋安卑識
者亦為之竊笑眷維吾土今號名藩田則九州上腴
人則四方和會山連峴首如瞻大將之鼓旗樹入春
陵猶有故鄉之城郭豈有官為十萬戶之長地方二
千里而遙陞級不為之少崇繩墨自拘之如此後逸

遺山集

外家別業上梁文

元好問

窮於途者反於家乃人情之必至勞以生而佚以老
亦天道之自然方屬風霜偃薄之餘而有里社浮湛
之漸茲焉卜築今也落成遺山道人蟬蠹書癡雞虫
祿薄猥以勃窣槃跚之迹仕於危急存亡之秋左曹
之斗食未遷東道之戈船已御久矣公私之俱罄困
於春夏之長圍窮甚析骸死惟束手人望荆兄之通
好義均紀季之附庸出涕而女於吳莫追於既往下

車而封之杞有覲於將來謀則僉同議當孰抗爰自
上書宰相所謂試微軀於萬仞不測之淵至於喋血
京師亦常保百族於群盜垂涎之口皇天后土實聞
存趙之謀枯木死灰無復哭秦之淚初一軍構亂羣
小歸功劫太學之名流丈鄭人之逆節命由威制佞
豈願為就磨甘露御書之碑細刻錦溪書叟之筆蜀
家降款具存李昊之世修趙王禪文何預陸機之手
迹伊誰受賞於我嫁名悼同聲同氣之間有無罪無
辜之謗耿孤懷之自信聽眾口之合攻果吮癰舐痔

之自甘雖竄海投山其何恨惟彼證龜而作鼈始於

養虺以成蛇追韓之騎甫還射羿之弓隨穀予北渡

書中令君請以一寺觀所費養天下名以流言之自

止知神理之可憑復齒平民僅延殘喘澤畔而湘纍

已老樓中而楚望奚窮懷先人之敝廬可憐焦土春

外家之宅相更愧前途豈謂事有幸成計尤私便東

諸侯助竹木之養王錄事寄草堂之貲占松聲之一

邱東臯子北山賦菊近桃花之三洞予此別業與白

東牆西壁無補圻之勞上雨旁風有閉藏之固已與

編戶細民而雜處敢用失侯故將而自名因之挫銳
 以解解且以安常而處順老盆濁酒便當接田夫之
 歡春韭晚菘尚愧園奪夫之利彼扶搖直上擊水三
 千韋杜城南去天尺五坐廟堂佐天子蓋有命焉使
 鄉里稱善人斯亦足矣輒取合歡之意演為助役之
 謠

兒郎偉拋梁東人笑家山蕙帳空老大讀書無用處
 且將耕獲教兒童

南羊谷山中好石龕杖履一游無脚力會稽禹穴

更須探

西未要坊名改碧雞種下五株桃樹子本無心學

浣花溪

北老怯寒冬思密室嶺頭騎馬是官人萬里風來

沙土黑

上何人落日心猶壯雲間道有少微星兩眼眇昏

無復望

下百尺長松遶茅舍他年拈出次山詩七十腰

行時稼長松萬株遶茅舍又云老公七十自腰
 將引兒孫行時稼此吾家次山公詩也



原件短缺

卷 56

伏願上梁之後里仁為美鄰德不孤子期永作知音

曹子期李膺早思命駕張緯文留起居飲食身為無

事之人伏臘歲時家有長生之釀旁沾親舊共樂安

閒遺山集

此正集

此正集

此正集

此正集

此正集

金文最卷五十七

牒

移宋代州牒

天輔六年

近白水泊擊散契丹放鴛行帳天祚皇帝脫身北走

本國軍馬已到山後平定州縣占守訖請代州戒守

邊人員不得輒引逃去人民為國生事自取禍亡北

盟會編

移宋宣撫司問罪牒

天會三年

大金元帥府牒大宋宣撫使司近差寧昌軍節度使

蕭慶字董撒離母專往理會所索戶口事所准回牒稱本朝幅員萬里人居散漫若再行根究難指有無又據差馬擴辛興宗所說與上亦同往者大宋與遼為鄰也因爭疆場歲輸金帛不獲厭足遜辭添納百餘年間勤於朝聘每事姑息不可殫言想其屈志實不獲已由此而言其苦於屈辱亦已深矣幸遇我先皇帝天縱英謨神資睿畧方經營天下之初大宋遣使請雪前恥由朝廷以恩化為務親幸幽薊才下全燕即時割賜此朝廷所以大造于大宋使大宋不勞

宋

而立其功以伸祖宗之屈自此始也太宗皇帝感斯大義遂立嚴誓卜於子孫久敦信約何期立渝盟誓手書稱詔構我邊京使為叛亂賊殺宰輔邀回戶口聖上以含容為德取索戶口之外一無理會尚自不知悔過及於沿邊多方作過暫無自戢為此依准所降宣旨移牒回取的實有無歸還却稱本朝幅員萬里人居散漫豈期縱驕謾誇棄德負義如此之甚也酌其所意謂我土地之廣但得戶口縱違誓約畢竟何為有此橫暴顯然而覺其姦回容俟至今已為枉

矣若依前索以道理實慮空逗歲月今議聊整問罪
之師且報納土之由仍依回誓收復元賜京鎮州縣
今月二十九日起發前進須議公文牒具如前今差
昭文館直學士王介儒孛董撒離母等前去事須牒
大宋河東陝西等路宣撫使司到請照驗先行歸還
朔武等州陳其罪戾其一切聽命無違公文回示仍
請貴司自就相近親見商議容會結約如或難以依
應即請剋期甚地以決勝負幸不疑惑住滯以至別
議施行謹牒

大金弔伐錄

移宋樞密院牒

天會四年

宗望

昔我大聖皇帝以契丹之主納叛人阿鶻產大王不
行交還又多無道應天順人起兵弔伐是後不忍覆
滅欲與通好終不聽從直至亡國方始投降尚猶釋
罪特加王爵又燕京留守秦晉王耶律純遼陽渤海
高永昌奚蕭良等各賜本部土地仍以世爵例俱執
迷竟取滅亡夏國王李乾順達鞞靺合古並助亡遼
犯我行陣未鼓而破為能改過各復舊居分裂契丹
邊土以濟其地趙宋前帝航海遣使請復幽燕舊疆

當此之時分白約誓同力收取爾來竟無接應形跡
一旦天兵倏至不血一刀舉土向風蓋自契丹二百
餘年遠近無敢回顧爰念從初結好姑務權和即時
割與恩義非輕著定誓書若納逃人子孫不紹社稷
傾危曾未踰時棄德背恩手詔逆賊張覺害我國執
政大臣邀我百官更易姓名公然任使歲交金帛並
不如前及正旦使賀允中御前奏達傳語二字持越
舊例深涉輕易其於本國窮奢極侈上下相蒙閹豎
擅權竒巧剋聚民間財玩至有室家如懸磬人曷聊

生往往弊源萬莫言一我今皇帝審是數端亡盟失
道上符天心爰赫斯怒大舉天師數路並進理當問
罪面奉聖旨如趙王能悔過再乞懽盟仰就便酌中
施行當司領大軍取幽燕一路自入貴境謂必遣使
來賫御筆改責前非縱橫待命不至深入豈期直至
邯鄲纔有人使李鄴等却只將到三省樞密院所奉
聖旨文牒又言歸罪邊臣全無當理洎詰的意方言
前主自省愆尤不敢支負大變已至傳禪兩項歸責
全是不同難為准信緣來人使不能騎馬事致淹留

兼恐途次別有錯失迺摘留從軍先令李董吳孝民等持白劄子專去聞奏路次及城門首遮堵早不放入今及城下猶未遣還今上少年因亂登極詳度軍國社稷子孫禍福未能裁酌新任大臣例不賢明若能英斷且前朝作孽既為人子未曾切諫至今遽舍崇高逃竄無地為子之罪莫大於此今可追悔往咎卑辭改責手筆誓書乞申舊好於義為然今執政臣屬不念前日清平姦賊同惡相濟棄之於市快天下心止以放逐便為大罰又使宸顏憂辱不暇亦宜同

力輔奏親詣軍前重求通好為臣之罪復何可言當計在久遠依應當司所請事目不但拔出生靈塗炭抑宗廟血食園陵安寢豈非幸甚苟或不然反令海內百姓肝腦塗地鬼神之主後嗣零落蓋臣主俱新虛負英氣不畫遠略謀取艱難乃前朝作鬪亂之始今日成滅亡之禍其為大過更踰前日歷觀自古不道君臣於此為甚兼貴朝兵將與亡遼士馬優劣可見亡遼與本朝士馬勝負明知即目簽棟到舊遼契丹奚漢渤海軍眾不少其本國大軍未足稱數且當

司一路除所經州軍并餘路軍兵亦約定於汴京會
集安置外見節次前來未斷頭尾雖不欲一二分白
貴朝亦必詳悉又自來邊方守備兵衆不能捍禦侵
及國門能免斯難未曾或有貴朝太平積有歲年正
以奢侈適欲人民懦弱不習騎射創初設教以不知
兵之衆而拒我熟練征伐強勇之士望求可濟往昔
無聞更恐淺近官司間言當司應以堅城不下請求
和好勿宜輕信緣是與大聖皇帝結好修盟痛可哀
憫宗社傾覆子孫絕謝今皇帝正統天下高視諸邦

其惟有宋不可無主然摧滅大權已入握內又為元
奉旨諭丁寧屢遣人使遂與安和惟求轉禍為福勿
有疑惑請准前去文字別遣大臣御筆早圖萬世之
利若大禍已成須至自取滅亡今後斷絕往來緣大
軍遠至難以停滯却請執定疾速見示 北盟會編

大金弔伐錄

元帥府移宋三省樞密院牒

天會四年

大金元帥府牒大宋三省樞密院近日僉書樞密院
路允迪右文殿修撰宋彥通等前次賫到大宋皇帝

聖書方知河路軍已至京師割太原中山河間三府復講歡盟許以退師者會驗其所和會之事即與當府元奉宣意不協然以盧河北軍前別有續奉宣命發自太原前來攻掠至隆德府不伏招諭縱兵攻下曉示宣命別差官員撫定了當申奏朝廷未降旨揮難便倒移歸還尋具申奏仍留逐官依舊管勾才候奉到朝命即當移報次須至公文牒具如前事須牒大宋三省樞密院到請照驗比至當府別有移報以來忽以隆德威勝軍府并屬縣鎮不係割數一似夜

犯河北軍營多方謀害前件軍府官員引惹生事儻有如此難保忱盟外據路樞密專來交割太原府至界候軍回到彼從長商議亦請照驗天會四年三月日大金弔伐錄

元帥府再移宋三省樞密院牒

天會四年

大金元帥府牒大宋三省樞密院當府會驗自重兵進攻招下太原府已南軍府縣鎮差下官員管勾撫定之後准大宋皇帝遣僉書樞密院事路允迪等賫書前次報與河北路軍前講和講定割太原中山河

金文庫
間三府已載誓書却為前件州軍不在來書除申奏
外一面回書大宋報逐處管下官員依舊管勾其事
說諭報和使郝刺史非不委細近日有隆安府路戶
曹田子正儀工曹何企常等來到告稱大宋人馬入
府拏了知府姚璠通判郝伸子儀等退身前來又據
威勝軍司錄王孝悌稱探知大宋人馬特來本軍收
拏以此走來才待移文理會次今年三月二十八日
遊騎來報巡到團柏鎮南不覺撞出南軍探帶衣甲
衝突先放了箭不免迎戰退敗捉得軍人一名問稱

隆德府官員已經拏下前來到南關駐劄者須至公
文牒勘會太原府雖承國書交割其府稱有所奉旨
揮不伏交割兼前件軍府又是官軍所到攻畧下處
所並係申奏該在回書未經了絕今來如何便縱軍
兵強拏留下管勾官員及前來屯駐似屬變渝誓約
况當府重兵本為分畫之事不肯了絕久駐此地所
銷草料須因土民洎縱人民般取其中多有無知之
人拒抗不服以至軍兵忿爭又知諸處救軍前來不
免遣軍體探致有累路居民相驚作過凡此等並關

引惹生事及關分畫之事早不了絕致有如此若不
移文會理實慮不見分白事須牒文大宋三省樞密
院到請照驗並件州軍並係已具申奏書報見今分
畫未見如何輒縱軍兵收拏留下官員及前來屯駐
早具端的公文回示故牒天會四年四月日大金弔
伐錄

都部署司回宋宣撫司牒天會四年

大金山西兵馬都部署司牒宋宣撫司准來文云云
須議回文契勘會近奉元帥府露布左副元帥報今

月十五日占鎮真定府先鋒軍都統申汾州不伏招
誘今月八日攻下當司想其真定必不願歸蓋以大
軍攻下一同汾州况近日元帥府已遣使往貴朝問
罪雖知前去至今尚未回來是致大軍未聞抽回今
承來牒既與議和應是貴國自以渝變前盟為罪添
割地上請和交過本府朝遂致開門引納重兵撫馴
了當則其餘應合本府占守州軍縣鎮寨關監亦宜
逐旋交割按納王師並協所請議和得息生靈不然
則不止有傷朝廷合撫人民亦恐貴朝不獲安便自

茲愈深事須回牒大宋國宣撫司到請照驗施行大
金弔伐錄

元帥府移宋擇立異姓牒天會五年

元帥府近以宋主降表申奏今回降聖旨劄子先皇
帝有大造于宋而宋人悖德故去年有問罪之師乃
因嗣子遣使軍前哀鳴祈請遂許自新既而不改前
跡變渝迷執是致再討猶敢抗師洎官兵力擊京城
摧破方申待罪之理況追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
紹社稷傾危父子所盟其實如一今既伏罪宜從誓

斯

約宋之舊封頗亦廣袤既為我有理宜混一然念所
舉止在弔伐本非貪土宜別擇賢人立為藩屏以王
茲土其汴京人民許隨主遷居者聽

右所降聖旨在前今請到宋宰執文武百官洎京寮
一面共請上皇并已下后妃兒女及諸親王公主之
屬出京仍勾集在京僧道耆壽軍人百姓遵依聖旨
共議薦舉堪為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高卑所貴道
德隆懋有大勲業者舊素為衆推服閑於治民者雖
乏衆善有一于此亦合舉薦當依聖旨備禮冊命趙

密

氏宗人不預此議一應宋之百司並事新君其國侯
得姓名隨冊建號所都之地臨日共議天會五年二
月初六日 大金弔伐錄

移催宋孫樞等擇立異姓牒 天會五年

今月十日右副元帥親赴左副元帥麾下共議宋人
告請復立趙氏事至晚到本營方有善利門下軍員
送到汴京軍民僧道耆老郭鐸等告乞復立趙氏事
文狀并孫樞密等今月七日八日九日三次共五道
錄白緣為此事已經共議差官入京須得別行薦舉

外善利門下人員以輒受文狀嚴切懲戒訖慮在京
人猶以投狀為辭別致住滯今請在京諸官孫樞密
等照會速依吳承旨莫學士等賫去文字日限施行
不得住滯 北盟會編參大金弔伐錄

移宋三省樞密院牒 天定元年

國朝自太祖皇帝創業開基奄有天下迄今四十餘
年其間講信修睦兵革寢息百姓安業不意正隆失
德師出無名使兩國生靈皆遭塗炭今奉新天子明
詔已行廢殞大臣將帥方議班師赴闕各宜戢兵以

大金主都督府樞密院
省樞密院

牒具如前事須牒大定三年
省樞密院照驗大定元年
十一月三十日牒

惇舊好須至移牒北盟會編中興禦侮錄

移宋樞密院牒大定二年 紇石烈志寧

可還所侵本朝內地各守自來畫定疆界凡事一依

皇統以來舊約帥府亦當解嚴如必欲抗衡請會兵

相見金史

改易誕節移宋牒章宗大定二十九年

皇帝生日本是七月今為南朝使人冒暑不便已權

改作九月一日老學菴筆記

京東元帥移宋范葵請勿受鄭行德等降牒

宋史 此賊不降能為兩國患請與大國夾攻之各勿受降

檄

伐宋移諸路檄天會三年

往者遼國運衰是生昏德自為戎首先啟釁端朝廷
爰舉義師奉天伐罪繫爾宋人浮海計議候併遼國
願割幽燕歲納金縑自依舊例先皇帝有容為德嘉
其來意置以不疑即時允應爾後全燕既下割之如
約其為恩信不謂不少於是要之以天地質之以神

明乃立誓文盜賊逃人無令停止亦不得間諜誘擾
邊民俾傳之子孫守而勿失洎宸輿北返宰輔東行
不意宋人貪婪無厭稔其姦惡忽忘前施之義潛包
幸亂之謀遽瀆誓約結構罪人使圖不軌據京為叛
賊殺大臣邀回戶口啖以官秩及令納土仍示手詔
竊行撫諭遂使京畿之地鞠為寇場方天兵臨境魁
首奔亡而又接引輒相保蔽更易姓名授之官爵及
至追索傳以偽首既殺無辜又貸有罪不仁不恥於
禮何如朝廷方務含容不彰其惡但誠邊臣戶口之

外一無理辨此所欲久通懽好之故也彼尚飾以偽
辭終為隱諱仍招納逋逃擾及居民更使盜賊出沒
為患所有歲貢又多愆期背恩莫斯之甚朝廷亦不
咎之依前催索猶不聽從牒稱本朝幅員萬里人居
散漫若再行根究難指有無況事皆已往請別計議
據彼迷辭意涉誇慢至於本境行發文字輒敢指斥
朝廷言多侮謗雖累曾移文俟其改過終然不悟罔
有悛心矧又夏臺實惟藩輔忱誠既獻士民是賜而
彼宋人忽起無名之衆輒行侵擾之事因其告援遂

降朝旨移牒解和俾復疆土仍以狂辭不為依應反
云夏人納款曲有陳請大金方務恩撫初附之國且
料不無曲意姑行順從既出一時私恩盡與夏人則
大金順從夏人已為周至自今不煩干預自當以道
理所在且朝廷方隆恩造下浹羣邦彼之兩國各蒙
其賜所與之地裁之在我肯以私曲以為周至豈期
詭詐昧於道理不為稟從如此之甚者哉斯則非止
侵凌夏國實開不懼朝廷此朝廷所以罪也蓋聞古
所重慎者兵也兵而無名非三代仁義之謂也其或

仗順臨逆以直加曲斯用兵之王道焉反是則甚無
謂也今奉宣諭興師問罪東自南京以來西接夏軍
一帶諸路並進固不獲已況趙佶越自藩邸包藏禍
心陰假黃門之力賊其冢嗣盜為元首因而熾其惡
心日甚一日昏迷不恭侮慢自賢謂已有天命謂作
虐無傷當其伐遼之日官軍所至有逆拒者或至傷
殘皆非我所欲為是其自速禍敗也或有舉城舉邑
以部以伍效順歸款者前官如舊厚恩撫綏立其勞
績不次錄用居民則省徭役輕刑罰各安其業諒已

知悉今亦如前宜相為鑒昔彼納平山是圖我疆今
伐汴宋是圖彼地茲所謂出乎爾反乎爾者也若趙
佶深悔前非聽命不違則雖云無外且未深圖止以
黃河為界聊報納叛之由是知自黃河以來皆係我
民夫人已有之物安肯自為殘毀再念其民民居無
道之國煩徭重役從來久矣况遭閹豎要功生事近
歲而下苦於飛輓流離道路曾不聊生今來若不預
先曉告切慮其間別有牽迷枉陷討罰須議指揮
右下宋國諸路官僚僧道耆老軍人百姓等指揮到

日就便遞相曉諭善為去就擇其曲直審其強弱度
其順逆各以所部京州縣鎮村野邑社部伍寺觀蘭
若山場迎軍納款必加恩賞所有各手下軍人百姓
僧尼道士女冠等類一切如舊更不遷徙仍具頭領
見帶名銜狀申以憑依上施行如或權不在手憚獨
鰥寡以身歸誠厚為存恤所據隨處關市之征山澤
之禁前來須為急務內有於民不便無名之斂仍仰
所在官司開立狀由當議從便削去仍委本處就便
開其文解申報所在路分軍前照驗據已上處分條

件出自至誠必不昧其神理亦仰子細省會兼已指
揮南京路都統所依上施行去訖付逐處准此天會
三年十一月日 大金弔伐錄

舉兵入援檄

李公直

事推其本禍有所基始自賊臣貪容姦賂繼緣二帥
貪固威權又云裹糧坐費盡膏血於生民棄甲復來
竭資儲於國計要權力而望形勢連歲月而守妻孥
又云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然事至于今忍君親之
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目前

全文最老五十八

何顏以居人世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富貴功名當自
致耳 金史參歸潛志

榜

立張邦昌告諭諸路榜 天會五年

元帥府勘會往者遼國運衰是生昏德先發釁端而
自為戎首朝廷援舉義師奉天伐罪不期宋人浮海
計議候并遼國願割燕雲歲納金縑自依舊例先皇
帝以有容為德嘉其來意置以不疑即時允許爾後
全燕才下割之如約其謂恩德不為不多於是要以

天地質諸神明遂立誓文盜賊逃人無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間諜誘擾邊民傳于子孫守而勿失既而宸輿北返宰執東行不意宋貪婪無厭稔其姦惡忽忘前施之義潛包倖亂之謀遽瀆誓約結構凶頑使圖不軌據城為叛賊殺大臣邀回戶口啖以官秩密令納土仍示手書竊行撫諭遂使京畿之地鞠為寇場洎天兵臨境魁首奔亡而又接引輒相保蔽更易姓名授之官爵及至取索傳以偽首既殺無辜又貸有罪不仁不恥于此可知朝廷方務含容不形其惡但

臣

誠邊城戶口之外一無理辨此所以必欲久通和好之故也尚飾偽辭終為隱諱招納叛亡擾及民戶使邊賊出沒作過所有歲貢又多愆期背義亡恩莫此之甚朝廷亦不咎之依前催索亦不聽從反云本朝幅員萬里民居散漫雖欲根究難指有無況事已往請別計議據彼迷辭意涉誇謾至于本境行發文字輒敢指斥朝廷言多侮謗雖累次移文俟其改過終不悔悟固有悛心矧又夏臺實我藩輔忱誠既獻土民是賜而宋人忽聚無名之師輒行侵擾之事因其

告援遂降朝廷移文解和俾復疆土仍以強辭不為
依應及云夏人納款曲有陳情大金方務恩撫初附
之國且料不無曲意姑行順從夏人以為周至自今
不煩干預自當以道理所在且朝廷方隆恩造下浹
羣邦宋夏兩國各蒙其賜所與之地裁之所主肯致
私曲以為周至豈其詭詐侮慢昧于道理不為稟從
如此之甚斯則非止侵凌夏國實開不懼朝廷加以
肆行苛虐不恤黎元號令滋張紀綱弛紊淫詞遍野
虛器盈庭所退者非其罪所進者非其功賄賂公行

豺狼塞路多端巧細聚斂無度役使百倍比屋一空
天厭其德民不聊生尚又姑務責人罔知省己遂奉
聖詔伐罪弔民亦許夏國相應進討趙主才聞近舉
遠奔淮甸嗣子繼立聲言內禪引以父咎哀泣求和
願以三鎮復尋舊好特為矜愍遂其所請再修盟誓
一同父約無何誓墨未乾盟言已變官軍才退接衆
繼集密敕邊臣冀令堅守父雖無道情有可矜悔過
而去其位子復背盟理無可恕覆車而不改轍以故
再奉嚴命重伸弔伐去冬諸路兵馬才到城下累遣

使人尚冀後改皆蔽而不通至閏月二十五日城破二十九日少主出降上表待罪尋具申奏奉聖旨先帝有大造于宋而宋人悖德故去年有問罪之舉乃因嗣子遣使軍前哀鳴祈請遂許自新既而不改前跡變渝愈速是致再討猶敢抗師洎官兵力擊京城摧破方申待罪之禮況追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紹社稷傾覆父子所盟其實如一今既服罪宜從誓約宋之舊封頗亦廣袤既為我有理宜混一然念所舉止在弔伐本非貪土宜別擇賢人立為藩屏以主

茲土趙氏宗人不預此意議應宋之百司並事新君者其宋之道君少主妃后已下並已北遷及委前宋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老共議薦舉堪為人主者一人却准文武百寮僧道耆老軍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狀竊本國前日將相多是上皇時用事誤國之人自嗣君即位以來所任宰相亦繼以罪竄將帥率皆敗亡之餘其他臣僚類皆碌碌無聞此元帥府之所備知豈敢蔽賢若舉于草澤之間亦非聞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孰肯推戴兼祖宗德澤在人

至深至厚若別立他姓恐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愛
惜生靈之意若自元帥特選立趙氏一人不惟恩德
有歸城中以及方外即便安帖或天命改卜歷數有
歸即非本國臣民所敢預議乞自元帥府推擇賢人
永為藩屏傳等不勝痛切隕越之至尋以趙氏父子
不守信誓為罪之深將所以必廢趙氏之意往復再
三乃云在京必無其人乞于軍前選立大宰張相公
以治國事者行府會驗本官乃去年同康王出質者
即許尋舊好之後少主竊發精兵夜犯禁營寨官兵

接戰即時破滅以其敗盟遂圍京城將臨進攻本官
哀泣沉首曰某身為宰執出質軍前不意犯于不虞
罪當萬死然少主莅事日淺蓋緣姦臣所誤且乞緩
其攻擊因遣使詰之少主趨迎使人泣而謝罪乃至
和成洎從軍北行以北州縣或有不降每欲進擊必
自哀求往往有可憫之意及重兵再舉又乞遣使理
會雖威之鋒刃不之避也欲引而南進曰豈有大臣
躬親出質不能戢兵以致交惡而同敵人忍觀其伐
主也我頭可斷我身不可去破城之日驛召而至語

及廢國之際號泣躄踊涕泗交流告乞再造既見不
容或以腦觸柱或以首投地幾至自絕乃知忠孝剛
毅出于其倫忽聞共戴果謂此人則得其人也然恐
難奪其志洎在京百官差到翰林學士承旨吳玠翰
林學士莫儔賚狀勸請曰切聞建邦設都必立君長
制國御俗允賴仁賢恭以大金皇帝道奉三無化包
九有不以混一中外為己私忿專用全活生靈為國
大恩明下詔旨曲詢衆議矜從諸夏俾建列藩共推
宗公以治國事勘會雖不許存立趙氏既奉詔諭擇

立賢人以主茲土則于國于民為幸亦已深矣伏惟
太宰相公名高今古學通天人位冠冢司身兼衆美
碩德偉望早羽儀於百工嘉謀赤心每勤勞於王事
敢望以蒼生為憂而不以小行自飾以機政為慮而
不以固避自謹上體大金擇立存撫之恩下副國人
推戴為主之念又別有狀申行府今文武僧道耆老
軍民共請太宰張相公以治國事別有勸請文字竊
虞別有辭讓伏惟元帥府更賜敦諭本官早從輿望
尋請知樞密院事漢軍都統制劉侍中彥宗禮部侍

郎劉思應奉御前文字高慶裔等同詣具道其由勃
然奮怒曰國雖將破在臣子之分豈容聞此事由先
有防備不獲自絕然而閉目掩耳背立偃蹇終不為
聽但罵文武官寮曰以諸公畏於兵威置我賊亂之
罪寧甘死於此不可活於彼以取後世篡奪之名也
然行府以軍國務重不可久曠尋錄申奏今降到寶
冊備禮以璽綬冊命為皇帝以授斯民國號大楚都
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新界疆場仍舊世輔王
室永作藩臣其間志氣屹然不動雖多方勉諭以事

在已然雖死無濟何如就冊用拯生靈猶不下飲食
累日幾至滅性遂擁迫入城乃有在京官寮僧道耆
老軍民共集勸請直至今月七日方受冊命合行曉
諭須議指揮

大鼓京畿路 廣京西路 命南路

命京東路 大東路 命西路 陝西路

命廊延路 環慶路 秦鳳路 熙河路

命京兆府 河北東路 淮南東路

命西路

命西路

右下逐處各可照驗應宋之舊臣或作藩鎮並事新君軍國之務事無大小一切聽其處分敢有違誤或妄稱恩舊輒有動眾以擾軍民不獲安業者即是叛命之人夫趙氏累世之君也猶以失道假手于我今大楚皇帝推戴儻有拒命雖有愛惜生靈勸懲之義當在必行則玉石俱焚豈能無之宜所在曉悉此意一切並聽節制以副聖旨撫綏安寧之意仍仰就使指揮曉告所轄合于去處知委具依准施行狀申天會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大金弔伐錄參北盟會編

金文最卷五十五

榜

伐宋康王曉告諸路榜

元帥府勘會昨為宋人不守恩義反圖不軌故天會三年初有問罪之辭趙佶以前非罪已棄位奔逃嗣子桓幸釁稱君哀鳴請命割其三府復講舊歡既而誓墨未乾叛音荐至王師才退賊眾仍集故天會四年復興亡宋之師汴城既克趙氏遂遷原其士民附于昏德各宜誅戮以徇強迷然朝廷以為罪既有歸

愚民何咎乃立太宰張邦昌為大楚皇帝以主斯民此亦朝廷有大造于宋也不期蒼穹降禍汴邑更端推戴趙構妄稱興復阻絕津路敢肆窮兵遂使武士死於鋒刃填於溝壑居民苦于流離無有聊生猶自數犯疆場搔擾邊民且趙構雖係亡宋之餘是亦匹夫非衆人共迷無由自立此無知之構飾巧端惑亂人心亦惑於巧說以致如此是知罪亦係于輿人故犯承嚴令重申大伐純領重兵諸路齊進趙佶嘗誇本朝幅員萬里居民散漫蓋以朝廷裂全燕益其國

縱常勝增其力此其所以恃賴已甚貪求無厭反圖不軌之由也全燕常勝皆復歸化外并晉之地古謂雄藩趙魏之民素稱富庶前此之際尚不能禦悉為我有況又關西隴右亦云驍銳別有圖謀之計趙氏之所恃者汴洛殘民而已其餘不可言也以我雄師何往不獲其在必克指日定亂此非威脇人所共知若趙構曉悉此意親詣轅門悔罪聽命則使與父兄圓聚復立大楚而已如張氏已遭鳩毒則別擇賢人使斯民有主而已秋毫肯犯若或仍敢恣強終無悛

悟即許所在士民僧道齊心擒送以靖國難若亦不
順去就稍拒官軍者不即擒送及不住擾亂新邊即
是以迷固迷與亂同道自取塗炭罪宜不宥累年征
伐定無蘇息今曉告示須議指揮

右下應係亡宋諸路州府軍縣官僚僧道耆老軍人
百姓可各照會審擇長計無招後悔付逐處准此天
會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大金弔伐錄

差劉豫節制諸路總管安撫曉告諸處榜

趙氏自結義本朝屢違誓約重犯罪愆故於天會三

年興兵問罪父佶既走子嗣哀鳴求好復立嚴誓要
諸天地質諸神明其于委細一如父約豈謂官軍才
退子戾佶前故於天會四年復舉師旅廢滅趙氏汴
人既附昏德復抗官軍亦宜按以軍令原其罪本已
有所歸並蒙寬宥重念斯民本朝既不貪土又不可
久以無主仍委亡宋臣僚選舉道德隆懋堪為人主
者咸薦張氏綽有人望克茲重任立為大楚皇帝繼
主其民朝廷推亡固存之義不謂不深不期趙之遺
孽遠竄在彼潛謀不軌輒行廢立故自天會五年又

舉大兵擒捕興復所有趙氏本末罪狀已具曉諭今緣逆賊逃在江北候上秋再舉暫就涼陞勸會南民久習澆訛雖丁寧說諭尚方違背況亡宋諸路前後攻降撫定除陝西行府別有措置外京東京西淮南等路并河北州府不少比至擒獲趙構別立新主以來若不依行府已奉便宜行事宣旨選擇幹事官員主領亦慮相次又被偽賊暗竊連合妄起事端枉遭禍敗須議指揮

右下知濟南府劉豫可知東平軍府事京東京西淮

南等路馬步軍都總管大名開德府濮博濱棣滄德州亦在節制凡諸事體且循宋舊例其徭役賦斂會驗宋時特係煩酷速宜就長規計務使民便至於獄訟亦要寬簡刑罰臨事制宜勿拘常法其有未經納款州府軍縣仰差人具說禍福利害招携歸業土免於前來再舉枉遭驚懼其間若有勞效一心歸順公務幹辦者無問士庶並依宋時例格椿擬合補資級就便出給公據候立新君別給正行付身所有安撫使職分合得請俸并本司合用司吏公使人力若依

東京西路安撫司已設置人數分例或有今來事體
比舊重大約量添置更於民間疾苦特行減損亦自
從宜畫定行府更慮諸路府猶有執迷不從或輒叛
亂已留重兵分屯衝要處所仍摘留元帥左監軍分
可在此從宜措置施行若有如上事理本司力難克
制仰計會申覆左監軍取候指揮若諸州縣職員內
見有關或不任職事至於計運勸農等事須至設官
即許便行差填替換旋報監軍照驗不得有違慢易
并下揚真楚泗泰沂海徐濱棣滄德博淄青恩清等

州環慶東平開德大明等府睢陽高郵天長等軍可
照驗並聽安撫使司節制不得有違付逐處准此天
會六年二月日 大金弔伐錄

曉諭宿州官吏榜 天眷二年

行臺尚書省榜會驗近准尚書省降到契丹字詔書
今翻寫抄白在兼會朝廷已遣人使於江南撫諭去
訖及省會職官百姓軍民事件若是守等江南人使
前來交割封界方行曉示實慮至時難以陳告須合
預先開示一應在河南諸職官中已據人數外其餘

另行起

職官百姓使效軍民等至有不同原係河南人如願歸山東河北者並聽仍仰所在官司各具所就事宜先次告陳須至指揮右下宿州可照驗即日詔書內事理意就開坐指揮所轄處分明曉諭大小官職軍民僧道耆老別令一一仔細省會各不離本鄉及父母墳墳依舊安業住坐永致信義實為大事不得致違誤錯失下宿州准此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上京路諭民築城榜 泰和五年

敵若深入民皆不保與其死于干戈之慘曷若勞苦

于城郭之間 大金國志

萬泉縣勸諭賊盜榜 皇統時 牛德昌

民苦飢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憐也豈奸宄此耶能自新者一不問 金史參山西通志

新蔡縣勸民耕墾榜 興定二年 劉肅

有能種樹牧養營運興造續有增置者更不加賦 元朝名臣事畧

張邦昌募人齋偽詔告諭四方榜

今月二十六日午時承尚書省劄子內降蕭太師送

此

到文字刷會各州府下客人前來如隨處客人雜送
仍要每路下客人亦早發遣前來以憑四散告諭奉
中旨令開封府契勘有無逐處客旅為散漫在民間
即日未便見數右劄付開封府契勘上件州軍如各
無本州軍客人止將本路人日下據數劄刷發遣前
去不得遲滯仍具已起發逐處人數申尚書省續准
劄子勘會已降指揮令開封府劄刷指揮等路州軍
客人四散告諭竊慮客人不知因依別致驚疑須議
指揮右劄付本府火急分明出榜曉諭召募客人因

便賚詔書前去告諭即不得張皇事勢一概勾呼致
使搔擾仍具已依應施行文狀申尚書省准此

右出榜北市張掛曉示前項客人限三日如有因便
願齋詔前去告諭之人即立便前來赴府出領各令

知悉

北盟會編

劉豫偽詔諭士民榜

尚書兵部承尚書省劄子已奉聖旨差官前去諸路
宣道朝廷所有政事今節次歸附人等供說江南亂
法不道之事理宜令民庶通知今開說如后契勘亡

遠

宋之君奢靡昏迷獲罪於天盜賊徧起於天下兵火相繼者累年流毒下民自古少比強壯橫死于干戈老弱凍餒於溝壑婦女多遭於驅虜至今士庶之家父母妻子兄弟骨肉少有得全本原皆是亡宋之不道凡有知識寧不痛心幸賴皇天悔禍哀憫生靈保佑聖朝與人更始洪惟主上即位以來宵衣旰食焦勞圖治務農重穀核實去華念遺黎之未蘇則慎擇守令之官欲下情之畢通則延納草野之言明慎賞罰勤恤鰥寡昔日強暴為仗節死義之臣昔日貪污

夷

如

宗

道

為守法奉公之吏累年以來公私稍足內外康寧此主上至誠懇切力行不倦故於大亂之後立太平之基夫以亡宋流毒於天下之於彼而聖朝撫養補完之如此天意人心將安所歸今日亡宋遺孽康王殊不念宋廟陵寢亦不恤中原萬民脫身委棄而去任自禍亂遠遯江南苟樂一身法令愈亂奢靡更甚致使彼方之民猶未免於炭塗不住據江南逃來歸附聖齊官吏軍民前後供說江南失道之事不可勝舉今畧陳數端康王依前倣效宣和間有所寵內官馮

令
應

授

御藥等今恣受賄賂官員受差遣者往往尋買鶉鷄
鶉鷄之類與馮御藥等因奉康王便得好差遣餘文
武官到臺部受遣者亦盡用賄賂如監當見闕有用
錢千貫求得者若近上差遣須是宰相內官及神武
五軍關節即得惟邊曲遠小處闕方始可受及至到
任又往往為諸路鎮撫安撫辟差了門下人不令放
上給公據還部至有願賣妻子質當誥勅為路費歸
者彼方有市語云斛量殊便龍圖五千索直祕閣二
千貫且通判是致官員到任無不擾民誅求州縣之

官每有科率比元降之數必大科一倍以上入在已
皆要有餘賄賂之備百姓當保正者要當之戶被州
縣取索無數以至破家要不當者須出錢數百千方
始得免又諸軍已有官或曾有戰功人年老揀停更
無養老請給致使打柴自賣顧身求乞其立戰軍功
人有官至正使者依舊執長行身後江南官員困辱
有至如此將人戶田產并諸雜之物以至農具之類
紐作錢數今承認所降和買絹疋數上戶每物力二
十三貫著絹一疋下戶每物力三十七貫著絹一疋

令

誥 擡 民

目 陞

丁

一

管 須

並以金銀官告度牒高臺價值折算支攢造物鄉坊
 郭丁簿帳每一丁催納絹一丈綿一兩遇開年人丁
 數自有陞降據元認定數目加減數催係於應減人
 下上科又攢造人戶所有水田每二小畝納稅每畝
 依舊例納稅外別定稅錢四文鹽錢一文每歲算五
 百八十文催絹一疋又稅戶滿四十貫稅錢者當戰
 船隻倍費一二千貫文官中和買和糴科率之外更
 以借貸為名根括斛斗不當告訴貧乏雖是納足近
 傳到江南狀元張九成策陳斂人戶名種類聞大秋

又

矣 般 敷 方

鈔 設

或全用新鈔

苗之外又有苗頭謂方得苗供科苗頭未已有行折
八謂人折納細米八升折八未已又曰大姓謂科率
家大姓竭矣又曰諛寔謂豪富之家本是諛寔虛矣
 又曰均敷巧作名目多萬率斂民不堪命日以困窮
 江南刻剝下民有至如此去處並放稅五年赦尚書
 張掛官中已催人戶要納稅斛即赦並無寔言又江
 南鹽每歲須改法三二次每賣出鈔多即說法或作
 六分折鈔或作四分新鈔或一袋新鈔行一袋舊鈔
 每以改法一袋鹽不下添三五貫其客旅相遇皆言

有佃

光山

金文最
十
遭遇此劫代莫不怨恨又緣軍糧不足於人戶名下
貸借隔年稅糧方借稅時稱候來年將本戶合納稅
數剋納及至納稅之時官司更不理已借數目並要
全納又於河渡酒坊人戶處借貸買名課利見錢至
合納時亦不肯准折江南曾指揮下淮南令諸處人
戶歸業或請田地土放年十二稅夫役有新歸業人
上縣李溫逐日被光山縣勾出打行竹自早至晚方
回有歸附者曾見李溫言我在馬欄橋住聞江南放
十年稅賦我等十家同來得兩日被縣道連日役使

等足又付

十家已走三家內七家餓死一箇元來南宋正是脫
空江南常給降度牒令逐路科配人戶須令收買充
作糴本錢每道度牒民間不下倍錢百餘貫文又有
宣諭制置司算處一面行下州縣於人戶和糴不由
不納納定並不支價錢止折度牒與人每道折錢三
百貫街市只賣得七十貫文岳飛一行軍馬飯食並
是江南筠棗處處吉洪六州應副官軍中闕糧各於
民間探借了稅賦軍到湖南又於民間戶下應有地
土每畝先令納了田畝錢二百文民甚難之又江浙

般係

般

斗

之民往往以舟船為生被諸縣拘籍有船為船戶以備漕運又船載官員並以船戶自備船費應副科差民間有船為害又令蘇秀等州人戶轉船斛斗往楚州送納民戶請處一石只得八九斗至納處須石一二方可納得往往典賣家業陪填了當不得又州縣屯兵之處市民做經紀不得盡被軍人做了近塞之民田土園圃屋舍皆被軍人奪占及有指揮要於江北上戶并牛具過江南擾害下民至有如此又諸將下前後亡失軍人多更不開落所亡失人例皆彊虜

投

恃貨

耗

百姓刺面充軍以補填舊數有來設訴之人將不但言不知而諸軍實受主將之意所敢如此又諸將下使臣效用軍兵持軍勢欺凌百姓強取物貨官司畏憚不敢入屯軍處州城內買賣又諸將等屯軍處闕見錢便罷行戶今見任官並以見錢依市價買物更無取要擾害汴京舊有免行錢外路難以獨無因而便行諸路量出見錢指定專充收買戰馬耕牛為保民之計即無非理之用民間雖出行錢比之已前官司凌辱百端諸費無有了期豈不輕省靜辦安穩主

羅是

急

量

終

上罷當行之意乃意如此亡宋時多橫興大役如開三山大河修萬歲兩橋調發者十餘路破產者千萬家又如妄圖燕山一路開拓封疆起夫科斂連年不休天下被害又倍於前修建營繕般運樹石無益等役不可勝數今朝廷除軍期河防危急理須逐意差發尚令酌民力必令可以應辦其餘依條合差夫役並於農隙十月一日以後正月中以前蓋謂恐妨民農務亡宋而科買無益之物如羊毛銅錫藥物如綾羅之類不輟有之盡科任保正令民戶均納其價銀

棲及板時

郡沿

不支今主上以創業之初須措置安保生靈為急中間數槽反板木曾行科買些小即能支還價錢餘合買之物行下諸路止以一色見錢收買不得科於民間或有州縣官奉行乖誤科於砦下者即皆斷遣蓋謂恐民戶賠費昨為海島河灘時有盜賊結聚瀕水州縣之民大被其害若非舟楫無以勦捕及江浙亂地時時妄有扇惑恐動已安之民亦須舟楫平定朝廷遂行在京即折毀宮殿梁柱在外即沿流十里除桑柘果實墳塋林木採斫堪用木殖造船有主者支

貨

准回

貨系

上

給合直價錢仍不得差顧元主斫伐般運所役人匠
合日支口食外更支贍家錢糧舟楫既備內外賊患
可除即民間久遠可得安居今來造船之意乃是如
此昨緣大兵火之後物貨雖已通行民間交易不便
特置平准為易務於諸路使在市難以買賣者得以
赴官收買亦令商販以通物貨所買所賣並無擾止
是有益於民所收之息並無止濟為民之用止助國
之經費下免橫歛於民今置回易之意大是如此亡
宋屢變錢法既累失信錢難行使乃以重法禁民不

下

令

者

得不收致有閉不店肆累日彌月不能買賣者又屢
變鹽法每賣出鈔多即至指揮不用要令別置至有
今將已般在外鹽貨投於溝河者是廣蓄積之家多
物貨之客時因錢法所誤有至頓然窮乏至有忿恨
自盡而死今朝廷於鹽錢之法一定縱或隨時利害
小有增損亦須令公私兩便無前日改作變更以誤
民族之事亡宋委任閹宦稱王稱相節使承宣莫知
其數內外催除差官職皆出其手是以郡守縣令專
務誅求要為交結所至唯搜尋珍奇之物或時新口

劾 塞

味上以應奉次以為賄賂下民易欺暗受其弊今主
上並不用閹宦不惟減厚祿以省生靈脂膏且使一
官一職並無交結賄賂多得於守令之官以公選除
授之始丁寧誠訓唯要安民勸督農桑依公行稅法
憲法不得縱吏擾民不得私意害民能奉承者以課
績旌賞有違犯者案劾行遣舉此數項主上為民之
意可見其餘凡出一命令行一政事即無不為民者
若不如此何以數年之間得脫極亂之苦有此安泰
之樂前日盜賊兵火殺虜離散無所告訴因誰致之

救 問

使如此民間合知今日生業可安室家可保官司可
依因誰救之使如此民合知既能知此即合知恩知
幸須合互相勸勉互相告戒不可萌心為非不可妄
言鼓唱竭力為生盡心為善上以副主上切切憂民
之心下以期傳子孫永享太平之福其聽之毋忽偽
齊錄

指揮

行府告諭兩路撫慰指揮

行府勘會朝廷昨以大遼失政害及生民興兵伐罪

禍

收兵將還大宋遣使航海願復舊來漢地係五代所陷朝廷方務善隣才克燕雲即畫全地此朝廷始有造于宋不料天方肇亂禍作自為戎首結構逆賊謀害宰臣招納叛亡邀回民戶朝廷不以為咎惟索戶口猶不悛悟乃云本朝幅員萬里民居散漫難加根究無計可得輒鳩集兇黨剽劫邊民侵掠畜產使不獲安終然不悟朝廷雖欲惻隱莫由獲已乃命行府興師問罪去春兵抵汴京上皇方知深悔亟行禪位嗣主求哀願畫三鎮復修舊好無何誓墨未乾盟言

已變密令堅守遣兵救援陰構使人潛圖禍亂遂奉宣旨重申弔伐雖許畫和亦不以實閏十一月初二日大兵會於汴都猶不伏罪准備攻具填堞壕道已踰十餘日當月二十四日進擊次日城破三十日國主出降今月初二日降服上表望闕稱臣以奉正朔令依元議差官前去說諭交割河北河東州府軍縣尚慮所在以早不歸款為懼或飾偽辭有緩撫定再念自河之內天啟洪塹巨限疆場昨來大兵所至其有迎軍納土詢省撫定其拒命者或有按以軍法或

有示以寬貸皆臨時從宜措置想必共知今河北河
東兩路纔候交割官員至彼說諭即仰逐旋燒毀樓
櫓具狀納土開門以待行府別差官員就去存恤應
有前日重難徭役科斂諸般巧細糴置變折香礬茶
鹽之類凡爾疾苦並為蠲除或有利亦與興舉今除
土人外元係河南客居官員兵人商旅僧道欲願去
並生任從自意敢有執迷稍勞官軍臨日必無容恕
合行告諭須議指揮
右下逐處可各照驗就便及轉行所轄去處粉壁曉

示各管士人耆老僧道軍民百姓知悉不得有違付
逐處准此天會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大金弔伐錄

勅宋推立張邦昌指揮天會五年

元帥府指揮請疾速旬集在內大小官員不限已未
共議并僧道耆老軍官等更乞說諭商議如並舉張
邦昌即便連署各于本銜親書其名背後名下押字
仍于年月紙縫用在上官印限十三日申上便與冊
立入京如別有異見別具狀申不許隱隱趙氏若別
舉賢人者亦許不阻敢有逗留不赴議所者當按軍

法北盟會編

立人廢劉豫指揮

尚書省上件奏自趙佶失道興兵討伐廢滅社稷舉族北遷後元帥府申到指以大河為界河外別擇賢人使為民主施此厚恩庶其知報協力兩獲安便早致成平以此准申建立張楚無何張為彼人所廢王師再舉無往不克後來帥府復申前議再立劉豫建號大齊置國之初恐其不能自保故遣隨路分駐兵馬經今八年載念上國之大事久勞遠戍兼齊國有

違元議闕乏軍須比年以來益漸減損遂致艱窘多有逃亡隨路百姓亦各不得息肩與之征討則力既不齊為之拊循則民非我有凡事多誤終無所成况齊人假我國家之力積有歲年事悉從心尚不能安民保國論其德不足以感人言其威不足以服眾實有乖從初康濟生靈免其荼毒使天下早致升平之意反使庶民困苦兩國耗乏之端相度從初所申實為過舉既知其非豈可不行改置曷若混同四海之內聖德廣運睿澤旁敷霜露所霑孰不歸附今臣等

議欲定一民心變廢齊國不惟亡宋舊疆至于普天
之下盡行撫綏是為長便奏訖奉聖旨齊國建立於
今八年道德不修室家不保有失從初兩獲便安之
意豈可坐視生民久被困苦宜依所奏施行委所司
速為措置所有其餘隨擬事件仍別商量行下右奉
聖旨在前及商量到隨擬事件開列如後今行下元
帥府照驗前項聖旨并處分事件不得有令士庶軍
民別致驚擾早賜安措從長施行須議指揮
一廢齊國尚書省設置行臺尚書省

一齊國自來創立重法一切削去並依律令施行
一知得齊國差使繁重並委從宜酌量減免
一應舉食糧軍人有欲歸農及情願當役使並從自
便據存留人數各俵散隨州軍士依舊支給衣糧內
有從合役至窠坐一切仍舊其老年殘疾人等雖是
難任軍役矜其無歸並仰分付舊來養老處所酌量
賑濟勿令別致凍餓
一廢齊以前離背郎主被虜逃走人等若見在本鄉
並與親戚團聚其郎主更不許識認或有背夫逃走

婦人准上施行只據元將引去兒女却行分付與父
外有舊北來奴婢并妻子不在此限
一齊國舊有宮人除劉豫欲行存留外其餘並聽自
願出嫁或與親戚團聚若是無所歸投分付宮觀養
濟
一內侍人等除摘留合用看守宮禁人外並聽自願
隨處住坐

一見任大小職官並隨路押軍人員各不得侵奪民
利

一自來齊國非理廢罷大小職官並與改正叙用或
有懷才抱德隱居山谷之人亦仰所在官司以禮徵
召量才任用更或國內有才德絕倫者開坐姓名申
聞以憑不次陞擢
一古今聖賢墳墓祠廟並不得有致損壞
一自來逃亡在江南人等不問是何名目若是却來
歸投並免本罪優加存恤
右下齊尚書省可照驗即同尚書省所奉到聖旨上
件施行據劉豫已削去帝號降封蜀王并設置施行

訖行臺尚書省各有所奉詔書別行降下外照到降
封宣旨昨以建立齊國本圖靖難奈何不當天心至
今未獲休息與其害于百姓不若負其一身致有今
日變廢仰指揮到日即速遍行曉諭隨處官吏軍民
僧道耆老人等仍於坊巷村寨多行粉壁告示咸使
體悉聖恩普浹之意及思多歲不獲寧居跂望太平
各安職業無或敢有二心兼照會到當日齊國本非
自立凡官司所有勾當無非本國公事其大小職官
輒勿誤會妄生驚疑仍仰自今以後更切用心撫循

百姓以保祿位各懷忠信仰順天意用答宸心亦當
遵守宣旨厚加撫恤若是却有執迷不順天道聽用
浮言必當自貽刑戮仍仰至日立便改正廢齊阜昌
年號為天會十五年應州府縣鎮大小官員並勒依
舊勾當有所見今禁勘諸公事并續有詞訟及係官
錢帛諸物文帳並依前來體例如法理納收貯不得
其間却有住滯隱漏別致違碍錯失悉仰准此天會
十五年十一月九日 偽齊錄

關

戶工部移禮部關 大定廿一年

契勘近為前後承准到來關內成造本安要用床褥等物別不曾分朗開坐到各色名件數目以此行下太常寺丞併太廟署官將引合干人等前來指視去後除逐官不曾前來即目才只有太廟署合干人楊辟今取責得本人狀供到合造名件下項當部除已下隨署立使勘當依應如法成造外契勘即日楊辟然已俱到前項合造名件仍恐未是端的須合移關請照驗施行須至關者 大金集禮

金文最卷五十九

碑

大城縣重修廟學碑

天會十二年

劉光國

創建之廟學校碑

昔王仲淹遊孔子廟嘗歎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第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蓋夫子之道具於人心而著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倫其教具於六典而行於邦國鄉黨家庭之間自漢唐以至於今莫不知尊其道矣其道尊則其祀亦尊廟貌之崇垂之有永前哲之所以形於歌詠鐫於金石者豈無

謂哉平舒公解之西孔聖舊宮在焉規制太陋瞻視未尊歲久而就圯天會十二年秋九月邑令姚公下車未久一日顧謂僚屬諸士子曰風化之地衰敝若此吾何以辭其責乎乃積良材運堅甃集衆工以量度之上而殿廡下而庖庖莫不繕治而復賁之墁飾繚之垣堵煥然其一新矣余惟儒學之設明人倫育人才非徒美觀也唐虞三代之盛蓋有自來而秦火煨燼聖學蕪蕪視學宮為傳舍者衆矣昔范甯宰餘杭性質直好儒學風化大行於期年之後自中興以

來莫之或先云今公加意學校可無愧於餘杭風矣然范公之崇學敦教者不止於修葺宮墻公之教平舒也豈無身先士類者乎其於聖經賢傳之大旨君臣父子之大倫禮樂刑政之大法講習討論於師友之間勇往奮迅洗濯刮磨務臻斯道之妙士習丕變與學宮而俱新庶不負夫子之教而造士作人之盛心愈久而不泯也於是乎書

欽定日下舊聞考

皇弟都統經畧郎君行記碑

天會十二年

黃應期
王圭

大金皇弟都統經畧郎君嚮臣疆場無事獵于梁山
之陽至唐乾陵殿廡頽然一無所睹爰命有司鳩工
修飾今復謁陵下繪像一新迴廊四起不勝欣懌與
醴陽太守酣飲而歸時天會十二年歲次甲寅仲冬
十有四日尚書職方郎中黃應期宥州刺史王圭從
行奉命題 石墨鐫華

重脩唐太宗廟碑

天眷元年

孫九鼎

聖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遠邇乂安山川鬼神罔
或不寧逮下廢齊之詔猶且以古今聖賢祠廟勿得

供不必空

右

叩

石必空

損壞為戒嗚呼大哉王言恩至渥也蓋欲使幽顯兩
得其所而盡其所以欽崇之意歟惟是口旬口唐舊
都醴泉古邑昭陵近焉——太宗有廟世世以祠——

元帥曰監軍完顏

公頃因按部印謁——祠下顧彼垣宇或傾或圯口彼
規模若存口口喟然歎曰吾聞——太宗有唐英主史
臣所謂功德兼隆者也廟貌如是豈能稱吾明天子
之意耶且吾蚤奉詔書則有辭矣亟命新之於是鳩
工聚材揆日卜辰趨事赴公功罔或怠忽越月告成

趨

居

紐

不必空

一關

弗

以圖來口按而視之因庫為宗廓隘為口過乃燕口
 口口丹齋殿宇觀深廊廡宏麗門闕巍巍如跂如翬
 儼然王者之車也不有貞石以刊始末何以示方來
 哉即召九鼎而命之曰爾典著述為吾叙之蓋兩漢
 而下基業綿遠者莫如唐有唐之君功德昭著者莫
 如太宗當隋季不競王綱細解太宗皇帝以睿文英
 武受命上天手提干將佐佑一高祖誅口逋穢蕩將
 僭竊以口旅而取關中不十載而有天下自即大位
 乃遊觀弗事聲色率通獨與一一大臣講求仁義闊

吟

不必空

畧法律哺乳幼穉補養瘡痍休息疲瘵數年之間天
 下丕變盜賊君子然歎為謳寧口米口主錢死罪歲
 止二十九正觀之際號稱太平雖漢高文景之主反
 出乎其次而湯武成康亦可齊驅而並駕焉夫如是
 則編之乎詩書之冊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
 虧炳炳烺烺與日月爭光於無窮而歷時未久人口
 弗克欽崇倘非鉅金奄甸南服而一吾監軍增飾之
 則廟貌或委靡而不振或湮沒而無聞彼自唐遺黎
 不復承祀矣夫口意者豈不以太宗之功德實惟帝

不必定

不必定

頂格接連寫下
同

王之標準必欲當聖人之世使不世之際發揮而振
揚之俾晦而復彰微而復著與乾坤並口而不朽耶
不然何一我公世之相後且數百歲地之相去且數
千里一旦心契神合而興崇如是之速也傳曰大德
必百世祀其一太宗之謂歟謹頌之以詩曰
一天地閉塞一孰與開之一日月昏翳一孰與廓之
一必有元聖一生而救時一赫赫太宗一龍鳳之姿
一仗義特起一號令六師一妖氛掃蕩一潛竊芟夷
一子來億兆一順挈綱維一法律匪任一仁義誕施

一民富而安一俗恬而嬉一三辰不忒一萬物咸禧
一千祀蒸嘗一禮孰敢違一迄我鉅金一庶邦緝綏
一奄甸齊服一百神具依一顯允監軍一歷按封圻
一敬謁廟下一棟宇弗支一公乃慨然一明詔是推
一吏承其命一官辦其資一民不告勞一金碧相輝
一神其居歆一來止來宜一於萬斯年一福我黔黎

石刻拓本

兗州重修宣聖廟碑
天眷三年
崔先之

皇網鼎固鳳歷璣運歲在上章浥灘月次圍陽朏魄

金石錄

五

書

既交同知泰寧軍節度使趙公謙牧作新宣聖廟於魯邦之巽維即究海觀察使劉公莒所卜之舊址也魯邦孔子之鄉廟祀之嚴其來遠矣粵自唐大中十三年歲次己卯劉公始擇茲地以遷作之更諸爽塏以就文明之方也後一百七十七年至宋景祐三年歲次丙子孔子四十五世孫龍圖公道輔衣畫錦之榮來守鄉郡復革弊陋而增崇之自景祐逮今又一百五年公被命臨鎮來究凡二百八十二年之間或以功勳而授鉞或以道藝而分符牧守之賢不為不

特

心

多矣知宋儒尊道以報本反始崇敬宣尼留意廟貌者前有觀察劉公後有龍圖孔公孔公即以其孫而崇祖廟未若劉公之誠也比之劉公挺然見於今者其唯我公之賢乎公世居幽都碩儒繼代幼舉神童壯登桂籍聲名烜赫竦動四方其敦本重道之誠出於天性景慕孔聖以見願學之誠焉朝廷簡拔有德撫綏疲瘵之民爰自下車講求民瘼攘剔奸蠹化洽千里威震一郡俗安其訓吏畏其明未及期月闔境大治乃臨黌舍延見諸生顧瞻堂室頽口口甃風雨

弗除函丈之間凝塵滿席喟然歎曰亂世則學校不
修魯有泮宮頌美於詩時底清平忍視其壞經之營
之鳩工儻材不日而成潭潭之宇敞然為弦誦口口
之地使芹芴可得而采焉恭謁宣聖廟庭荐歷兵凶
之後殿廡摧仆椽棟橈折瓦級破缺丹雘漫漶尤加
措意語人曰孔子之道澤及萬世教行八荒生於魯
仕於魯死而葬於魯師口口貌之立崇構華麗宜為
四方之壯觀學其道而為其徒者是為我師也廟貌
弗飾將何以見崇奉恭敬之心哉遂擇日肇造親出

備

俸入之餘以脩費用躬自督責口行不倦口飭匠氏
量徑輪視廣袤乃董役夫供板築奮作興基址不移
繩墨不改木無衣綈錦土無被朱紫上棟下宇右平
左碱煥然一新修廊廣廡膠葛崢嶸春秋口口禮儀
卒備可以陳簋簋可以列豆籩可以鏘環佩可以奏
磬莞升降周旋無適不宜則公之勤誠志嚮於此可
見矣嗚呼美哉魯之諸生瞻載色載笑之容口口口
口口之教咸願頌公之德刊諸堅石以傳永久少効
瓊瑤之報俾先之叙其事而為其文自顧淺陋何足

以發揚公之懿謹紀其實而為之辭以遂邦人之願
焉其辭曰

皇流共貫車書混同洙泗教揚八遐遂通宣尼道行
天下為公光于四方昭明有融我公願學昌時先覺
賢冠斗南名重燕口臨鎮魯邦澤潤優渥樂善不倦
爰苦孔卓既修泮宮魯侯之功薄采其芹田也屢空
閭閻秋口舞雩之風春誦夏絃教思無窮作廟奕奕
尊崇聖德報本反始其儀不忒匪刻匪雕既華既飾
廟貌斯口魯侯之力以享以祀神之聽之工師告成

頌美於斯其頌維何金石可勒光施前人垂之罔極
山左金石志

天寧萬壽禪寺碑

皇統四年

仲汝尚

瑯琊之佛祠在郡治者凡六區其五為毘尼其一為
禪那今普照是也當子城之西南有古臺巋然出於
城隅臺之西復有廢池流潦瀦焉耆舊相傳臺曰曬
書池曰澤筆其地蓋東晉右軍王羲之逸少故宅也
昔晉祚中缺元帝渡江臨沂諸王去亂南遷乃捨宅
為梵宮世祀綿邈真偽莫考往歲嘗得斷碑於土中

將

字雖漫滅尚髣髴可讀按招提復興之代實自後魏
至有唐孝明皇帝即位之九年始賜額曰開元宋真
宗初輔臣建言請詔天下每郡擇律寺一更為禪林
遇皇上誕彌之月為祈延景命之地制從之郡以開
元應選自是改稱天寧萬壽禪寺逮廢齊居攝專用
苛政理國知衆不附尤狹中多忌凡浮屠老子之居
曩日所嚴奉以祈福者一切廢革遂易天寧之號榜
以普照開元遺址因古臺為基下偈闕闕棟宇褊迫
在我法中所當有者皆廢缺未備不稱寶坊之制歲

名
在丁巳妙濟禪師覺海始來住持入院之四年乃議
改作衆懼難成姑欲因陋經始之初異論蠶起拱手
旁觀待其自敗師志先定屹如山立終不可搖時奉
國將軍渤海高公召和式適守是邦與師昔於過去
劫在無量佛所曾植宿因至是機緣會遇針芥相投
公命首墮雉堞以達蔽阻又架石為梁跨望月湖南
臨廣路於指顧間已盡闢湫隘為空曠之境矣復召
百工授以成規自當陽聖位次及方丈下逮僮隸所
偃息皆標立區所期盡新之益出已資力徃給經費

情

且示苦忍降伏偷情畚鍤斤斧所嚮輒以身先於是
郡人感其誠無不風靡遠方檀施亦破慳釋情助作
大緣幢幢往來相踵於路以故費用饒益魔失其便
寒暑未幾悉滿初願師又於大雄殿之北創立廣廈
聚竺地所傳調御所說五千四十八卷之經為大轉
輪藏發機於地樓匱於輪鏤海岸旃檀諸香象須彌
山及阿耨池八方龍鬼出於水際各持金革現護法
相諸天寶宮彌覆其上一一天宮有諸寶欄楯一一
欄楯有諸寶天女執妙音樂歌舞讚佛復有無量化

身如來坐獅子座為百億天衆放光顯瑞說無言法
機輪一動聖凡出沒千變萬化金碧相錯耀人心目
如劫初時風激水沫湧為七珍蓮華藏世界不可說
宮殿以萬化成微妙奇巧工告訖事師擇九月辛未
集山東十八郡大長老洎傳戒宿德建龍華會七晝
夜以落其成幢蓋鐘鼓填溢衢市緇素萬人遐邇咸
會覩是勝相皆讚嘆隨喜請採石斷碑紀述希有傳
信無窮求文於中陶仲汝尚以記其事汝尚曰先佛
世尊示滅鶴樹千有餘歲至東漢二葉教流震旦訖

於梁氏始弘闡有為出世空術盡成名相我達摩初
 祖自天竺西來救其末流俾涅槃妙心巍巍堂堂猶
 星中月益光耀於家法自此天下之言禪者皆以明
 道說理為宗不泥教律惟師生于西蜀棄萬金之產
 來為沙門親近知識求無上道叅承咨決已得法要
 固當高提祖印直指人心乃建塔廟嚴像設同二乘
 小果希人天福報此禪流後學所以竊議致疑於師
 也然汝尚嘗聞師之言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
 門中不捨一法吾以如幻三昧遊戲世間雖化大千

盡為佛刹其中寶供最勝第一種種具足吾之妙用
 未始有作也昔貞際之住東院不聽大檀越動一草
 以廣其居是誠古佛用心然不可為叢林法吾懼末
 世比丘喜虛誕者競為大以欺佛遂有假如來衣竊
 信施食視法宇之成壞若行路之過逆旅曾不介意
 或問其故輒謬曰古之人固如是也以至上雨旁風
 覆壓是虞乃挈鉢囊遠巡告去有如諸方建化率由
 此輒則寶莊嚴道場往往鞠為茂草如來遺法其能
 久住世乎敢畏多言汝尚唯唯乃序寺之廢興緣起

金文最

世

碑刻石以告來者時皇統四年十月二十日記 沂州

府志

宜州廳峪道院復建藏經千人邑碑 皇統八年

徐卓

佛經者西域天竺之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釋迦牟尼之所說也太子當周莊王九年四月八日自母右脅而生及長舍太子位出家苦身學道精進六年以來覺悟一切種智故謂之佛佛在世垂化四十九年至於天龍神鬼無不聽法後至拘尸那城娑羅雙樹

間二月十五日入滅度其弟子迦葉與阿難等五百人共追撰述綴為經教行之西土千百餘年自漢已上中國未傳逮及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於殿廷以問朝臣而傅毅對曰此佛也帝遣中郎蔡愔秦景奉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愔之來也以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於洛雍門西以處之而後魏晉宋齊之間梁及陳周隋之際聖賢繼至經論日滋寔興于姚秦羅什大備于李唐元奘由是空門興教與儒道爭衡下至

舊

五代降及宋遼歷夷險而其教彌光經隆替而斯道愈振凡所貯藏有五千四十八卷故名曰藏經廳峪者乃遼時耶律詳家一作詳穩今改正家之塚所也其家世積善遂卜勝地以建佛宮置以藏經其來也久雖貯于此未見宏揚先是忠顯校尉顏壽因此地之是歷觀斯經之不宣乃約土人共齋物用請名僧數十人長穿開讀至于皇統六年十月七日無何為火災所焚其餘屋舍掃地皆盡大凡事久則絕絕則有時而繼物久則滅滅則有時而興然則繼絕興滅非其人

安能為之哉郡人馬祐者乃逸士也遯世高蹈卜居相隣自觀煨燼之餘基誓發繼興之大願遂與舊邑人顏壽等親為倡率轉相糾合乃得千人立為一社眾推馬祐為邑長以顏壽等為提點募錢易經鳩工構藏隨其卷帖貯以櫃匣其餘佛屋僧廊次第建立庶幾法無凝滯人獲頂傳上以報皇國之恩下以資吾邦之福且走一介求記于余余亦里人也既聞其事喜不知極以筆書之俾勒諸石熱河志

增修金堆院碑

皇統九年

張邦彥

欽定

欽定上卷
一格

口口口口之口百有餘里縣曰福山阜昌時所置
舊為鎮曰兩水兩水源所從出東西相望湛遠因地
就下並流於縣之東北距縣數里土人目之曰東西
河涉西河並涯而南十五里而近得山曰金堆凡河
濱之山類產鉛錫則其巔必童焉無復佳木獨茲山
松櫪翠茂蒼然為諸峯最形勢雖不甚高而平瞰西
南諸山襍織遠近疊見錯出環峙騰赴若皆出其下
者秋水時至澗壑奔會彌望數十里驚湍駛浪霆擊
雷轉怒啣乎金堆之趾氣衰力屈然後循麓而北去

薄

與所謂東河者合而入於海大略如蜀江之奔峽必
喧吼震乎灑瀕之下也海山浮動天境勝絕自五代
顯德時有僧結廬於此古刻略載其事而失僧之主
名甲乙授受殆且百年蝸負蠖屈其跡不顯後有僧
行容者以十方之請主之稍治堂殿十餘楹自慶歷
迄於今蓋又百年矣穿蠹敬腐風雨不支其徒拱手
熟視曾莫之或恤也天眷庚申登之戒壇僧曰智隱
始來居之隱謹于戒律毫髮口敢叛其教以故山之
父老頗信而歸之用能得其助易弊扶傾歲餘則苟

海

完乃鑿山腹大闢其舊址築堂曰華嚴以口口事赴者方口口矣未幾而隱化其弟子曰義濱實嗣承之克肖其師之勤而加敏焉於是修廊巨厦重門複閣煥然相望輪奐一新若有鬼神陰相其役道俗之人嘗去之暮月而復至者若不愕立駭視意其為化城佛土且疑夫璇題貝闕一旦涌出於海龍之宮也而其聯清儲邃窈窕靖深幽花奇石左顧右觸扶疎蒼蒨大抵如畫圖羅漢大士所居數年之間聲聞四遠凡宦遊旅至於東方者以不一到為平日之恨又往

詳

往繪之屏素而去以歸詫其鄉閭嗚呼是誠竒特未始有也余以皇統甲子到官公事之隙時至其所因熟海之為人持律嚴甚未嘗見其怠而又果於事功意所欲為持之以決而濟之以勇雖寒暑風雨胼胝暴露莫顧也用是以能有成後數年余以疾請間而遂寓於此凡海之經營鳩勦至於一切大備實盡請其本末故海以記文見屬且質於余曰吾營造之功勤矣有功於吾教者不為少矣然吾竊有所病焉夫佛祖之法以空虛寂滅為宗安樂戀著為戒衲衣乞

鼓

食巖棲木槁坐進此道無所擇也後世末學乃始飾其廬美其服甘其食範金聚土像設於其前鳴魚擊鼓講說於其後齊民下士怵之以禍福因以發其遷善遠罪之心權也顧獨無大善知識議吾之後乎余曰是不然夫道一而已矣有本斯有末有原斯有流磬筦不陳曷以知樂之和玉帛不將曷以知禮之節言語文章不載諸簡編學校庠序不設於邦國曷以明聖人之教也吾儒固爾師亦何病雖然兩水之為縣也垂二十年權輿之人因陋就簡迄今無所謂縣

廢

張

學者春秋釋奠寄之解驛而已縣有廢僧舍毀之則重勞而可惜余欲因其故治之以為夫子廟堂而稍增其齋廡然縣所不得專嘗以是三請于郡而不獲命則喟然歎曰先聖通祀于天下豈必待一福山之廟而尊師重道者顧豈少一汾晉野人也哉卒不遂所請而止今師不持一錢捐軀奮議主法教法於空山荆棘間乃克有就如此余之愧於師也厚矣夫復何云皇統九年四月旦日前縣令臨汾張邦彥記

左金石志

左金石志

重修微子廟碑 天德二年

楊漢卿

上黨北五十里地曰微子自前古立祠於此山下有
 故墟曰宋城世傳商微子昔居焉考之於傳微畿內
 國也以元子分封故遂為號至成王封之於宋以奉
 殷後此去紂都不數百里豈其始封之地耶舊祠以
 箕子比干配享端冕南向即微子也被髮如奴坐於
 左即箕子也元冠曰王子坐於右即比干也當紂之
 時賢臣失位或負祭器而歸周或佯狂而為奴或極
 諫而剖心雖制行不一殊途而同歸故孔子稱曰殷

有三仁焉成周繼興誅暴進賢彼去位而亡者乃作
 賓於王家以狂而拘囚者得肆志於洪範至使死骨
 不朽即其墓而封焉以成王周公之聖猶尊崇之如
 此其以仁人之功烈不特著於當時其德可加於後
 世是宜為百世祀也然箕子既釋囚而受封後世廟
 貌不改厥初豈非全其真以彰明德哉歲久殿宇墜
 侈好事者易其地而新之謂箕子被髮此僧也謂比
 干王子也名為太子皆置之別坐從而祀之咸失其
 真嗚呼仁者見棄於當時後世幸能不沒其實反矯

兒

誣如此名實相違何瀆神之甚也歲時獻享固將重
之豈答神之意耶余家世卜居於此少與羣兒遊戲
廟側仰瞻神像古制宛然比余隨仕秦封還謁祠下
然丹青炳煥規制錯譌罔或如古詢之故老則曰神
之舊像皆所目覩一為俗譌莫之能革於是慨然頗
思改易昔人謂前哲令德之人可以啟後故在祀典
若三子者自殷迄今歷數千載崇祀不絕雖先賢之
德不可忘抑聖王之制存之於今與惜其譌錯怪誕
使聖賢之跡寂然無聞乃語諸長者曰吾邑之奉祀

以王子為師去胡僧而奉
箕子于以奉祀

人樂其情皆愛善崇德
所產樂之俗

祠

三人也久矣豈可一日見誣於冥冥之中蓋革去俗
譌導其古制尊微子以箕子比干奉祀昭哲人之令
德毋貶神羞不亦宜乎眾皆曰然時方多事莫違改
易遂書厥由於廟壁後二十餘年余歸自河東父老
來告曰子嘗欲正三心之祀方今時和歲豐民安樂
業使神享其祀人受其福此其時矣遂與眾祀神而
卜之吉乃遷其祀宇正其服位以復明靈之居仍題
其祀曰三仁俾後人不周於流俗咸仰奠德而致肅
云工始于七月之庚子落成於初月之丙子鄉人請

三子人

以舊題刻石廟左遂為書之

天德三年九月九日刻拓本

濰州志

滕縣神農黃帝祠堂碑

朱昂

天地以大德而生群有聖人以長世而育眾庶天地之所以為好生聖人之所以好育自古義軒農項之君堯舜禹湯之主之治天下也莫不法參天地道合陰陽天地泰則百物口陰陽調則乾坤定使民處其靜不處其動處其安不處其危愛之如赤子使民仰之若慈親宇宙歸心寰海從化以致太平之功然則聖人之所治其道各以其德不一今之所以論之者

邠

燥

特以神農黃帝言之當是時也六合既寧八口口治雖之若此猶慮生民不善口生口為惑亂為聲色勞役之所傷邪寒暑酷之所損不順天道違逆陰陽致使六脈不調百邪俱入五藏為百疾之所縈六府為萬病之所苦若不垂教後世無方則將何以救之如斯則生民口禍患不免喪生而已矣故著醫術普澤天下施及萬古蓋醫術之道大矣哉祖于神農宗于軒岐相五土之所宜八方之所出名山洞穴海濱河源金石草木蟲魚鳥獸之類所產所稟溫平寒燥之

卷之八

九

言

治

性揆別有毒無毒可主可燎之別炮炙之方制度之法以痊危疾儻非神農氏帝之聖智神慧天人之資孰能辨而知之謂非醫道祖于神農此其義也乃至軒岐之世帝之問道天師答之難素之書內經之文自茲而始義奧理深淵洪道廣濟世之功垂教之德彰明崇矣迄於後世傳付雷公則而行之精思神慮醫道之要深得其妙乃至拯枯骸以完肌救顛危以復活加之獲八方炮炙之論所治所救之功其數莫可能紀口計億萬行動圓穹世傳致感昊天帝釋開

其功行鶴飛丹詔白日超昇名記仙籍傳之萬古謂如桑公醫術之善與雷公比肩亦俱得神農軒岐難素內經之書樞要奧妙元微洞達天機之旨扶危拔困動救沉疴與秋夫先生李洞元先生醫術神異悉能返死作生回骸起骨兼之戢毒斬邪除妖治鬼所著方書迥出古人之道加之善岐婆之妙論說五藏六府動息之理呼吸循環晨昏之義深通氣運之推移尤達陰陽之逆理以為攝生之論近世皆宗爵者扁鵲神應王也其醫神異之殊闢闢之來世之口所

開

罕有不特識膏肓之疾深能辨未萌之病以至割腹
開腸易心換胃洗滌藏府去除邪穢使之如故後世
可以繼而行之者華公先生也人或有病則剗破腹
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之間則斷截湔濯除蕩病根
而愈又能為五禽道引之戲延壽孫真人之著千金
方韋藥王之戴玉壺藥拯救生靈其功彌大世傳為
以得道謂如陶隱居之詳注本草王叔和之著述脉
訣用為醫鑑旨趣明白張長沙傷寒之論醫術骨髓
乃盡聖人望聞問切之道口口口巧之理又有龍樹

之科眼目之論皆濟世有功於民可以祠而神矣僕
之所以行於文者無他方士韓公名備字安道乃名
醫也卜居林泉與煙霞雲山為之友矣四方求醫者
如織所得不以賄利為之心歟所積財物宿銘發誠
欲建醫祖祠堂醫乃掌命司祠之當矣二十年間祠
堂修置三楹壯麗雄大丹雘彩繪方畢尚闕神像擬
命工塑其神像又恐浸久塑像粧嚴華耀暗惡不為
堅固擬命工將鐵以鑄之又慮盜竊顧而取以毀之
亦非堅固乃與里人王革字仲孚議之盡其思慮命

藍容

軀

工於北山之陽層巒疊岫蒼崑翠谷之中取雲龕峭
岌碧益之石令匠者曲盡其巧鑄鑿磨礱雕琢穿刻
以為神像凡數十尊崇谷巖肅威儀儼然望之若動
使閭里之人日嚴香火不獨為奉神崇福之所使鄉
人知醫祖之所從來其道大也如此不特不忘其本
使知醫行之所以至難用之所以至重固知人身方
足圓頂戴天履地形軀稟自造化之所難得可從聖
人之化保嗇性命深知頤養攝生之為大矣將議以
立石未涯之間韓公忽爾告殂化年八十有二臨終

遺言於口口耆舊令緒男許用馳騎命僕於僧普則
古刹祠之所在口石作記命工刊之以傳永久為之
不朽恐其歲遠祠堂凋弊鄉中好事賢者知韓公建
立之難立復為完葺崇奉無致頽壞乃一鄉之美事
者云時貞元二年歲次甲戌三月戊辰日 石刻拓本



原件短缺

卷 60

金文最卷五十四終

六十一

金文最卷五十五

碑

修德觀問道碑 貞元三年

劉文饒

南華真經云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故往見之
又云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七聖
皆迷遇牧馬童子問途焉按圖考之密縣東南有大
隗山大隗之西有具茨山又南有襄城遇牧馬童子
其在斯乎大隗東北有廣成廣成隱居之地大隗亦
謂之崆峒見廣成子其在斯乎襄城西北有古觀廢

見

基謂之鷓崖觀蓋遇牧馬童子之處也廣成西有修德觀蓋廣成子之處也而俗言唐季移鷓崖觀于此者其言無據鄭古有熊之國黃帝所都其見廣成子宜其往返不一莊氏之云隨其所遇而言之或謂黃帝都涿鹿西至崆峒而史遷謂其遷徙往來無常處謂此也然世之言莊子者皆曰寓言觀此豈虛言哉黃帝當神農氏衰諸侯相侵暴虐百姓黃帝修德治兵教熊羆貔貅虎與炎帝戰于阪泉與蚩尤戰于涿鹿不順者從而征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舉風后

下

力牧以為相勞動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然後萬國和雖云景雲之應土德之瑞其分於道亦已遠矣是以廣成子於其問欲養民人以遂羣生乃告以自爾治天子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翦翦者奚足與語至道及其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問治身可以長久然後慶然稱善告以無勞女形無搖女精可以長生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吾形未嘗衰眾人皆死而我獨存黃帝於是且戰且學仙迎日推策三

百八十年接萬靈於明庭采首山之銅鑄鼎荆山鼎
成而龍下迎黃帝跨之仙登於天從之昇者七十餘
人嗚呼無廣成之問其殆矣乎修德觀在崇崖絕壁
之上前瞰大隗東望廣成黃帝之跡皎然在目廣成
之言歷然在耳苟即其至道而有得者修之既修之
又修之而下已德之同乎初則廣成子之獨存黃帝
之仙登將神遇而形接然後知莊氏之言豈皆寓言
而為誇誕者耶觀有道衆七人棲形巖谷樂志林泉
修養之外奉事上真力勤意篤玉皇三境殿宇肅清

不

念問道之跡不彰人徒以為鵬崖之觀移而置之殊
不知事跡不同觀亦異焉由是慨然發憤即堂立黃
帝問道之像繪遇牧馬童子與昇仙之像於其壁使
人知其所由與像成求予為記予既為之辨又告以
黃帝見廣成子問答之意與黃帝所登仙之道使知
莊氏之言不虛人皆可以長生云爾河南通志

卷一

此石之書不遺入皆可也其書之書
黃帝具錄在于陶谷之書與黃帝
入味其也古與對也其書之書
帝問也其書之書其書之書
不與書也其書之書其書之書
其書之書其書之書其書之書
其書之書其書之書其書之書

受

威縣建廟學碑

正隆元年

傅慎微

民亟五常之性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
氣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謂之俗風本乎天地
所稟然可以移俗繫乎君上所為然可以易孔子所
謂移風易俗云者由上之人觀民設教示之以好惡
一之以中和使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然後道德
一而風俗同教化行而習俗美矣故治者君也求所
以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濟之民者守令也凡為守
令者民事有大小政令有先後莫大于化民莫先于

興學是以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天子
有太學士脩于家而后升于鄉脩于鄉而后升于國
脩于國而后達于天子凡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
于學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
之術苟不可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故其陶冶
之效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賢才不可勝用堯舜禹湯
文武成王周公之際是也故其衆職脩萬務舉尊至
于論道經邦之臣卑至于府史胥徒之屬莫不得其
人雖微賤免置之武夫莫不好德可以為干城況在

位者乎良由教養有方知民事之大小政令之先后
而已孔子曰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後進于禮樂君子
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所謂先進者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之時仕進者也所謂後進者孔子之時仕
進者也先進之於禮樂井田野人之教之後進之於
禮樂止教好善君子而已教野人者以君臣父子夫
婦昆弟朋友之道自天子至于庶人自朝廷至于四
海莫不以教而化之使其循于五教而不失其中是
能盡人之性而后盡物之性者也雖四海之野人莫

不被聖人禮樂之化故堯舜之世比屋可封成康之時刑措不用是其效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踵武諸聖而教天下之野人使各盡其性顧以布衣養士而標于四科者有十哲焉著名高弟者有七十二賢焉通籍門下者有三千之徒焉逮項籍之誅漢高引兵圍魯諸儒弦誦之聲不絕其時去聖已二百年其俗猶尊信其道而不易其守使吾夫子居周公之位則化天下之野人為東周何疑哉至于列國之時吳有季札楚有子文晉有叔向齊有晏嬰鄭有子產

衛有蘧伯玉而已豈非後進之禮樂止及于好善之君子歟由是觀之後世鄉里之學廢如後漢明章唐貞觀開元之興學止于聚天下之士而烏合於京師炫耀一時而已非有教養成就于成孔子之實也洪惟聖上學本生知聖由天縱內焉聰明惟天時憲外焉制作與古若稽鼎新不世之規模鼓動斯民之視聽置國子監于中都設祭酒博士司業之員以作新人材又命天下州縣許破係省錢修蓋文宣王廟舊有膳學田產緣兵火沒官者許給還之其于本行禮

鼓

上圖

教崇儒重道之風洋洋乎四表矣然尚罕聞有賢守
令推土德意敷五教而化及野人者也按晉經宗城
為臨洺之大邑桑麻萬戶雞犬之聲相傳舊有文宣
王廟歲久不葺屋宇傾圮上漏旁穿又僻在一隅不
當文明之地自撫定之后未有一士發策決科而登
第者正隆元年文林郎歸化高元來為縣簿歎學校
之不脩非所以仰副聖君崇儒重道化民成俗之意
與同事趙居道勸誘進士魏選等諸漕司請邑東南
隅故郵驛肇建新學去卑陋黯闇之區就高爽文明

之地為正殿大門東西序講堂等舍屋二十餘間塑
繪先聖先賢十哲六十四賢二十四大儒莫不中禮
如太學春秋釋奠朔旦釋采籩豆簠簋壘洗爵尊薦
獻之器又皆中式如太常初議為學用不足則邑中
業儒者魏選等十餘人共成之故役而不怨費而不
勤君子可以觀政焉使圓冠方屨而至者漸之以仁
摩之以義席之以道德性命終之以禮樂政刑藏焉
修焉息焉游焉解衣逍遙淹貫經史涵泳聖澤作為
文章變其舊俗將見歲貢士與畿赤等魁天下與臨

圓

金文景
洛偕矣一日託大常少卿盧永之朝請見屬為學記
余嘉高君之不務苟簡于一時而有贊助邦家化民
成俗之志使邑人昔之瘠于義者今則腴于道昔之
遺其寔者今焉咀其華是可書也於是勉為書之碑
威縣志

直接下篇不同不
再注

京兆府重修府學碑

正隆二年

李 桌

三代之治莫隆于周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
天子後世追仰風猷常嘆其不及者何耶非世態淳
於前而澆於後也非人物興於古而衰於今也蓋以
庠序學校之設成於當時者備涵濡長養之方盡於
其道也久故教化有所格器質有所就而賢人衆多
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豈以澆淳興衰有前後古
今之異哉晚周東駕王室衰微吾夫子患聖人之道
熄刪詩書定禮樂讚易道述春秋皇皇然轍環天下

歷聘諸國以微言大義垂世立教授三千之徒於洙泗之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斬帝王之道坦明於時俾民受其賜於萬世之後嗚呼其念天下後世之重如此至于嘆鳳鳥之不至泣麟出之非時豈獨為一身而已哉暨乎夢奠兩楹異端並起繼以秦焚漢濫得燬燼之餘者不絕如綫當是時也微吾夫子之道其誰與歸斯所以明君哲后有意帝王之治者莫不詔郡縣立學春秋享先聖先師于廟焉京兆舊學在府城之坤維地非亢爽前宋崇寧二年命郡縣建學

改作大字正寫

以賓興賢能府帥樞密直學士虞公榮承命詣學謂諸生曰魯修泮宮有思樂泮水薄采其芹之頌是知泮水以育人材也今府城之東南隅水易就下地且文明欲改卜其處可乎諸生怡然曰諾乃範湖州規模經營建立廟學之成總五百楹宏模廓度冠偉一時水潤木陰清冷懋鬱儒衣冠而入者日不啻千人弦誦之聲洞澈霄漢厥後學古入官真名于桂籍登書于天府者未斬一二數也自羅兵革殘毀幾盡貞元乙亥歲河間韓公希甫亞尹京兆視事之三日謁

改作大字

奠于文宣王酌獻禮畢見諸生于學喟然嘆曰我國
家經文緯武進用賢能每三歲設科以經史取士鄉
升之府府升之朝而皇帝臨軒賦業見賢焉然後用
之誠夸越復古之制也謹按尚書省批送禮部節文
應有宣聖廟去處即便修整今此廟貌傾圮黌宇頽
弊何以仰副明天子作成之意遂即議於府尹完顏
公胡女遵奉朝廷之命鳩工計役拾墮瓦於廢基掄
堅材于壞屋新寢祠而重儼像葺脩廊而繪列賢師
儒講誦之有堂生負居處之有廬以至齋祭之室庖

改作大字

溥之所各有其序補苴罅漏剔穢治蕪期年而成韓
公又出已俸重修祭器俎豆之屬大率皆備乃延諸
生入學肄業仍與漕使李公同知張公副運周公暨
諸幕屬共議申勅朝廷養士著令具饌焉繼而府推
張公仲堪下車提領教綱力贊其務而又府判畢公
棣入幕之初首督斯舉能事於是畢矣學正來昌國
帥其徒請記于臬臬以鄙陋少文屢辭屢屬牢不可
讓且告之曰在昔宗周作都豐鎬人材萃出一本於
學故詩人謂文王曰於樂辟靡謂武王曰鎬京辟靡

改大字

改大字

以至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
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且京兆處宗周
之域被文武之化薰陶漸漬數千百載之後風聲氣
俗宜乎不改今諸公克承朝廷美意主張吾道重建
廟學豈非翼翼然思皇多士復生我國家如文王時
耶勒銘金石不足以歸美于上諸生當勉學夫子之
道處則孝於其親友於兄弟出則忠於其君施于有
政抱道懷德陞名仕版為當世之顯儒遠不添宗周
習俗之美仰不負吾皇樂育之誠俯不愧諸公主張

之德使諸公異時聞諸生行業於廟堂之上奚復有
慊於心歟大金正隆二年十一月十有五日京兆前

進士李鼎謹記

金石萃編

鼓

鼓

磁州武安縣鼓山常樂寺重修三世佛殿碑

胡礪

予舊聞吾鄉鼓山常樂寺多聖賢之遺跡為登臨之
奇觀方少年遊鄉校無意於山林之樂故終不果一
遊厥後遠去鄉閭二十年間以舊所聞想像其處未
嘗不形於夢寐也皇統三年冬會予為河北西路漕
司屬官以葬事得省松楸始決意一往未至十餘里
雪大作寺依山麓林間精舍已在望中而雪勢愈急
天意若將助我清興抵暮方至寺主僧宣秘大師師

鼓

鼓
鼓

彥迎予館於東軒靜對龕燈萬籟俱寂獨與師彥擁
爐夜語時聽雪打窓想来日之勝遊通夕不寐遲明
開戶深已盈尺陰雲蔽空山色晦昧無所觀覽逮至
辰已間雪意殊未已因別師彥以歸所謂聖賢之遺
跡登臨之竒觀竟無見焉師彥於本寺方事興修鳩
集材用明年春再見於鎮陽因為予備言鼓山之靈
異與常樂寺廢興之本末山勢崛起辟立千仞不與
他山相連其西則太行諸峯對峙其南則滄水出焉
上有二石如鼓形世傳鼓鳴則有兵起質諸傳記北

鼓
鼓

齊之末此鼓常鳴而齊為周所并隋文帝末年鼓又
自鳴而唐代隋以興故一名神鉦然則此山之鳴為
兵兆其來久矣又聞中有竹林寺五百羅漢所居隱
而不見按齊志云文宣天保末常使人往此寺取經
函使者辭以不知文宣曰卿取我駱駝來之則自至
矣使者入山果見一寺寺門有數僧相謂曰高洋駱
駝來也問使者曰爾天子使汝來何求曰帝命于寺
東廊從北第一房取經函及尺八黃帕等僧共取與
之後不復見至今山中居人時有聞其鐘聲及聞梵

音者然皆莫知其處是知此山為聖賢之居與夫清涼峨眉天台廬阜無以異也文宣常自鄴都詣晉陽往來山下故起離宮以備巡幸於此山腹見數百聖僧行道遂開三石室刻諸尊像因建此寺初名石窟後至天統間改智力宋嘉祐中復更為常樂口自兵興由茲山險固為盜賊淵藪以致焚毀十不存一二我國家應天順人式遏亂略無有遠邇率俾治安百姓樂生成思遷善且像教之設本欲化民况古聖賢棲隱之地興廢有時若不作而新之則日壞月隳舊

最

所存者亦將盡矣使數百年古道場終為瓦礫之墟一鄉之民懷敬信心者無所歸向興廢補弊久無其人師彥不才欲辦斯事予應之曰茲誠寂上因緣若非德行堅固懷不退轉志為鄉人所信重者不能成此師其勉之後予以左諫議大夫奉使江南迴道過鄉邑復見師彥於淦陽驛又為予言舊寺基因山高下大殿前楹去山門無二十六步往年僧眾以歲時作大佛事雖常病於狹隘而竟亦無如之何今因其廢壞退舊基一十四步築而廣之庭宇廓然咸仗眾

志自皇統八年九月乙亥訖天德二年六月甲寅殿
成高廣宏曠冠於一方又於其中塑三世佛像中尊
釋迦當見在賢聖劫彌勒居左當未來星宿劫迦葉
居右當過去莊嚴劫貞元二年正月癸亥始立塑像
時師彥未能畢其說以予困於傳遽之勞夜漏已深
與衆賓皆退揣其意若欲得予為之記而未暇言也
翌日以使事還朝正隆二年秋專遣人致書云所造
尊像去年九月丁卯亦以功畢因具道所以求為記
之意噫三世佛見於浮屠民之說者多矣故學佛之

徒以像示人然佛者見之稱非色非聲無形可擬非
名非數無相可觀非去非來不膠其用非久非近不
拘其時而三世三劫各有一佛名號過去未來又各
有百千萬億那由施佛焉知其未來者俱非過去而
過去者俱非見在者耶是理也予皆不能知之第以
師彥之志勇猛精進卒能成此勝緣使聖賢之居妙
盡莊嚴一鄉之民有所歸向其功德不可勝道因併
書其嘗語予者誌歲月云爾正隆三年二月八日記

石刻拓本

不必空

不必空

備

之靈口口口口建口間兵火連縣寇盜口起而祀
 宇口口致於口絕口——神靈在焉阜昌間巨寇類
 臻口聚此山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東鎮口口
 學士紹祖以詩題其廟壁即日大破類臻口搖巢穴
 洗滌群寇其口口口口口口如是迨正隆戊寅九月乙
 丑沂山沂河張林者齊心澄慮款詣——靈祠感歎
 衰替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設駕瓦未備見之惻
 然遂率其鄉里親屬故舊共成勝緣約費錢五十萬
 經之營之至明年六月甲申口口口口告畢一日邑

不必空

鼠

不必空

不必空

不必空

人東海徐宜口與林口米踵門而告曰沂山——東
 鎮東安王廟口近方命工口瓦了畢口口口口口
 之昌焉若有鱗口口口為口風雨攸除烏鷲攸去口
 口口所安焉煩子口口記之口口人之勤口口誠義
 不當辭然非豐歲適丁斯民貧窶之時而能修飾——
 神祠儻非至誠口口口口——神祐加以口沂水
 臨朐二邑——縣僚仁愛慈惠為之寬役俾民無已
 苦惟口之憂安能口口口時正隆四年歲在己卯六
 月戊戌前太學生沂水劉口記 石刻拓本

月以古... 寺... 碑... 趙安時

幽

重修古賢寺彌勒碑 正隆四年 趙安時

太行之間山靈而水秀地幽而勢阻... 深邃中有平原傳記稱為古賢谷... 也傍有九仙臺齊雲峯參園洞... 地自北齊天保二年建置伽藍於此... 淨寺殿閣崢嶸廊廡岑寂前代高僧... 居之至唐太宗興崇釋教正觀三年... 以為常住逮宋太平興國三年賜名... 有彌勒殿歷歲滋多風雨摧剝久未...

貞

勒菩薩字阿逸多梵音曰彌勒譯為漢語乃慈氏也
梵音曰阿逸多譯為漢語曰無能勝也彌勒即今上
生兜率天宮將來下生閻浮提世以大慈大悲之心
行普惠普濟之德為未來一切衆生作大歸依成正
覺無上之道當來諸佛果能勝乎末代衆生欲生兜
率天宮者必先修諸六事一精進道德二威儀不缺
三掃塔塗地謂莊嚴修飾佛廟之類四香花供養五
行正三昧深入正受六讀誦經典當寺受業僧聞悟
夙有佛性聰明慧解游學遠方勤苦精進講說經論

貞

誘

修龍花菩薩之行閱舊殿之頽弊乃發虔心誓願重
修寺住惠圓總統共成緣事自皇朝正元三年冬聞
悟乃躬率先結龍花邑衆三十餘人隨分助其物力
又除自己淨財外各人分頭教化自近及遠多方求
訪人無難色喜捨不吝並標材飛椽瓦木所向雖以
大車遠載山路艱險人物毫無損傷此皆菩薩之靈
也自正隆元年季冬拆造至次年中秋畢丹青繪飾
莊嚴華麗又刻殿牌以標表之使瞻仰彌勒之名者
咸生嚮慕之誠其一切用費約千餘緡多辦龍花邑

衆并助緣者良由悟師率倡誘化人人樂修崇殿宇
精勤六事異日想俱往生梵率陀天奉覲彌勒當來
下生成彌勒佛時亦得隨從於龍花樹下之會說法
受無上之記即知彌勒之功非淺淺也正隆四年四
月謹記陵川縣志

重修真澤二仙祠碑

趙安時

竊聞一氣既判三境攸分上曰玉清聖境下通無色
次曰上清真境下通色界三曰太清仙境下通欲界
太清神寶仙君說洞元十二部經教太清十二仙天
接引通方隨在顯化則仙聖之道其來尚矣厥後天
帝之女西王金母與九天元女上元夫人傳玉笈金
書凡十二事有云阿環受書以來凡傳六十八女子
則女仙之流亦已久矣皆因宿植德本行滿功成方
能飛昇金闕游宴玉京真澤二仙顯聖跡於上黨郡

之東南陵川縣之界北地號赤壤山名紫團洞出紫
氣團團如蓋故謂之紫團姓樂氏父諱山寶母楊氏
誕二女長同釋迦下降月日次同太子游門時數生
俱穎異不類凡庶靜默不言七歲方語出言有章動
合規矩方寸明了觸事警悟有識知其仙流道侶繼
母李氏酷虐害如單衣跣足冬使採茹泣血浸土化
生苦苣共得一筐母猶發怒熱令拾麥外氏弗與遺
穗無得畏母捶楚踏地凌兢仰天號訴忽感黃雲二
娘騰舉次降黃龍大娘乘去俱換仙服絳衣金縷繪

頁
以鸞鳳寶冠繡履又聞仙樂響空天香馥路超凌三
界直朝帝所大娘仙時年方笄副二娘同昇少三歲
許正元元年六月十五田野見之驚嘆瞻顧遠近聞
之駭異歎慕聲播三京名傳九府豈比夫為雲巫山
凌波洛浦兩妃企舜於湘川二女解佩於交甫雖姮
娥月奔弄玉鳳蕭皆不足以儷遊蹤而躡高步也遂
於南山共建廟宇迄今洞口留其手痕村傍老其鑱
樹琵琶泓之聖字了了可覩自後赫靈顯聖興雲致
雨凡有感求應而不拒亢旱者祈之遙見山頂雲起

甘霖立沛疾病者禱之立覩紙上藥雲沉疴必愈求
男者生智慧之男求女者得端正之女苟至誠以懇
祝必隨心而俾予至宋崇寧間曾顯靈於邊戍西夏
弗靖久屯軍旅闕於糧食轉輸艱阻忽二女人鬻飯
救度錢無多寡皆令饜飫飯甕雖小不竭所取軍將
欣躍二仙遭遇驗實帥司經畧奏舉於時取旨絲綸
褒譽遂加封冲惠冲淑真人廟號真澤歲時官為奉
祀勒功豐碑至今猶存正所謂載在祀典有功於國
與民者也先是百年前陵川縣嶺西庄張志母親秦

氏因浣衣於東南澗見二女人服純紅衣鳳冠儼然
至澗南弗見夜見夢曰汝前所覩紅衣者乃我姊妹
二仙也汝家立廟於澗南春秋享祀不怠自爾家道日
興良田至數十頃積穀至數千斛聚錢至數百萬子
孫眷屬至百餘口則神之報應信不誣矣逮至本朝
皇統二年四月因縣境亢旱官民躬詣本廟迎神來
邑中祈雨未及浹旬甘雨霽霽百穀復生及送神登
途大風飄幡屢進不前莫有喻其意者乃託女巫而

幽

言曰我本廟因紅巾踐毀人烟蕭條荒蕪不堪今觀
縣嶺西靈山之陰鬱秀幽寂乃福地也邑衆可廣我
舊廟而居之靈山東北高自龍門尖西南橫抵栖鳳
掌岡巒坡陀小頓大起屈曲奔騰有龍蟠鳳翥之勢
因栽松數百株今迸小松百千株矣其廟之東溪石
壁有甘泉飛流激玉濺珠琅琅然若鳴琴環佩之聲
宋秘書學士張文潛曾作文以記之名曰響泉其山
靈水秀草木翦勃真神仙所居之勝境也張志子權
與子姪舉愿等敬奉神意又不忘祖父之肯堂乃率

諭鄉縣增修濶之廟未及成而權化權之子舉與姪
愿等從而肯構之先捨資財次率化於鄉村及鄰邑
於時神赫厥靈處處明語近者施其材木遠者施其
金帛有願施功力者無有遠近咸雲奔而霧集不數
年而廟大成重建正大殿三間挾殿六間前大殿三
間兩重簷梳洗樓二座三滴水三間九間五道安樂
殿各一座行廊前後共二十餘間舉之堂兄閭獨辦
後殿塑像堂弟椿等重翻瓦前殿其諸廊廡各有塑
畫像其樓殿崢嶸丹青晃日遠近來觀者咸歎其雄

壯偉麗左右神廟無有出其右者其檀越增修之意猶未已將見廟宇增加永千祀弗墜矣舉等屢求作文以記其實僕以奔走仕途不暇搜訪遺跡至天德四年因任太常職事於寺扁檢討舊書偶見仙墨碑乃唐乾寧年進士張瑜所撰其畧云羅神之曲紅裳繡履係是本身方信昔年張權祖母所見服純紅衣者乃真容也其碑文又云歲儉求之即豐時早禱之即雨違之者災禍交至順之者恩福俱興益知神之靈應福善禍淫昭然有驗矣其末又載既仙之後葬

父母之五瑞惜乎先傳道史遺逸而不載本廟古碑又多散亡其本因畧見於唐之墨碑故并序於後

川縣志

金文最卷五十五終

金文最卷五十六

碑

英濟侯感應碑 大定二年

史純

汾水之濱有祠曰英濟俗呼為烈石神蓋里俗傳之
訛取山石分列水中從出而名焉其實非也考之圖籍
乃春秋時趙簡子臣姓竇名犢字鳴犢與舜華齊名
生而烈直志比秋霜死也英靈能興雲雨里人故立
祠焉廟無碑記年代悠遠靈異之迹難得而考詳廟
之右有數泉出於蒼崖石脚間旱焉不乾水焉不溢

金文最

湛然澄澈可鑑毫毛深疑神物窟宅隱伏於中距數步則湍流奔湧滔滔然勢不可遏惜乎地多沙漬逼於河汾不然則鑿渠改流灌溉民田濟物之功不在汾陰昭濟之下矣或說若時亢旱則吏民祈禱無不感應加以隣道之人亢陽愆歲則不遠千里扶老携幼奉香火脩禮儀俯伏祠下恭虔請水起之時到之日無不雨足是故一境之內隣道之民莫不仰賴舊廟臨汾流而靠諸泉宋元豐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汾水漲溢遂易今廟邦人祈求屢獲感應守臣敷奏頌

賜廟額曰英濟侯迄今載在祀典而廟食焉英濟之名蓋取生而英靈死而濟物故也里諺云歲無怪風劇雨民不殃癘穀果完實皆神力也按孔子家語孔子至河間喟然嘆曰洋洋乎某之不濟此命也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犇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然後從政及其得志也而殺之刳胎殺夭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蛟龍不至其淵覆巢破卵鳳凰不翔其邑君子諱傷其類也遂還轅作槃操以哀之孔子大聖尚當時而

賢之况後世乎今縣境有竇城距廟二十里通德鄉則神之故城舜華廟在交城明其二大夫皆河東人舉無疑矣大定二年僕被奉恩命叨領是邑承流宣化非所長也到任之初但仰稟大府約束遵奉教條而已入夏以來雨澤愆期下民皇皇幾不聊生土人祈禱寔頻而青天湛然烈日如焚驕陽馳騁旱氣轉甚左右曰子為邑長此有靈神何不祈禱而豈忍坐視生民之斃耶遂率吏民於五月二十日恭禱祠下焚香奠拜禮未畢而奔雲湧霧蔽蒼昊伏光景遍滿

山谷須臾雨澤滂霈比及還城三十里間如綫不絕抵暮猛若翻盆拂旦則天氣廓清雲收大野由是嘉穀奮興根葉潤澤引莖拔穗不失時宜萬姓熙熙歡聲洋溢於郊甸何其神也此蓋府尹相公賢明愛物感召和氣上動穹昊致此休祥一路霑惠僕何人哉預此盛事噫竇公賢大夫也生而德及於民歿則康濟於物宜乎億萬斯年廟食於此矣靈異之事若不刻之堅石恐歲月寔以寂滅而無聞僕業不在文故博採輿說顯應之跡實而錄之

山西通志

勅賜福勝院碑

李傑

昔當漢明帝永平之間感金僊之兆夢而竺乾之法
方入於國中國矣至有鎔金琢玉刻木扶土丹青繪
塑以成其像迺建楹宇以尊事之庶幾使民俗比
屋皆勸善景慕我如來之化獲利益之無盡從此歷
世以來未有不欽崇其過者滕之為郡地接鄒魯山
明水秀土廣民繁沃野千里去郡之西北有聚落日
雍傳村其地幽僻有梵刹一所古之所建也號曰寶
光塔院其舊住持僧曰道隆爰因兵革擾攘其元名

道

荒

額勅牒并經宋政和七年中奉旨存留文據悉遭遺
去唯碑石猶存粗可考口口口宏基頽圯殿宇荒涼
觀之者深可惜哉逮及本朝口口五載其本村耆老
王通者率眾詣郡保舉到有能聲僧普則住持爾後
院門口口口飾完弊補壞竭力營口煥然鼎新精懃
化導眾所嘆仰其院舊有寶塔貳座巍然插口口佛
數大聖殿法堂僧舍齋厨廊廡等共叁拾餘間迄茲
棟宇悉備聖像輝映皆僧普則住持之力匪小補哉
惟是名額勅牒文據前因遺失以此為歎然時丁大

每

定年我后登極普率被於膏澤布德音崇重佛教命
敷天之下煥然一新寺宇之名額使竺乾之法益興
於世迺千載一遇之秋也而僧普則惠然詣告請改
此院作福勝院斯為嘉名嗚呼刊之金石流芳千古
則為國赫脩之功何時已也而求余為記義不可辭
於是染翰而書之大定三年癸未仲冬戊子朔四日
隴西李傑記

石刻拓本

龍崗寺碑 大定三年

趙安上

摩騰入漢夢符明帝之靈僧會歸吳瑞應如來之跡

事蓋聞於西域化乃顯于東土由是釋教大揚精藍
肇建爰作歸依之地斯為清淨之門涼泉古寺其來
久矣尚有碑刻字跡宛然更大齊而蓮宮再立歷有
唐而石像新鑄干戈之後年代綿遠難以備載有故
鄉秦孝劫率衆而脩飾之至天會九年辛亥先祖父
趙鄉暨叔禮施為金田繼而我先人倡首並維那常
祐等十有二人鳩工哀旅協力同心伐木疎左右之
林運土塞往來之路乃命公翰設矩匠石揮斤不踰
於歲已即其功越甲寅乃落成適真主乃勅天下郡

承買

巖

邑無名寺院宮觀許令請買先人聞之忻然乃告於衆曰昔者予祖先嚴飾聖像雖歷有年數而為子孫者可不潤色以成其勝果哉方議不幸先人至於大故未湍斯願普懿悵恨不已發以誠心得故鄉錄翁常克之子常謹公糾衆善友共維那二十有八人衆議僉同皆鼓舞忻不以歲儉官輸為辭至癸未春會首檀越百餘人鳩錢三十萬致使官中加以移刑蓋亦慈悲上聖所感如此越二月丁丑經詣本郡軍資庫輸錢三十萬兼經藏堂承買得賜曰龍岩愚謂

爾

其鄉名雲川以雲從龍而變化不測又以里名義泉以龍得水而出入有時簷下曰崑斬上曰崖以石崑在宏堂之內而金容居石崑之中選斯名名當其實赫尔休聲配天地以彌遠昭然顯號同日月而不衰後倚靈池善溜濟民之水前瞻仙洞能為救旱之霖東有喬松勢訝飛龍西多怪石形疑伏虎林木陰生堂宇深邃西方世界不出其中矣安上以廢詩書亦姑紀其年月云爾時大金大定三年歲次癸未四月辛卯朔戊辰日立石

陵川縣志

朱阜亨

另作一行

單州成武縣南魯村廣嚴院碑 大定三年

竊以蓮敷四葉大聖方誕於迦維果證六年妙覺初
成於道樹隨機設教應物現形舒玉毫而口被大千
振金聲而言該百億匪則啟闢元門寔亦助興國化
肇自摩騰入漢鴻臚彰白馬之名僧會來吳建初號
佛陀之理自時厥後大教彌興僧尼塔寺遍于寰宇
歷古以來無不崇尚今成武縣南魯村廣嚴院者爰
自大唐鐫記天寶述因有信士小都緣大智虛謀橫
遭縲紲控告無已乃啟宏誓之誠仰憑三寶之力遂

邱

離

感加持果然脫厄特酬先願建造佛堂元芷平基葺
成藍宇次因黃水大漲流清崩隳再選高方擇斯瑛
塏若以夕而窺之則乍浮煙島旦而仰之則近去雲
霄東連甘露劉氏之塚助其翼西接伏波青堦之丘
補其羽前瞻宋岸之古河彎環為勢背枕夏氏之大
澤流派通津離窺賀廟巽指梁城玩青山之疊嶂遠
色分明觀運水之張汎微形幽鬱鎮村崗之大壓眾
埠之雄景勝一方真其佛地故有名僧累加脩建者
也幸遇吾皇撫垂政化道並唐虞福等金輪脩其文

邱

武顧河山之永遠奉於釋道保社稷之遐昌故於其
年秋八月頒降紫褐衣德號寺觀院明額并僧尼度
牒普于率土有大比丘明智法祖芒碭山均慶寺圓
通門下普應大師之資徒也今和尚諱貫年深名傳
歲久行秀羣師之表道肩古德之風衆仰其才乃命
住僧於時同門人僧道雲結化檀乃欲求賜額至冬
十二月初九日蒙降到廣嚴為額先有師弟三人明
彥明真明集皆以行論俱全戒臆精潔同門縷指盡
心協力并度到小師四人道雲道昇道進道圓冀繼

若

法嗣不絕者矣額雖已賜欲其永世未保其終乃選
堅石命工鐫刻伏望金田永固蘭惹常興作一方之
化誘為萬古之元風阜亨鄉閭未解儒苑散才既承
三顧之恭聊奉數言之記大定三年十一月初一日
鄉貢進士朱阜亨撰

石刻拓本

勅賜興國寺碑

癸卯年

西方有口聖人名之曰口佛脩萬行於塵沙作羣生
之父母粵惟後漢明帝感金人之夢迸白氎之像釋
教東興自此始矣逮於魏晉梁唐以來示生賢口之

不必

正空一格下直接

師大闡幽微之道是道也妙用無為隨機應物深戒
乎殺盜邪非惟務以慈悲喜捨雖至愚聞之猶可以
遷善遠罪有識者行之口未達真理亦有君子之行
矣於超登彼岸者不為少矣推其所以豈非輔治之
本歟欽惟我今上皇帝誕布政之中和務躋俗於仁
壽念大道以既隆究良規而益著於口即位口口
之明年首頒詔命以天下寺觀凡有所請明叙其由
特賜勅名以口口聖教革去從來之弊鼎新當代
之風凡建勝緣必因慶地茲禮教鄉白了村者在今

滕邑之古二十口里當南京西華之要途東南與古
滕雍邱兩城田畝相接民風淳厚其村之間有唐代
后妃公侯之遺跡或傳于故老或碑誌存口口口
休相口數里中帶清流灌溉田壤民得其所村之正
中口口寺廟甚有規法其寺口自唐開元二十一年
因有鑄鐵大聖口口聖像一堂當時耆艾增建佛舍
至正和間因存留為大聖口後于廢齊阜昌間有僧
圓義者俗姓藍氏本郡口村人也元受口於兗州龍
興寺文殊院本村口長龍口口請為住持當是之時

事口口創義公口節儉勤勞盡心化率口請到化主
僧善來俗姓尹氏口口口提掣挈憑賴一方信士
竭力脩完不踰一紀前後殿舍廊廡幾數十間頓為
就緒曩者本里大丞相清河公初口口之時與昆弟
游學於此公既而早登桂籍至未口擢典鎮口府每
有惠書慰撫鄉閭存問同舍恩隆斯院靡不周悉後
口口鈞衡尤加崇飾年及從心致政本鄉棠棣歡遊
不遺故舊思誦詩讀書之日幸握瑜懷瑾而歸詩賜
義公誌之貞口聲猷永播公之口口口時瞻敬及於

俱改大字正寫

本朝皇統間義公剃度徒衆以惠為上字高弟曰燈
次曰口次曰清次曰寂次曰照次曰通次曰仙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公共度者十人皆聰慧
進脩各勤所執義公自口年高性倦深思養道以院
事悉付上足燈公燈亦無口口懼未口口口時悉
力輝煥義公享年六十有二超然逝化世世敬之為
口師也燈公者俗姓陳氏本貫本郡西五十餘里禾
口庄口口口口文諱口口諱口鄉曲傳聞皆有豪傑
之志公幼蘊才能性非俗識口而遭遇恩詔以為佛

村

俱改大字正寫

鐵

門得志之時遂與本村耆艾俊彥輩會議糾化四方
 賢者以舊大聖院根因恭請到勅賜興國寺大額及
 有本軍上顏村寶封峯院口惠方居之古滕城村福
 祥院者惠寂居之鄒縣界北王村清涼院者惠口居
 之偉哉事之興也盖有由矣凡源深流長本固枝茂
 口非虛言耳此寺之初建於大村因有鑄鐵聖像已
 萌不朽之兆大丞相口口之口口可光華千古義公
 之同心同力化緣稍就院門所度徒弟悉非常輩或
 住持支院或進德脩業茲者執事燈公提綱振領勤

初

陵

陵
與

於道行口口善士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前後口口口
 口口口恭承勅命聖恩口大慶流永久凡所口心俱
 獲利益口口薄材口仰斯勝事謹應所命為文比頌
 良口口口用紀歲月以示將來云爾時大定五年歲
 次乙酉仲夏望日誌石刻拓本

初脩泉池碑

李綸

昔陶唐之治天下以天下為心而不以位為樂志在
 歐民仁壽之域使無天昏暴陵之災而後已迨夫中
 遭水害浩浩乎懷山襄陵民失攸居興魚鼈雜處故

正文最

常疇咨四岳命禹治之卒致九澤既陂九河既道使
四海脫昏墊之患復寧居業古所謂不遇災變不彰
聖德豈謂是歟故後世莫不嚴廟貌精享祀以報之
若夫功業之大書傳備焉間有野老口傳遺跡不見
於載籍者多矣河內郡之西北有大雄山山之陽數
里有唐帝古寺廟貌宏偉數泉出於祠下南底于沁
上下數十里灌溉田園植竹種稻獲利益多至有浣
衣濯足汗穢其中遂壅而不流村人李整等率衆命
工以為之池甃以磚石環之竹木既以崇煥廟貌又

使數村之人復享其利不其偉歟樂成之日求僕為
記僕竊喜村人之心復嘉水利之無窮故略舉陶
唐氏之功德而告之維大金國大定五年歲次乙酉
五月甲戌日 石刻拓本

興中府尹銀青改建三學寺及供給道糧千人

邑碑大定七年

韓長嗣

夫物不常興有時而廢物不常廢有時而興凡興廢
之際係善人不善人之為也如不善人有為之時當
興猶廢如善人有為之時雖廢猶興茲乃必然之理

也三學寺都提點崇業大師三學見經主淨慧大德
吏案孔目官係公同來造予門而言曰大尹銀青改
建三學寺糾千人邑供給道糧請子銘之其可許乎
予曰物興係人信不誣矣然愧菲才奈居治下豈敢
無諾三公遂詳言於予曰三學者其來遠矣爰自於
唐肇起之時也迨及於遼建三學寺于府西擇一境
僧行清高者爲綱首舉連郡經律者論學優者爲三
法師遞開教門指引學者兵興以來殿堂廊廡掃地
而無聖朝旣獲遼土設三學如故法大定五年我大

尹銀青來治興中其三學法師過廳大尹問之曰不
意此方有設三學寺在何處三師對曰寺廢久矣三
師名位具設皆權于私院敷演大尹喟然嘆曰不亦
傷乎方今京府巨鎮棋布天下設三學者有數此幸
得之何不復修對曰脩寺者大事也若不遇大夫緣
力烏能及此大尹曰吾將揆之自歷數任未嘗不於
佛廟有興衰補弊者也而况三學其事非細朝廷視
之尚為重矣凡取經律論之師者差官考試本府衆
五州義學各宗出題答義中選者取三人爰命為三

宗法師下四方學者日興誦貫肆不惟圖增聖歷綿
長抑亦使佛法傳遠而不見廢絕者其在茲乎苟非
設此縱有清涼宣律師慈恩之才孰將傳焉以至後
來之人雖有清涼宣律師慈恩之志孰將學焉吾不
忍見隨一日聽訟之餘出遊狼山其上有院曰祥靈
廢為荆榛顧其基者址頗有制度又迺柳城形勝之
地改脩為三學寺信甚便矣三師忻然相謂曰大夫
緣力遇之今日定見成就大尹曰爾亦可矣曰然遂
施俸錢及已夫匠築土榦木宏揚經律論庶使人知

靈

三宗所垂之教言脩行之正路耳三師曰誠為善哉
經律論者如鼎有足不可闕一大方廣佛華嚴經即
無盡脩多羅之總名也世尊始成正覺頓說是經剖
裂元微昭廓心境窮理盡性澈果該因洋洋冲融廣
大悉備者其惟茲乎開真體於萬化之域顯德相于
重元之門津流衆典此為洪源星列餘經此為果日
高不可仰深不可窺雖續行菩薩上德聲聞莫能探
蹟索隱焉可謂常恒之妙說通方之洪規稱性之極
談一乘之要軌也四分律者所以防邪檢失禁亂止

魔取超世之道非戒不宏斯乃三乘之津要萬善之
窟取可者也慮群生愚惑安寢冥室遊于長夜不能
自覺雖有出家庶幾元微者徒懷遠趣迷于發足是
以如來開戒德之妙門指涅槃之坦路宜各勗力明
慎執持令大法久住焉成唯識論者暢大乘之妙趣
也遣疑破執脩行證果括衆經之秘包羣聖之旨何
滯不融無幽不燭仰之不極俯之不測遠之無忘近
之有識其有隱括五明搜揚八藏幽門每擁元路未
通信巨夜之銀輝寔昏旦之金鏡矣此經律論者戒

定慧之法耳戒以資定定以究慧相須而成凡諸衆
生得證無上菩提皆不離戒定慧之法者也是以大
尹銀青愈加脩造之意遂感士庶竭力助緣滿寺殿
舍不日告成大尹曰成則成矣慮吾改任三師學人
有闕日用其將奈何當糾千人邑不問僧尼道流男
女老幼每歲十月一日人各納錢二百米一斗永給
道糧不亦宜乎合郡官民爭為敬從延及隣境之人
願來預邑取父作子述之義盡天長地久之期都無
累月幾就千人其邑人姓名具書碑隱陰若乃吐辭

願

辭

賢

為經立行為法見之者瞻仰聞之者歸依苟非有處世之道其孰能與于斯以財好施于哀好興倡之則順從造之則成就苟非有服人之德其孰能與於此釋迦如來天竺人也去中國隔教萬程一日其數來傳不拘矣愚竟謂其奉行誠謂其有出世之道也哉大尹銀青遼陽人也去興中不遠千里來尹斯府一日政治有餘脩三學寺糾千邑不拘內外咸樂助辦信謂有服人之德也哉其為銘曰凡厥萬事有興有衰興諸衰者非賢其誰府有三學自遼而置經律論

另行起

宗唱法之地兵興以來殿宇無存三師仍設私院敷言大尹銀青下車臨治三師過廳首問其寺師將趨進具告其前位則設矣寺廢久焉大尹聞之發嘆者以屢京府巨鎮設此有數此幸得之胡不復脩對曰大事復之何由必在所遇大夫緣若力緣若不過脩之烏得大尹出言吾將揆之師喜相謂遇在此時吾嘗佛廟興衰補弊况此三學其事非細朝廷尚重考試無私學優中選授命為師可增聖歷綿綿長久又令佛法燈燈傳後後人受之脩行無疑吾可惜此不

顧

願

欽定 空一格寫

下接新縣修志碑

忍見隳一日之間聽訟之暇號令從人出遊于野北
 登狼山有院祥巖沒為荆榛殿缺僧殘徬徨弗去載
 瞻載願壞址遺基亦可制度茲乃柳城形勝之方脩
 為三學既利且昌爰施俸錢及已匠梓經營堂構不
 日成矣大尹復言成則成諸吾將改任定闕學儲欲
 糾千人道糧永給僧俗老幼同為是邑非此一郡延
 及其隣懽欣而至願願邑人宜此勝事常如今日傳
 之子孫善繼善述 熱河志

重脩北極觀碑

大定八年

鈕名闕

口道觀宮宇務尚清肅非塵穢者所當遊觀故凡天
 下郡邑之內宮觀常少而口分之事常鮮蓋以道家
 門庭口以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近於口一所致口口
 郊城口汝之近邑地腴俗厚而民富庶侔於他邑在
 縣獨省口口口口而口無道觀所在昔之宰是邑者
 口官視口每值歲有口當祈禱上口別無以致口告
 之禮嘗口其口口至有宋元符元年楊文公大年之
 孫諱安道字迪深者來宰是邑口口奏請乞口置道
 口口口口口福盡可賜今願為北極觀時方四海泰

欽定四庫全書

七

口

寧茲邑之內罕得閑廢之地乃口縣邑之東北隅口
始其事地石碎口口口迫委曲口治口成規模工
口既就口畢其人口知其敬焉厥後靖康之亂兵火
焚毀之餘存一正殿口餘皆瓦礫口復堪處口口有
主者皆以觀院口口縣民周口口口口矣迄今口
朝大德三年今王觀門事口口若訥字希言四因雲
水萍留邑中衆攀以住持歲大口口口修正殿煥
然如口越口口七年乃起建口口口殿一座并東西
廊屋一十六間前後工料所費不貲皆公化口口外

翔

口

性

口民好事口口口口口又得觀外民間口口口口
地東北二百餘里步直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至本
朝皇統三年口度口道士公住資純直幼口慕道不
喜塵俗住紫口口口口蔬食日以口口口為口心
每有興造口同傭保執作口口口口有祭所得施
行悉以完口口口彩繪功德為口未嘗有一口口口
及三年蒙國家頒降度牒度弟子三人長曰李淨口
口弱冠口直至中年捨俗口口口甚謹次日李淨
淵季李淨淳亦皆口口馴致其道戊子仲春口兩殿

口

告成囑予記其始末脩造之事將書之石予復往來城中缺熟見其營繕用力之多口口字乎缺得其口宰口口興是觀之由因併書之以示後口口云大金大定八年歲次戊子季秋上日石刻拓本

齊東鎮行香院碑

吳格

陳留郡自朱梁建都之後井邑之繁甲於天下故佛刹梵宮金碧璀璨巍然碁布至于苾芻名德具大智慧為時聞人者相望輩出如行香院第一代建院祖師即其人也師本受業於資福已而厭居輦轂瓶錫

豐

雨

全

東遊始以元豐己未至般陽屬邑之梁鄒經行趙巖

口周覽川原口口視其泉甘肥人淳俗厚乃喟然嘆

曰吾之東來所歷多矣佳哉是鄉也吾敢舍諸乃結

茅於郭外巽隅為宴坐之所於口誘化口心創建蘭

若名曰行香蓋為資福之下院也尔後蘭省柄臣命

以符檄從其署置至靖康丙午歲資福耆德萃而謀

曰趙巖之院口口遼邈非我曹目力之所能及苟非

其人寧不歎吾道耶蓋選德業兼泉可以接物利人

者以處之僉曰惟孝協可命之曰汝其往哉孝協固

終

宏

邱

終

辭

步

綱

讓曰謫薄之材懼不克中承厥志衆勉之日夫浮圖氏雖宿桑無戀孤雲無依然為佛法大事而往况汝家口之壽張曩皆諸口之裔今之此行雖曰分憂弘道而汝獲首丘故國不亦樂乎况羅什先師東遊震旦尚不憚往汝其克肖前人勉圖厥中口師悚然不敢復口涉遠綽翌日裹糧徑行口時兵戈旁午跬千里往來之人被其患協師視之怡然弗顧以誠格物以德服人宵征蓐食踐履豺虎了然不畏或簞瓢屢空而諷誦日口九月而始至區別綱目事皆有序因

蕭石萬

豐

邱

置長生誨以訓學人聽者自遠而至屬當擾攘強暴相陵民不聊生鮮獲安處惟師之院口口不犯人以為德感所致繼以撫定之後村落葉然粟食至四方錢比屋艱食而師之清衆資用不乏沛然豐足自是學者雲集冠于一方口口昌更易井邑之號進福山以為邑陞奉符以為軍從而口者不可縷數由是此鎮亦改齊東之名于今稱焉而協師素有人倫風鑒于鎮口口南黃丘保得善士曰張惠齊一見口疇昔言論之際針芥相投稔識以為法器齊亦恨得師之

金文最

口口

晚既而事無巨細一切口之睥睨談頰笑口游而辦
一時徒衆無能出其右者協師欲俾嗣承其院而未
有以處之但夙夜勉令以進道為務似若有待至大
定二載以邊戍未靖口勤戎口而兆民方隆之弊
天子不忍復取於民乃詔有司凡天下之都邑山川
若寺若院而名籍未正額非舊賜者悉許佐助縣官
皆得錫以新命及四衆之人願祝髮求度者亦如之
協師聞之喜而不寐謂其徒曰二者之美得遂予志
佛其佑我口自口口徃口無口口矣昔者吾師東來

草

聿宅此土掃衣菲食積微成著始建是院于今八十
餘載矣而名額未彰未嘗不慙於予懷也吾口口暮
口口口口口口繼者今惠齊雖年幾耳順而性識
明達它日當有大過人者興建吾道捨斯人尚誰語
哉今日之利吾其敢後乎於是盡捨所口口口化口
人口數歸資於公府乃以是年之十月度惠齊為僧
越明年八月始獲賜額仍其故號六年四月協師示
滅惠齊嗣其勢世感協師付托之重精勤竭力不舍
晝夜而經營焉乃創建正殿五口椽桷翬飛丹雘炳

凡

萬

備

煥殆若天造地設又糾化千衆共塑三世諸佛等凡
九像置於殿中以成莊嚴法宇僧舍厨庫之屬皆重
新之供施雲集羨餘委積仍開講席未嘗少輟前後
飯僧五萬餘斯皆人所罕及者先是惠齋未受其時
已能調伏攝護其心如古所謂善知識者視物如已
了無異想嘗于本鎮地藏院刻繪慈民氏地藏之像
及左右威儀靡不備具分列三室又以觀音院陶瓦
未布爰命匠氏鱗次櫛比覆仰成列寶珠口植鯨鵠
對峙以待風雨無愧前聞仍推其餘力施於淄鄉鎮

之羅漢院大殿二所亦一新之曾不以彼此異念亦
今時常情之所難也又度門人口口倘非秉心不回
挺志勇猛為一方之信嚮是足以警心動流俗化服
暴悍又安能興崇修建不日告成為後來無窮之美
哉夫天下之事成之者非難繼之不墜者為難繼之
不墜者非難而能增大前脩者為尤難也又况空門
戒潔之人無權勢之貴無資儲之富能使喜捨樂捨
施銖積寸累如微塵而增巨嶽如點水而益大海能
成崇高宏深者非大德業可以格物疇能克臻於

辭

不必空

此耶求其致之之迹殆不可見苟不銘之金石以示
後來則金側易地之始跋地提構堂之因年祀寢遠
不復可考予世家齊右故得茲事為甚詳因故人呂
君屢以為請乃口口紀其始末不復以固陋辭仍刻
賜額冠于碑首蓋以尊君命也庶使後人無怠
而忽諸時大定十三年六月旦日朝列大夫充嵐州
觀察判官騎都尉延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
金魚袋吳格謹記 石刻拓本

金文最卷終

程

